

2021년 전통문화연구회 국제학술대회

出土文獻 研究의回顧와 跳躍

- 《說文解字注》 연구번역에 즈음하여



일시 : 2021년 11월 12일 (금) 15시~18시

장소 : 전통문화연구회 강의실(온라인 생중계)

주최 :  社團法人傳統文化研究會

동아시아출토문헌연구회

모시는 글

아름다운 결실의 계절 만추에 본회에서는 “出土文獻 研究의 回顧와 跳躍：《說文解字注》 연구번역에 즈음하여”라는 주제로 국제학술대회를 개최합니다.

동아시아출토문헌연구회와 함께 진행하는 이번 학술대회는 동양고전 연구번역을 위한 동아시아 출토문헌 국제학술대회의 첫걸음입니다.

文字學은 동양학 연구의 토대를 이루며, 그 중에서도 《說文解字》는 동아시아 문자학의 근간을 형성하여 왔습니다. 이번 학술대회에서는 동양고전 번역 내실화를 위한 출토문헌 연구의 국제적 공조 확립, 동양고전 번역에 대한 첨단 연구 기반 조성, 출토문헌을 통한 동양고전 연구번역의 방법론 제시 등을 목표로 《說文解字》에 대한 다각도의 검토를 진행할 예정입니다.

그 첫 해인 올해는 중국과 대만, 한국의 중진 연구자들이 참여하여 축적된 연구 성과를 논문으로 발표합니다.

금년도 국제학술대회는 2021년 11월 12일(금)에 온라인 생중계로 진행됩니다.

많은 참여와 성원 바랍니다. 감사합니다.

<2021년 국제학술대회 일정표>

出土文獻 研究의 回顧와 跳躍 : 《說文解字注》 연구번역에 즈음하여

사회 및 통역 : 金正男(단국대 교수)

■ 축사 15:00~15:10

■ 축 사 李圭甲(연세대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 기조발표 15:10~15:40

■ 출토문헌으로 본 《說文解字》의 가치
| 강 연 : 季旭昇(前 臺灣師範大 教授)

■ 2부 : 주제발표 15:15~17:50

1. 秦 武公 銅器 銘文의 새로운 발견 - 《說文解字》 중 ‘堦’자와 관련된 오류를 검하여 논하다
| 발 표 : 董 珊(北京大學 教授)

2. 《說文解字》와 《說文解字注》가 古文字 考釋에 끼친 영향 - 甲骨文 考釋을 中心으로
| 발 표 : 金 赫(경상국립대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3. 《說文》省聲·省形字의 재분석 - 戰國 出土文獻을 근거로
| 발 표 : 申世利(조선대 국제문화연구원 학술연구교수)

■ 폐회 17:50~18:00

<목 차>

■ 기조강연

從出土文獻看《說文解字》的價值	7
출토문헌으로 본 《說文解字》의 가치(번역문)	20
강연 : 季旭昇 (前 臺灣師範大 教授)	

■ 주제발표

秦武公銅器銘文的新發現 —兼談《說文解字》“堦”字之訛	39
秦 武公 銅器 銘文의 새로운 발견	
- 《說文解字》 중 ‘堦’자와 관련된 오류를 검하여 논하다(번역문)	50
발표 : 董 珊(北京大學 教授)	
《說文解字》와 《說文解字注》가 古文字 考釋에 끼친 영향 - 甲骨文 考釋을 中心으로 - 十三經注疏와 관련하여-	66
발표 : 金 赫(경상국립대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說文》省聲·省形字의 재분석 -戰國 出土文獻을 근거로-	80
발표 : 申世利(조선대 국제문화연구원 학술연구교수)	

本회 정보화사업 소개	100
本会信息化服务简介	105

[기조발표]

從出土文獻看《說文解字》的價值

季 旭 昇

(前 臺灣師大 國文系所 教授)

1. 《說文解字》的優越
2. 由《說文》上推古文字，古文字因此能夠辨釋
3. 出土文獻增進對《說文》形義的瞭解

<論文摘要>

《說文解字》是東漢許慎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完成的一部文字寶典，經過將近2000年，這部書仍然燦爛光明，為世人所珍重，是認識漢字、研究漢字的重要經典。

《說文解字》在漢字由古文字邁向今文字的關鍵時刻－漢代，以嚴密的邏輯排序，全面對漢字的形音義進行說解，保留了大量的古義。由《說文解字》可以上溯甲骨、金文及戰國文字；相對的，甲骨、金文及戰國文字也可以回饋《說文解字》，糾正《說文解字》的舛訛，使得《說文解字》的研究得到飛躍的進步。

1. 《說文解字》的優越

一. 《說文解字》前有所承，集結了前代許多偉大學者的智慧

古代教育方法比較古板，現代教育學家有很多批評，但是嚴格師徒相傳的教育法往往可以把很多知識正確地傳下來。例如《說文解字》卷四上說：

𪚩：鼻也。象鼻形。¹⁾

1)[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國書店，1989.1，卷四上。以下只是簡單引用此書的，不再出注。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許謂《自》與《鼻》義同音同，而用《自》為《鼻》者絕少。」²⁾其實不是絕少，經典中根本找不到用單字「自」為「鼻」的例子！段玉裁雖然勉強找了「𠂔」(臥息也。从尸、自。臣鉉等曰：「自，古者以為鼻字，故从自。」許介切)和「𠂔」(膽氣滿聲在人上。从言，自聲。讀若反目相睽。荒內切)兩個字為例，但畢竟不是單字「自」。到1899年甲骨文出土，甲骨文的「自」寫成：



《殷虛書契前編》3.27.2

這個字形完完全全就是「鼻子」的象形，而且甲骨文常常卜問「疾自」，就是「鼻子有疾病」。從商朝滅亡到許慎，超過1000年，沒有一本書的「自」字是「鼻子」的意思，而《說文解字》居然能保留這個已經死了1000年的字義。《說文解字》的重要可以想見。

再舉一個例子。《說文解字》有一個很簡單的字，只有一畫，但卻有三個讀音：

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凡丨之屬皆从丨。(古本切)

這麼簡單的一筆字，卻有「囟」、「退」、「古本切」三個讀音，黃侃先生把這種情形叫做「無聲字多音」。當然，有些學者是根本不相信這種現象的，因而也不相信有這個字。幸運地，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簡·緇衣》簡15引《詩》：「出言又(有)丨，利(黎)民所言。」裘錫圭先生在《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言」》一文中指出「丨」和「言」右旁的「丨」當為「針」之象形初文，並且同意劉信芳、蘇建洲兩位先生把此字和《說文解字》的「丨」認同為一字的意見。並且說：「《說文》的《丨》應該就是《針》的初文，只不過許慎已經不知道這一點了。其《引而上行》、《引而下行》之說雖然難以相信，《囟》和《退》這兩個讀音還是有根據的。」³⁾

二. 《說文解字》以部收字，依類排序，邏輯井然

《說文解字》分為540部，看起來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從表面看，漢字似乎沒有什麼條理體系，但是記錄天地萬物，自然就有一定的條理，找出這些條理，就是部首。我們目前所能見到時代最早的識字教本《蒼頡篇》，雖然是以事類、以押韻來編排，但是在事類的編排中，已經隱含了部首的雛形，如北大簡《蒼頡篇·魚部》：「莎荔蓐(蓐)蓐(蔓)，蓬蒿蒹葭。薇薜莠蓐，藿藜薊荼。薺芥萊荏，茱與蓼蕪。果蓏茄蓮，𣎵(榛)栗瓠

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6，卷四上葉十五，第138頁。以下只是簡單引用此書的，不再出注。

3) 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言」》，原載《古墓新知——紀念郭店楚簡出土十周年論文專輯》，國際炎黃出版社，2003；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2》，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6，第393頁。

瓜。」⁴⁾32個字中就有26個字是艸部，其餘6個字也都是草木類，這不就是部首的雛形嗎？《蒼頡篇》中類似的排法比比皆是。到了西漢末年史游(約西元前48-前33)寫的《急就篇》就明白地說：「分別部居不雜廁。」雖然實際分部的實踐還不是很成熟，但這種觀念已經很成熟了。

分部首的重要，南北朝時的顏之推(西元531年－591年)在《顏氏家訓·書證第十七》篇中說得非常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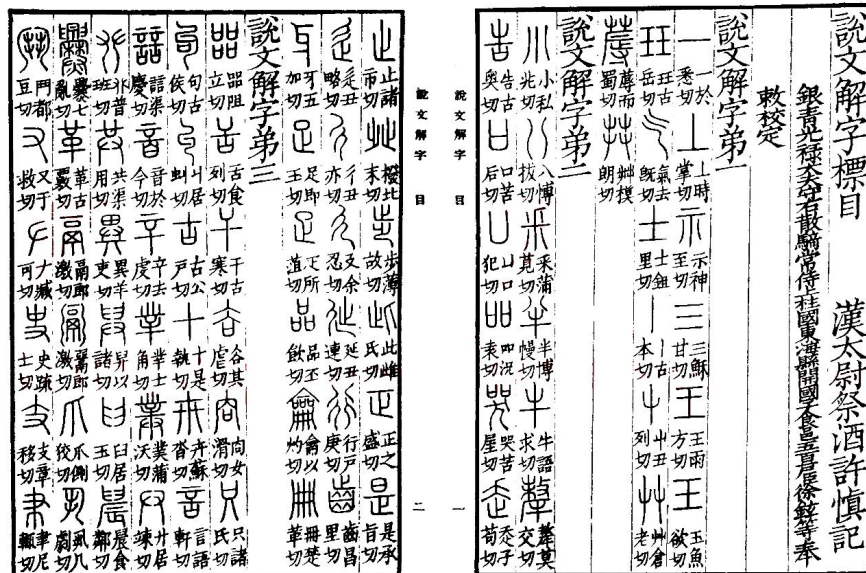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

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跡耶？」

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跡乎？」

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大抵服其為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以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⁵⁾

例如前引北大本《蒼頡篇》的「𣎵」字，單從筆畫上看，不容易看出是什麼字。但是《蒼頡篇》把這個字放在艸木類，所以原考釋很容易地知道這個字就是「𣎵」，通讀為「榛」。《說文解字》完全依部首排列，每部之中的字的排列也都有一定的次序，北大簡印證了顏之推那一段話的睿智。



至於540部內所收的字，則是以類相從，有一定的邏輯，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往往

4)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蒼頡篇》，上海：中西書局，2015.9，第105-106頁。

5) 顏之推《顏氏家訓》，盧文昭抱經堂叢書本，卷七葉廿五至廿七。

根據這個理由糾正今本大徐本《說文解字》的訛誤，如《玉部》：「琚，瓊琚。」《說文·玉部》說：「瓊，赤玉也。」把「琚」解為「瓊琚」，會讓人以為「琚」也是「赤玉」，段玉裁注說：

(琚)，佩玉石也。各本作瓊琚也，今正。《詩·鄭風》正義、釋文皆引《說文》：「琚，佩玉名。」《衛風》釋文又引：「琚，佩玉名。」按「雜佩謂之佩玉」，見《周禮》、《大戴禮》、《玉藻》、《詩·鄭風》、《秦風》、《衛風》、《尚書大傳》，贅以「名」字，語不可通。「琚」乃「佩玉」之一物，不得云「佩玉名」也。毛公、大戴皆云：「琚瑀以納閒。」許君以「瑀」字廁於「石次玉」之類，然則「名」字為「石」之字誤無疑。「佩玉石」者，謂「佩玉納閒之石」也。《木瓜》毛傳云：「琚，佩玉石也。」許君用之。今毛傳「石」訛為「名」，莫能是正。「瑀」下不言「佩玉石」，「琚」下不言「美石次玉」，互見也。《詩》「佩玉瓊琚」，謂佩玉之閒有美琚也。瓊瑰玉佩，謂美瑰在玉佩之閒也。⁶⁾

段玉裁能夠寫出這麼高難度的考證，靠的就是《說文解字》嚴密的編纂邏輯。由此可以看出《說文解字》體大思精，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字學寶典。

2. 由《說文》上推古文字，古文字因此能夠辨釋

羅振玉在《殷虛書契考釋》自序中說「由許書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窮其蕃變，漸得指歸。」⁷⁾其實這種方法，從宋人就開始用了。我們以[宋]呂大臨《考古圖》⁸⁾中的散季鼎的釋文為例。銘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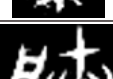
呂大臨《考古圖》卷三葉二(同銘二器)

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6，卷一上葉三十二，第16頁。

7)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序》，永慕園印，1915年，葉一。

8) [宋]呂大臨《考古圖》，北京圖書館，2003.10，卷三葉二，第114頁。

因為是木刻本，所以刊刻摹字會有一些出入，但兩件同銘器互相對照一下，便可校勘出哪些字形是錯的。然後與《說文解字》對比，絕大部分的字都可以認得出來，呂大臨的釋字及銘文對照表如下：

	說文解字	散季鼎左	散季鼎右		說文解字	散季鼎左	散季鼎右
隹				王			
四				年			
八				月			
初				吉			
丁				亥			
椒				季			
肇				乍			
朕				王			
母				叔			
姜				敦			
散				季			
其				萬			

年				子 子			
孫 孫				永			
寶							

看得出，只有「四」作「三」、「丁」作「

「由金文以窺書契」的工夫和「由許書以溯金文」是一樣的，字形相同，很容易「窺溯」的，例如「八」字小篆作、金文作（矢令方彝）、甲骨文作（《甲編》297），這是一眼就可以辨識，不必「窺溯」的。我們舉個要「窺溯」的例子。例如「我」字小篆作、金文作（毛公鼎），二者相去不大；甲骨文作（《粹編》878），字形相去也不大；再進一步推（《前編》4.45.4）也是「我」字，這就很容易接受了。但是，如果直接把「」和「」放在一起，二者還真不容易連結在一起。這就是「推溯」的工夫，而最基本的還是以《說文解字》為基礎。

除了小篆之外，《說文解字》還保留了不少古文、籀文等或體字，以及一些特殊的訓釋。以往不容易瞭解他的價值，等到相關的資料出土後，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正確地釋出了出土文獻後，大家才瞭解《說文解字》所保留古文、籀文及一些特殊訓釋的價值。以下舉「荊」、「尋」、「瓜」為例。

一. 荊

先舉「荊」字為例。《說文解字》「荊」字作，从艸、刑聲，很容易瞭解。《說文解字》「荊」字的古文作，直到清末的學者沒有一家對這個字做出任何解釋，只有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說：「从艸，爻象形，刑省聲。」¹⁰⁾「爻」怎麼象荊木之形，也沒有進一步的解釋，「刑省聲」當然是錯誤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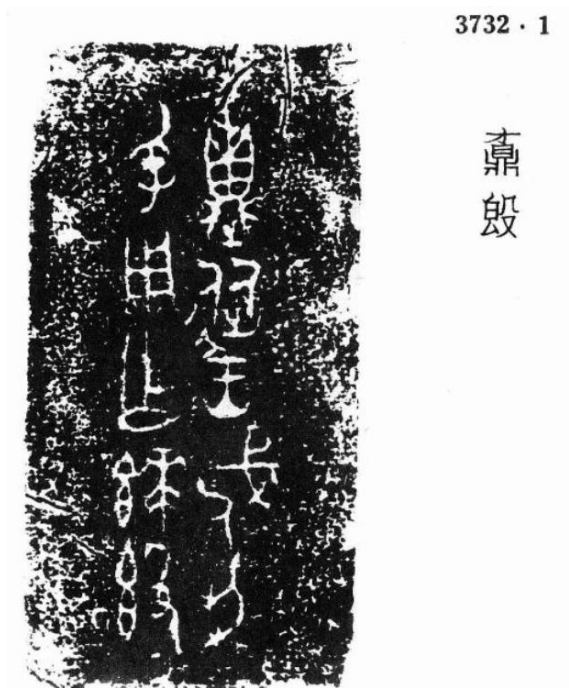
有一件清代出土，由錢坫舊藏，西周早期的「貞簋」¹¹⁾，銘文云：「貞從王伐，俘，用作饋簋。」「伐」後面的一個字不認得。[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六葉三釋

9) 《說文》小篆作，籀文作.

10)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6，鼎部第十七，第875頁。

11) 見《殷周金文集成》0372號，或稱貞簋、肅簋、壘啟。

為「梁」¹²⁾，為「从刀从米」，這當然是錯的。「米」字從甲骨文到隸書、楷書，從來沒有這麼寫的，所以阮元這是在「猜字」。^{[清]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¹³⁾卷三葉三十一記周代征伐：「南則曰荊壘啟」，據此，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應收有壘啟，並考釋「𠂔」為「荊」。不過，今所見1935年商務出版的《綴遺齋彝器款識》並未收此器，可能是手稿在整理中散失了。該書卷末有方濬益的從孫方燕庚整理的「全書闕失諸器考釋」，中即有「壘啟」。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卷第一葉五「荊」字條下引方說云：「貞啟《貞從王伐𠂔》」，方濬益云：《說文》：「荊，楚木也。从艸刑聲。古文作𠂔，𠂔即𠂔，傳寫者誤分為二，故作𠂔。其从艸者，蒙上文小篆之荊而誤。即¹⁴⁾云楚木，不當从艸。」¹⁵⁾方濬益所以能認出金文中的「荊」字，就是靠著《說文》保留的古文荊作「𠂔」，《說文》的重要，由此可見。}



二. 尋

再舉一個甲骨文「尋」字被識出的例子。

《說文解字》卷三下說：

尋：繹理也。从工，从口，从又，从寸。工、口，亂也。又、十，分理之。彡聲。

12) 知不足齋刻本。又見商務印書館1937年刊本，第二冊，卷六葉三，第328頁。

13) 這本書是在方濬益(?-1899)死後，1935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4) 即，當為「既」，手民之誤。

15) 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1935.5，石印本。

此與覈同意。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

傳統讀《說文》的學者，都以為「繹理(推尋道理)」是「尋」的本義，對「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則無法解釋。

甲骨文出土後，有一個字寫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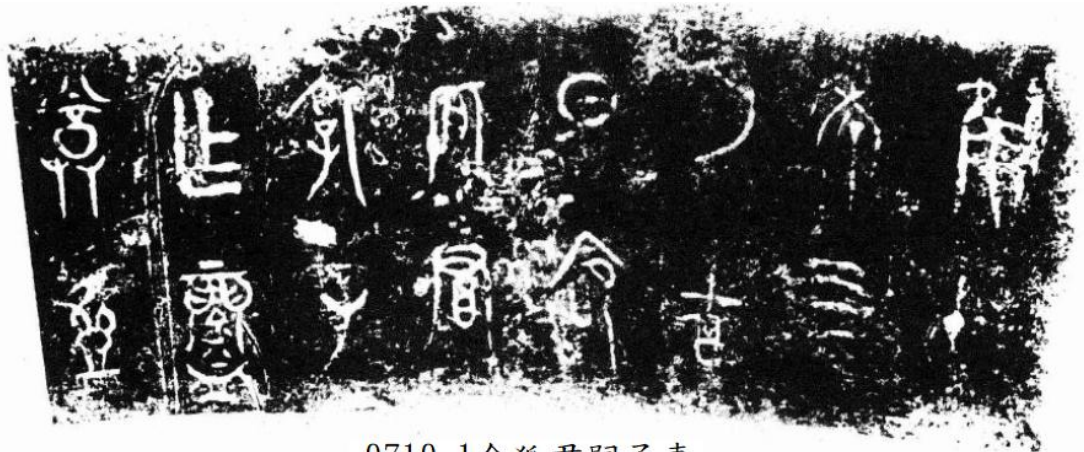


《殷契佚存》831

唐蘭先生《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42~43葉說這個字就是「尋」，象「度人之兩臂度量長度(伸開雙手量長度，因為一般人的身長大略等於伸開雙手的長度，囟／丙／簞就是人睡覺的蓆子，長度等於人的身長)」的樣子，所以是「八尺」。這麼困難的一個甲骨文，因為《說文解字》保留了「度人之兩臂為尋」，所以學者才能認出了這麼困難的甲骨文。量長度，精細的話需要很仔細，思考很周密(據說一個人早上買鞋子和晚上買鞋子，大小就不完全相同)，所以引申有「繹理也(仔細推想道理)」的意思。

三. 瓜

字形變化較大的字，未必能一時推出，但學者細細思考，最後仍然能解。如：瓜字，《說文解字》小篆作𠂔，〈殷周金文集成〉0972號有一件「令狐君嗣子壺」，河南洛陽市郊金村出土，今藏加拿大渥太華多倫多博物館。銘文中的「瓜」字與小篆類似，所以學者很快就認出來了。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239頁指出「命瓜」當即「令狐」，從史地相關條件確定了「命瓜」考釋是正確的。其後李學勤先生認出孤竹國銅器、陳劍先生〈釋瓜〉都是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推出來的。¹⁶⁾



9719-1 令狐君嗣子壺

李學勤(晏琬)《北京、遼寧出土銅器與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陳劍〈釋瓜〉，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九輯，2020.12.31。



3. 出土文獻增進對《說文》形義的瞭解

《說文解字》在將近2000年的流傳過程中，因為傳抄翻刻的關係，難免有一些「手民之誤」；加上前面繼承了將近1000年的文字演變(暫從西元前862-前782的周宣王起算)，尤其是戰國階段，文字訛變劇烈，產生了很多訛變，小篆雖然屬於秦系文字，但也免不了類似的變化，因此無論是在字形的書寫方面，或是形音義的解釋方面，都會有或多多少少的錯誤，使得後人在閱讀時產生困惑與不解。幸運地，從宋代開始發達的金文之學、1899年出土甲骨因而帶動的甲骨之學，以及近三、四十年大量出土戰國秦漢簡帛因而帶動的簡牘之學，都為我們提供了解讀《說文解字》的很多新材料。以下舉「于」、「屋」、「舜」、「乚」四例來說明。

一. 于

《說文解字》卷五上：于 於也。象氣之舒亏，从亏、从一。一者，其氣平之也。凡亏之屬皆从亏。(羽俱切)

「氣」是肉眼看不到的東西，我們怎麼畫出它「舒亏」、「氣平」的樣子呢？兩千年來，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一直到1980年裘錫圭先生在〈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一文中提出「于」是「竽」的簡寫，甲骨文的「竽」字寫作「𪛗」(《殷契粹編》524)，是一個樂器「竽」的整體象形字；同樣在商代的甲骨文中，這個字也被寫成「𪛗」(《殷契佚存》722)，保留中間的「于」形，以及樂器右邊的輪廓，而上下左邊的輪廓全

部省略；同樣在商代的甲骨文中，這個字又被寫成「𠂔」，樂器右邊的輪廓也完全省略。從此，「于」字的結構就穩定地被繼承下來了。¹⁷⁾

二. 屋

《說文解字》卷八上：「𡩂 居也。从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从至。至，所止也，屋室皆从至。(烏谷切)𡩂：籀文屋，从厂。𡩂：古文屋。」

「屋」為什麼从「尸」，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古文屋上部是什麼？也沒有人能說得清楚。

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嘉慶二十年1815年全書刻成)謂古文為「握」之誤植：「此字蓋即<手部>古文握字，見於《淮南書》，淺人補入此耳。」紐樹玉(1760-1827)《說文解字校箋》(道光三年1823年成書)謂「此與古文握形近，疑後人增。」同段說。王筠(1784-1854)《說文釋例》以為象屋之華飾。徐灝(1809-1879)《說文解字注箋》以為「屋」就是「幄」：「毛傳：《屋，小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帷幕皆以布圍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¹⁸⁾也。》蓋屋即古幄字。」¹⁹⁾徐灝的解釋比較有依據，但是證據還嫌不夠。

1975年陝西周原遺址岐山縣董家村出土「訓匜」(或名「儻匜」)，中有𡩂字，李學勤先生在1979年發表的<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一文中隸為「𡩂」，以為左上从「屋」之古文，左下从黑，右从支，即訓墨刑的「𡩂」字。此字左上从「屋」之古文作𡩂，確實與《說文》古文𡩂去掉下部的「至」形後剩下的字形非常接近。2002年裘錫圭先生在<應侯視工簋補釋>一文中指出簋銘的𡩂字所从的聲符𡩂疑為「幄」的初文，也有可能「屋」與「幄」本由一字分化。陳美蘭女士於2010年<說屋>一文中推衍裘說，以為「𡩂」字上部不从「𡩂」，應該从「東」的簡體「𡩂」(《甲》1059)、从「厂」，會圍幄為居之意，即「幄」之初文。²⁰⁾經過他們三位接力式的解釋，我們對《說文》「屋」字的形構終於完全瞭解了。𡩂應該是「屋」字最早的字形，在「厂」上圍帷休息，「𡩂」表示以布幔「範圍」，是「幄」的最初文。从「厂」與从「宀」可以相通。《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59作𡩂，上部有點訛成「鹿²¹⁾、民」等字的形體，下部則添加義符「室」。秦文字則把上部訛成「尸」形，下部的「室」省成「至」，整個

17)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中華文史論叢》第14輯，1980年第2輯；收入《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1. 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

季案：帳，當作帷。

19) 以上清儒之說參《說文解字詁林》8552頁。

20) 李學勤<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古文字研究》第1期，1979年；裘錫圭<應侯視工簋補釋>，《文物》，2002年第7期；陳美蘭<說屋>，嘉南藥理技大學《2010經典教學與簡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0；又《經典與簡帛論叢》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1.1。

21) 「鹿」和「屋」，上古音都屬屋部，可能有表音的功能。

字變成一個既不表義，又不表音的訛體。不過，《說文》說「一曰：尸象屋形」，倒還保留了最接近古義的說法。

三. 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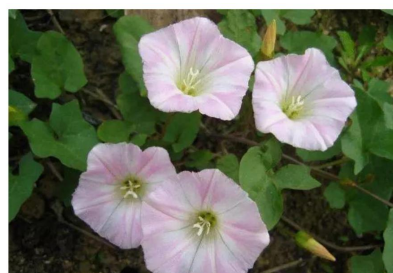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

舜 艸也，楚謂之菑、秦謂之蔓。蔓地連華，象形，从舛，舛亦聲。𣎵：古文舜。



牽牛花

這一段話也是千古難解。「艸也」是什麼植物？許慎的解釋太簡單，令人無法瞭解。徐鍇繫傳說是「蔓茅」(《說文解字詁林》2333葉上)，是一種多年生的蔓草，即旋花，常見同科的有牽牛花、打碗花；或以為占卜的靈草。《詩經·鄭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傳釋「舜」為「木槿」，是另外一種植物。



打碗花

三代之前，堯舜禪讓美談的主角「舜」居然本義是一朵花，令人有點錯愕。從字形來看，「舜」字上部的𣎵，一點都不象形，怎麼看也不像艷麗的牽牛花，或打碗花！

直到《郭店》、《上博》出現舜字，我們才看到「舜」字最早的字形：

𣎵耕於鬲山，匍拍於河匡。(《郭店·窮達以時》2)

堯𣎵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郭店·唐虞之道》1)

從楚簡的上下文可以判定這個疑難字就是「舜」。但是，「舜」字為什麼這樣寫，卻沒有人能說明白。

對照《說文解字》保留的古文「舜」作𣎵(E形)，我們知道這就是與《唐虞之道》簡1的𣎵(D形)字，把「土」上的「亦」形重疊稍訛就變成《說文解字》的古文。

<唐虞之道>簡1此字往前推就是，<窮達以時>簡2的𣎵(C形。戰國楚系文字「厶」形和「夕」形有互作的例子，見「矣」)。

C形再往前推，這就是我們的擬測了。C形中部的「亦」應該是「大」的繁化(如《清華貳·繫年》117的「赤」字上部的「大」形就繁化為「亦」形)，本作𣎵(B形)。

古文字常常加「土」旁為飾，如「禹」或作「壘」(多見)，因此𣎵形往前推應該是𣎵。

古大字从「大」與从「人」或通作，如「競」字作𣎵又作𣎵(參《甲骨文字詁林》第78號，第150頁)。因此我們可以推測𣎵再往前就是𣎵(《郭店·成之聞之》25)，這不就是「允」字嗎！

原來「舜」字就是從「允」字一步步繁化而來。「允」的意思是「誠信」，「舜」生下來後，他的父親把他命名為「允」，應該是希望他為人「誠信」。後來「舜」成了聖王，後人把他的名字越寫越繁化，變成「舜」名的專用字。「舜」字字形表如下：

 A戰.楚.郭.成25	 B(擬構字形)	 C戰.楚.郭.第2	 D戰.楚.郭.唐1	 E說文古文
 F西漢.馬王堆古地圖《篆》	 G公舜乘印《漢印徵》	 H趙舜之印《漢印徵》	 I盧舜《漢印徵》	 J魏受禪表《篆》

「允」字下加象腳底的「久」就變成「𡗗」，再加「人」旁就變成「俊」。戰國楚帛書中「帝舜」作「帝𡗗」，《楚帛書》甲：「帝𡗗乃為日月之行。」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72頁注6以為：「帝𡗗，即《山海經》中的帝俊，也就是舜。」《山海經》中有帝俊，郭璞注除於《大荒西經》「帝俊生后稷」下以為帝嚳外，其餘都以為是帝舜，並指出「帝俊」即「帝舜」的假借，基本上是可從的，但是要稍作點修正，因為從《郭店·窮達以時》來看，「帝舜」根本就是「帝𡗗(俊)」，「舜」就是「𡗗」的分化字。²²⁾

這麼複雜難懂的一個字，《說文解字》對小篆也解釋錯誤，但是居然保留的古文和戰國楚文字非常接近，令人對《說文解字》的傳承功能肅然起敬。

四. 乚

最後要談「乚」字。《說文解字》卷十二下：

乚，匿也。象𠂔曲隱蔽形。凡乚之屬皆从乚。讀若隱。(於謹切)

這一個字，大概只有「注音符號」中的「乚」採用了《說文解字》的這個字形，此外，絕大部人一輩子都不會用到這個字。《說文解字》中从「乚」的字只有「直」「亡」「亾」三個，²³⁾從古文字來看，釋形都有問題，這三個字本來都不从「乚」。那麼，「乚」字出現在哪裡呢？

1982年《古文字研究》第七輯黃盛璋先生〈中山國銘刻在古文字語言上若干研究〉頁76-77釋中山王鼎的「𠂔(𠂔)任之邦」字為「委」，根據的是《汗簡·禾部》隸為「魏」之字作𠂔(《汗簡》3.37)、𠂔(《古文四聲韻》4.8)，以及中山王鼎的辭例。²⁴⁾這個看法，學界都同意。但是，他並沒有解釋「禾」旁外部的字形及作用。

1990年，我的博士論文《甲骨文字根研究》從甲骨文的「區」作𠂔、「医」作𠂔，分析出「乚」；「區」「医」的小篆作𠂔𠂔，都从乚，而乚字則从一从乚，所以這些字所从的這個字根就是「乚」，表示一個「𠂔曲隱蔽」的區域。²⁵⁾又，甲骨文「建」作𠂔(《合》36908)、

22) 參拙作〈讀郭店、上博簡五題：舜、河澣、紳而易、牆有茨、宛丘〉，《中國文字》新廿七期，2001.12。

23) 從這三個字衍生的字不計。

24) 黃盛璋〈中山國銘刻在古文字語言上若干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七輯，1982年，頁76-77。

西周早期金文孟鼎「廷」作, 也都从「乚」。

1998年施謝捷先生《吳越文字彙編》第580頁釋第一六〇號器「越王州句劍十五」的「𠂔」字時，隸定此字作「𠂔」，以為應該是委曲、委積之「委」的本字，所从的「𠂔」，就是《說文》釋為「匿也。象𠂔曲隱蔽形」的「𠂔」字。²⁶⁾

2010年裘錫圭先生在〈釋「𠂔」〉一文中主張此字左旁所从的「𠂔」是「象室屋(象橫剖面，「宀」則象縱剖面)、庭院或其他可以儲物、待(呆)人之處」，「𠂔」是其省形，《說文》對此二字的解釋稍涉虛玄，似有問題。「𠂔／𠂔」只應是「委積」之「委」的本字，「委曲」之義與「委積」之義到底有什麼關係，尚待研究。不過，「𠂔」除了是「𠂔」的省形外，也許可以用來表示可以隱蔽作用的曲隅、角落，所以又有「隱」音，待考。²⁷⁾

以上各家所舉的字例，其偏旁「𠂔／𠂔」都是義符，無法確切證明它就是《說文解字》讀若「隱」的「乚」。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出版，其中的〈唐虞之道〉簡7：「禪之流，世亡忙德。」「忙」字作, 下从心，上从「𠂔」聲，證明了《說文解字》「𠂔」字「讀若隱」。2019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出版，其中的〈治政之道〉簡19有「皮(彼)𠂔(其)輔相、𠂔=(左右)、逐(邇)臣皆和同心，以𠂔(一)其智」；簡21有「皮(彼)唯(雖)先不道，我猷(猶)𠂔」，兩句中的兩個圖形字原整理者釋為「𠂔(一)」；王寧以為此二形左旁的鼠形本即「一」字，為明確讀音又加「乙」為聲符；²⁸⁾侯瑞華懷疑此二形右旁很可能是「丁」，可能是聲符；²⁹⁾陳書豪認為這個字仍是「𠂔」，可能是書手為了減少字形右側的空白，達到文字左右平衡的效果，因而把「𠂔」右旁的「一」形的起筆寫成較長的豎筆。³⁰⁾我們認為這兩個字形應該分析為从「乚」、「𠂔(一)」聲兼意。意符「乚」有「隱蔽、隱藏、隱忍」的意思，隸定可作「𠂔」。簡19讀為「一」、簡21讀為「抑」。³¹⁾看來，《說文解字》的「乚」字還很活躍，而出土材料對研讀《說文解字》的重要，也由此得見。

25) 季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臺灣師大博士論文，1990年。其後列為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科學叢書」，並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2003年12月。「乚」部列為字根二八八號。

26) 施謝捷《吳越文字彙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80頁。

27) 裘錫圭〈釋「𠂔」〉，《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2010年，第27頁。又見《裘錫圭學術文集·1. 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55頁。

28) 王寧《讀清華簡〈治政之道〉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19年11月28日首發

29) 侯瑞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治政之道〉校釋五則》，《文物春秋》2020年第5期，第48—49頁。

30) 陳書豪《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校釋及相關問題研究》，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6月3日，陳劍教授指導。

31) 參拙作〈釋清華玖〈治政之道〉的「𠂔(从鼠从一从乚)」字〉，待刊。

[기조발표-번역문]

出土文獻으로 보는 《說文解字》의 가치

季 旭 昇

(前 臺灣師大 國文系所 教授)

1. 《說文解字》의 우수성
2. 《說文》을 통한 古文字 고찰
3. 出土文獻은 《說文》의 形義에 대한 이해를 증진시킨다

<논문요약>

《說文解字》는 東漢의 許慎이 漢和帝 永元 12년(서기 100년)에 완성한 文字의 寶典으로 2000년 가까이 지난 오늘날에 이르러서도 漢字를 이해하고 연구하기 위한 중요한 경전으로 중시되고 있어서 여전히 그 가치가 찬란하게 빛나고 있다. 《說文解字》의 주요 가치는 이 책이 선대 학자들이 남긴 많은 양의 古形·古義를 수록하고 있으며, 許慎의 치밀한 논리를 통해 편찬됐다는 점에 있다. 현재는 고고학이 발전하고 대량의 출토자료가 발견되어, 우리는 甲骨文, 青銅器文字, 戰國簡牘文字, 秦漢簡牘文字를 정확하게 고증함으로써 《說文解字》를 검토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오늘날의 학자들은 古文字를 확인할 수 있어서 문자에 대한 지식이 급속도로 발전하였는데, 가장 기초적인 힘은 역시 앞 시대의 뛰어난 학자가 “許慎의 저서로 金文을 소급해 살펴보고, 金文을 가지고 書契를 규명하며, 그 변화의 양상을 궁구하면 그 본래 뜻을 알 수 있게 된다.”라고 말한 대로 《說文解字》에 기인한다.

본문에서는 呂大臨의 사례를 통해 송나라 때부터 학자들은 위의 연구방법을 이용하여 古文字를 考釋하였음을 설명하고, 근대 학자들의 연구 성과에 대해서 ‘荊’, ‘尋’, ‘瓜’의 세 글자의 사례를 통해 고찰한다. 다음으로 출토된 고문자자료를 통해서도 《說文解字》의 形義를 보충 설명할 수 있고 《說文解字》의 오류를 바로잡을 수 있음을 ‘于’, ‘屋’, ‘舜’, ‘ㄣ’의 네 글자를 예로 들어 설명한다. 이 논문은 이러한 고증을 통해 고고학이 발달하고 지하의 고문자 출토자료가 많이 발견될수록 그 기초로서 《說文解字》가 지니는 중요성이 더욱 두드러짐을 보이고자 한다.

주제어 : 荊, 尋, 瓜, 于, 屋, 舜, ㄣ

《說文解字》는 東漢의 許慎이 漢和帝 永元 12년(서기 100년)에 완성한 文字의 寶典으로 2000년 가까이 지난 오늘날에 이르러서도 漢字를 이해하고 연구하기 위한 중요한 경전으로 중시되고 있어서 여전히 그 가치가 찬란하게 빛나고 있다.

漢字가 古文字에서 今文字로 넘어가는 중요한 시기였던 漢代에 만들어진 《說文解字》는 한자의 形·音·義를 엄밀한 이론을 통해 배열하고 그것들 전체를 해설하며, 많은 양의 古義를 포함하고 있는 책이다. 《說文解字》에서 甲骨, 金文 및 戰國文字로 거슬러 올라가 연구할 수도 있고, 반대로 甲骨, 金文 및 戰國文字로부터 《說文解字》로 돌아와 연구할 수도 있다. 학자들은 이러한 방법을 통해 《說文解字》의 오류를 바로잡을 수 있었고, 이러한 작업들은 《說文解字》 연구를 비약적으로 발전시켰다.

1. 《說文解字》의 우수성

1) 《說文解字》는 선대의 많은 위대한 학자들의 지혜를 계승, 집결하고 있다

고대의 교육법은 오늘날에 비하면 고루하여 현대 교육학자들이 비판하기도 한다. 그렇지만 엄격한 사제 전달의 교육법은 종종 지식을 정확하게 전달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예를 들어 《說文解字》 卷四上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말한다.

𪔐: 鼻也. 象鼻形.

𪔐: 코라는 뜻이다. 코의 모양을 상형하였다.¹⁾

段玉裁의 《說文解字注》는 이 문장을 다음과 같이 해설한다. “許慎은 ‘自’와 ‘鼻’가 뜻도 같고 음도 같다고 한다. 그렇지만 ‘自’를 ‘鼻’의 의미로 사용하는 경우는 매우 적다.”²⁾ 사실 매우 적은 것이 아니라, 경전에서는 아예 ‘自’가 ‘코’로 쓰인 예를 찾을 수 없다! 段玉裁는 비록 억지로 ‘眉’(누워 쉬는 것이다. 尸와 自를 따른다. 徐鉉 등은 “自는 고

1) [漢]許慎 《說文解字》，北京：中國書店，1989.1，卷四上. 이하에서 이 책을 인용할 경우 각주는 생략한다.

2)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6，卷四上 15면，138쪽. 이하에서 이 책을 인용할 경우 각주는 생략한다.

대에는 鼻字로 여겼기 때문에 自를 따른 것이다.”라고 한다. 許와 介의 반절이다.)와 ‘諛’(담력의 기운이 넘쳐 그 소리가 다른 사람보다 우렁찬 것이다. 言을 따르고 自가 소리다. 荒과 內的 반절이다.)를 찾아내어 이 두 글자를 예로 들었다. 하지만 이것들은 결국 ‘自’자 그 자체의 용례는 될 수 없다. 한편, 1899년에 甲骨文이 출토되는데 甲骨文的 ‘自’자는 아래와 같다.



《殷虛書契前編》3.27.2

이 字形은 틀림없이 ‘코(鼻)’의 상형이다. 그리고 甲骨文的 卜問에는 종종 ‘疾自’라는 문장이 보이는데, 이는 바로 ‘코에 질환이 있다’는 뜻이다. 商왕조의 멸망에서 許愼에 이르기까지 1000년이 넘었지만, ‘自’자가 ‘코’라는 뜻으로 사용된 책이 하나도 없었는데, 《說文解字》는 놀랍게도 없어진지 1000년이 지난 글자의 뜻을 서술하고 있다. 이런 사례들로 《說文解字》의 중요성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또 한 가지 예를 들겠다. 《說文解字》에는 획은 하나이지만 세 가지 讀音이 있는 간단한 문자가 있다.

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凡丨之屬皆從丨。(古本切)

丨：위아래로 통하는 것이다. 끌어서 올라가는 것은 囟과 같이 읽고, 끌어서 내려가는 것은 退와 같이 읽는다. 丨에 속하는 글자는 모두 丨의 자형을 따랐다. (古와 本의 반절이다.)

이렇게 간단한 한 획의 글자에도 ‘囟’, ‘退’, ‘古本切’의 세 가지 讀音이 있다. 黃侃 선생은 이런 경우를 ‘無聲字多音’이라고 부른다. 물론 학자 중에는 이런 것을 기본적으로 인정하지 않는 사람도 있었는데, 그래서 그들은 이런 식의 글자 해설도 신뢰하지 않았다. 다행히 1998년 출간된 《郭店楚墓竹簡·緇衣》의 제15호간에는 《詩》를 인용하여 다음과 같이 말한 문장이 있다.

出言又(有)丨, 利(黎)民所言丨.

(군주가) 말을 함에 방침이 있으니, 백성들이 이를 믿고 따른다.

裘錫圭 선생은 <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 黎民所言」>에서 ‘丨’과 ‘言’ 右旁의 ‘丨’을 ‘針’의 象形初文이라고 지적하고, 劉信芳·蘇建洲 두 선생이 이 글자와 《說文解字》의 ‘丨’을 같은 글자로 인정한다는 의견에 동의했다. 그리고 “《說文》의 ‘丨’은 ‘針’의 初文

일텐데, 許慎은 이를 몰랐을 뿐이다. 그 ‘끌어서 올라가는 것(引而上行)’, ‘끌어서 내려가는 것(引而下行)’이라는 말은 인정하기 어렵지만 ‘凶’과 ‘退’라는 두 가지 독음은 근거가 있다.”라고 하였다.³⁾

2) 《說文解字》는 部首에 따라 문자를 수록하고, 種類에 따라 배열하며, 논리가 정연하다

《說文解字》는 문자를 540部로 분류하고 있는데 이는 전례 없는 최초의 시도였다. 겉으로 보기엔 한자에 합리적 체계가 없는 것 같지만, 천지만물을 기록한 것에는 자연히 일정한 논리가 있게 마련이다. 그 논리의 근간이 되는 것이 바로 部首다.

우리가 현재 볼 수 있는 가장 이른 시대의 識字 教本인 《蒼頡篇》은 비록 事類, 押韻을 가지고 편성되어 있지만, 事類의 편성 속에는 이미 部首의 모태가 담겨 있다. 예를 들면 北大簡 《蒼頡篇·魚部》의 문장에 “莎荔墓(墓)蓴(蓴), 蓬蒿蒹葭. 薇薜莪蓼, 藿藜薊荼. 薺芥萊荏, 茱臾蓼蓴. 果蓏茄蓮, 梲(榛)栗瓠瓜.”라고 한다.⁴⁾ 이 32자 중 26자가 艸部이고, 나머지 6자도 草木類인데, 이것이 部首의 모태가 아닐까? 《蒼頡篇》에는 이와 유사한 배열이 수두룩하다. 西漢末 史游(약 B.C 48년~33년)가 쓴 《急就篇》에는 “部首를 나누어 배치하여 서로 섞이지 않았다.(分別部居不雜廁)”라고 분명하게 보인다. 실제로 部首의 분류는 아직 미숙했다 하더라도, 이와 같은 관념은 이미 성숙했던 것이다.

部首로 분류하는 것의 중요성은 남북조 때의 顏之推(서기 531년~591년)가 《顏氏家訓·書證 第17》에서 잘 설명하고 있다.

손님이 주인을 비난하며 말했다. “지금의 경전을 당신은 모두 그르다하고, 《說文》에서 말하는 것은 당신은 모두 옳다고 합니다. 그렇다면 許慎이 공자보다 뛰어나다는 것입니까?”

주인이 박장대소하며 대답하여 말했다. “지금의 경전은 모두 공자의 손에 의한 것입니까?”

손님이 말했다. “지금의 《說文》은 모두 許慎의 손에 의한 것입니까?”

대답하여 말했다. “許慎은 六文(六書)으로 조사하고 部首의 분류로 일관하여, 오류가 없게 했으며 오류가 있으면 이를 깨닫게 만들었습니다. 공자는 그 뜻을 존속시켜 남겼지만 그 문자를 논하지 않았습니다. 先儒들이 문자를 고쳐가며 그 뜻에 따르고자 했는데, 하물며 이를 베껴 쓰고 전달하는 것은 어떻겠습니까? 반드시 《左傳》에서 止와 戈가 합쳐 武자가 되고, 反과 正이 합쳐 乏자가 되며, 皿과 蟲이 합쳐 蠱자가 되고, 亥는 二가

3) 裘錫圭, <釋郭店<緇衣>「出言有 1, 黎民所」>, 原載 《古墓新知——紀念郭店楚簡出土十周年論文專輯》, 國際炎黃出版社, 2003; 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2》,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6, 393쪽

4)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蒼頡篇》, 上海: 中西書局, 2015.9, 105~106쪽

머리(상부)가 되고 六이 몸통(하부)이 된다고 하는 것과 같은 부류로 후인들이 쉽게 고칠 수 없는 것인데 어찌 감히 《說文》으로 그 시비를 교정할 수 있겠습니까? …… 다만 그 책을 신뢰하는 까닭은 문자를 설명함에 기준에 맞는 조례가 있고, 그 근원을 분석함에 근원까지 파고 들었기 때문입니다. 이에 정현도 경서를 주석하면서 종종 이 《說文》을 인용하여 증거로 삼았습니다. 만약 그의 이론을 믿지 않는다면, 점 하나 획 하나가 무엇을 뜻하는지 캄캄하여 알 수 없을 것입니다.”⁵⁾

예를 들어 앞에서 인용한 北大本 《蒼頡篇》의 ‘𣎵’자는 필획으로만 보면 어떤 글자인지 알기 어렵다. 그러나 《蒼頡篇》은 이 글자를 艸木類에 배치했기 때문에, 原考釋은 이 글자가 ‘業’자이며 ‘櫟’으로 읽는다는 것을 쉽게 알 수 있었다. 《說文解字》는 전체가 部首에 따라 배열되어 있고, 각 部에 있는 글자의 배열에도 일정한 순서가 있기 때문에, 北大簡은 顏之推의 예지를 引證한 것이 된다.



540부 안에 수록된 글자는 종류로 서로 따른다는 일정한 논리가 있는데,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는 종종 이 같은 이유를 근거로 오늘날의 大徐本 《說文解字》의 오류를 바로잡기도 한다.

예를 들면 《說文·玉部》에 “琚는 아름다운 적색의 패옥이다.(琚, 瓊琚.)”라고 하는데,

5) 顏之推, 《顏氏家訓》, 盧文弨抱經堂叢書本, 卷七葉廿五至廿七.: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 子皆謂非, 《說文》所言, 子皆云是, 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 應之曰:「今之經典, 皆孔子手跡耶?」客曰:「今之《說文》, 皆許慎手跡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 貫以部分, 使不得誤, 誤則覺之. 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 先儒尙得改文從意, 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 反正爲乏, 皿蟲爲蠱, 亥有二首六身之類, 後人自不得輒改也, 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大抵服其爲書, 隱括有條例, 剖析窮根源, 鄭玄注書, 往往引以爲證; 若不信其說, 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 有何意焉。」

역시 《說文·玉部》에 “瓊은 붉은 옥이다.(瓊, 赤玉也.)”라고 한다. ‘琚’를 ‘瓊琚’로 풀이했기 때문에, ‘琚’를 ‘붉은 옥(赤玉)’이라고 생각하게 만들었다. 이에 대해 段玉裁은 다음과 같은注를 달아 설명하였다.

“(琚), 佩玉石也”가 각 판본에는 “瓊琚也”로 되어 있어, 지금 바로잡았다. 《詩經·鄭風》의正義와 《經典釋文》에서는 모두 《說文解字》를 인용하여 “琚는 패옥의 이름이다[佩玉名].”라고 하였고, 《詩經·衛風》의 《經典釋文》에서 또 인용하여 “琚는佩玉의 이름이다[佩玉名].”라고 하였다. 살펴보건대, 雜佩를佩玉이라고 이르는데, <패옥은> 《周禮》, 《大戴禮記》, 《禮記·玉藻》, 《詩經》 <鄭風>과 <秦風>과 <衛風>, 《尚書大傳》에 보인다. ‘名’자를 군더더기로 붙이면 말이 통할 수가 없다. ‘琚’는 바로 ‘佩玉’ 중 한 물건이므로, “패옥의 이름이다[佩玉名].”라고 말할 수 없다. 毛亨과 大戴는 모두 이르기 를 “琚·瑀는 <패옥의> 사이에 들어 있다.”라고 하였다. 許慎은 ‘瑀’자를 ‘옥 다음가는 돌’의 종류에 배열하였다. 그렇다면 ‘名’자는 ‘石’이란 뜻의 글자가 되니, 의심할 나위 없이 잘못된 것이다. “佩玉石”은 ‘佩玉’ 사이에 들어 있는 돌’을 이른다. 《詩經·木瓜》의 毛傳에 “琚는佩玉 사이에 들어 있는 돌이다.”라고 하였는데, 許慎이 이 말을 쓴 것이다. 지금의 毛傳에는 ‘石’자가 ‘名’자로 잘못 쓰여 있으니, 바로잡지 않을 수가 없다. ‘瑀’자에서 말하기를 “佩玉石”이라고 말하지 않고 ‘琚’자에서 말하기를 “美石次玉(옥 다음가는 아름다운 돌)”이라고 말하지 않은 것은 번갈아가며 뜻을 표현한 것[互見]이다. 《詩經》 <鄭風 有女同車>의 “佩玉瓊琚”는 ‘佩玉의 사이에 아름다운琚가 있는 것’을 말하고, 《詩經》 <秦風 渭陽>의 “瓊瑰玉佩”는 ‘아름다운瑰가玉佩의 사이에 있는 것’을 말한다.⁶⁾

단옥재가 이처럼 고난도의 고증을 할 수 있었던 이유는 《說文解字》의 엄밀한 편찬 논리 덕분이었다. 여기에서 《說文解字》의 문체가 크고 생각이 정밀하여 대단히 중요한 文字學의 寶典임을 알 수 있다.

2. 《說文》을 통한 古文字 고찰

羅振玉은 《殷虛書契考釋》의 自序에서 “許慎의 저서로 金文을 소급해 살펴보고, 金文을 가지고 書契를 규명하며, 그 변화의 양상을 궁구하면 그 본래 뜻을 알 수 있게 된다.”

6)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6, 卷一上 32면, 16쪽

(琚), 佩玉石也. 各本作瓊琚也, 今正. 《詩·鄭風》正義、釋文皆引《說文》:「琚, 佩玉名」《衛風》釋文又引:「琚, 佩玉名」按「雜佩謂之佩玉」, 見《周禮》、《大戴禮》、《玉藻》、《詩·鄭風》、《秦風》、《衛風》、《尚書大傳》, 贅以「名」字, 語不可通. 「琚」乃「佩玉」之一物, 不得云「佩玉名」也. 毛公、大戴皆云:「琚瑀以納閒」. 許君以「瑀」字廁於「石次玉」之類, 然則「名」字爲「石」之字誤無疑. 「佩玉石」者, 謂「佩玉納閒之石」也. <木瓜>毛傳云:「琚, 佩玉石也」. 許君用之. 今毛傳「石」訛爲「名」, 莫能是正. 「瑀」下不言「佩玉石」, 「琚」下不言「美石次玉」, 互見也. 《詩》「佩玉瓊琚」, 謂佩玉之間有美琚也. 瓊瑰玉佩, 謂美瑰在玉佩之間也.

고 하였다.⁷⁾ 사실 이 같은 연구방법은 송나라 학자들부터 시작되었다. [宋] 呂大臨의 《考古圖》 중의 散季鼎 釋文을 예로 들어 살펴보자.⁸⁾



呂大臨 《考古圖》 卷三葉二 (同銘二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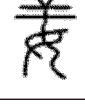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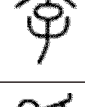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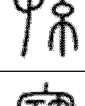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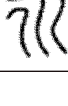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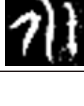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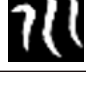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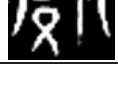
木刻本이기 때문에 刊刻 摹字が 조금씩 다르지만, 두 同銘器는 서로 대조해 보면 어떤 자형이 틀렸는지 교감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說文解字》와 비교하면 대부분의 글자를 알아볼 수 있는데, 呂大臨의 釋字 및 銘文 대조표는 다음과 같다.

	說文解字	散季鼎左	散季鼎右		說文解字	散季鼎左	散季鼎右
隹				王			
四				年			
八				月			
初				吉			
丁				亥			

7) 羅振玉, 《殷虛書契考釋·序》, 永慕園印, 1915년, 1쪽

8) [宋] 呂大臨, 《考古圖》, 北京圖書館, 2003.10, 卷三 2면, 114쪽

9) 《說文》의 小篆은 四로 쓰고 籀文은 三로 쓴다.

械				季			
肇				乍			
朕				王			
母				叔			
姜				敦			
𣎵				季			
其				萬			
年				子子			
孫孫				永			
寶							

이를 보면 銘文에는 ‘四’를 ‘三’로 쓰고, ‘丁’을 으로 쓰고, ‘肇’를 로 쓰고, ‘𣎵’를 로 써서 《說文》의 小篆과 다르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설령 그렇다 하더라도, 송나라 학자는 이 銅器의 銘文에 대해 ‘𣎵’를 ‘敦’, ‘弔’를 ‘叔’으로 잘못 인식한 것 외에 나머지 문자는 모두 올바르게 대조하였다. 이것이 바로 “許慎의 저서로 金文을 소급해 살펴본다”는 말의 사례다.

“金文을 가지고 書契를 규명한다”는 연구법과 “許慎의 저서로 金文을 소급해 살펴본다”는 연구법은 같다. 즉 字形이 같기 때문에 용이하게 소급하여 규명할 수 있다. 예를 들어 ‘八’자는 小篆이 ‘八’, 金文이 ‘八’(𠂇令方彝), 甲骨文이 ‘八’(《甲編》297)로 쓰는데, 이 글자들은 한눈에 알아볼 수 있어서 굳이 ‘소급하여 규명’할 필요가 없다.

다음으로 ‘소급해서 규명’해야 할 사례를 들어 보자. ‘我’자는 小篆이 ‘𢦏’, 金文이 ‘𢦏’(毛公鼎)로 쓴다. 이 두 글자는 서로 그다지 다르지 않다. 甲骨文은 ‘𢦏’(《粹編》 878)로 쓰는데, 이 역시 字形이 크게 다르지 않다. 더 나아가면 ‘𢦏’(《前編》 4.45.4)도 ‘我’자이다. 이것은 쉽게 이해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직접 ‘𢦏’와 ‘𢦏’를 같이 놓고 보면, 두 자의 관련성을 발견하기가 쉽지 않다. 이것이 바로 “미루어 소급하는” 방법이다. 이 때 가장 기본이 되는 것은 역시 《說文解字》다.

《說文解字》에는 小篆 외에도 古文, 籀文 등 或體字이 많이 있는데, 이것으로 특수한 훈고를 할 수 있다. 예전에는 그 가치를 알기 어려웠지만 관련 자료가 출토된 뒤 학자들이 이 자료들을 근거로 출토문헌을 정확하게 해석한 다음에야 비로소 《說文解字》에 기록되어 있는 古文·籀文·특수한 訓釋의 가치를 알 수 있었다. 아래 단락에서 ‘荊’, ‘尋’, ‘瓜’를 예로 들어 살펴보겠다.

1) 荊

먼저 ‘荊’자를 살펴보자. 《說文解字》에서는 ‘荊’자를 ‘𣎵, 從艸、刑聲’라고 하는데, 이 점은 이해하기 어렵지 않다. 반면 《說文解字》에서 ‘荊’자의 古文을 ‘𣎵’으로 쓰는데, 清末까지의 학자 중에서도 이 글자에 대해 제대로 해설한 사람은 없었다. 단지 朱駿聲이 그의 저서 《說文通訓定聲》에서 “從艸, 爻象形, 刑省聲.”이라고 했을 뿐이다.¹⁰⁾ ‘爻’가 왜 荊木의 모습을 상형한 것인지도 의문으로 진일보한 해석은 아니었고, ‘刑省聲’은 당연히 잘못된 해석이었다.

清代에 출토된 것으로 錢坫舊藏의 西周 초기 기물 「貞簋」의 銘文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¹¹⁾

“貞은 왕을 따라 𣎵을 정벌하여 포로를 잡았으며, 이를 가지고 饋簋를 만들었다.(貞從王伐𣎵, 俘, 用作饋簋.)”

이 문장에서 문제가 되는 것은 ‘伐’ 뒤의 글자 ‘𣎵’으로 전에는 이것이 어떤 글자인지 알 수 없었다. [清] 阮元の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六(3면)은 ‘梁’으로 해석하고,¹²⁾ “刀에 따르고 米에 따른다(從刀從米)”라고 하는데, 이것은 당연히 잘못된 설명이다. ‘米’자는 甲骨文부터 隸書, 楷書에 이르기까지 이렇게 쓴 적이 없었다. 그래서 阮元은 이 글자를 ‘猜’에 두었다. [清] 方濬益의 《綴遺齋彝器款識》¹³⁾ 卷三(31면)에는 周代의 征伐을 기록하였는데, 그 속에 “南則曰荊蠻敵”이라고 하는 문장이 있다. 이로 보면 《綴遺齋彝器

10) [清]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 北京: 中華書局, 1984.6, 鼎部第十七, 875쪽

11) 《殷周金文集成》 0372호를 참조. 혹은 貞簋·肅簋라고도 한다.

12) 知不足齋刻本. 또 商務印書館 1937年 刊本, 第二冊, 卷六 3면, 328쪽 참조

13) 이 책은 方濬益(?~1899) 사후 출판. 1935년 商務印書館에서 재출판되었다.

款識》에 壘敵(정궤)가 수록되어 있어야 한다. 또 ‘ㄅ’을 ‘荊’이라고 考釋하였다는 것도 알 수 있다. 그러나 1935년 商務印書館에서 출판한 《綴遺齋彝器款識》에는 이 기물이 수록되어 있지 않다. 아마도 원고를 정리하다가 없어졌을 가능성이 있다. 그렇지만, 그 책의 권말에는 方濬益의 從孫인 方燕庚이 정리한 <全書闕失諸器考釋>이 있는데 그 속에 壘敵(정궤)가 있다. 強運開의 《說文古籀三補》卷第一(5면)에는 ‘荊’자의 항목 아래, 方濬益의 견해를 인용하여 “貞敵에 ‘貞從王伐ㄅ’이라고 하는데, 方濬益은 ‘《說文》에 “荊, 楚木也. 從艸刑聲. 古文𣎵”이라고



3732 · 1

壘敵

하니, 𣎵은 ㄅ이다. 傳寫者가 잘못해서 자획을 분리해 버렸다. 그래서 ㄅ로 쓰게 된 것이다. 이 글자가 艸를 구성요소로 하고 있는 까닭은 小篆의 ‘荊’에 이끌려 생긴 오류다. 즉¹⁴⁾ 楚나라의 나무를 일컬을 때는 艸를 따르지 않는다.”라고 했다.”라고 한다.¹⁵⁾ 方濬益이 金文의 ‘荊’자를 알아낼 수 있었던 까닭은 《說文》에 수록된 古文 ‘荊’이 ‘𣎵’으로 쓰기 때문이다. 《說文》의 중요성을 이것으로도 알 수 있다.

2) 尋

이번에는 甲骨文的 ‘尋’의 사례를 들겠다.

《說文解字》 卷三下에는 아래와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尋：繹理也。從工，從口，從又，從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之。彡聲。此與覈同意。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

尋：도리를 추구한다는 뜻이다. 工을 따르고 口를 따르며 又를 따르고 寸을 따른다. 工·口는 다스린다는 뜻이다. 又·寸은 그것을 분리한 것이다. 彡이 소리이다. 이것은 覈과 같은 뜻이다. 사람의 두 팔을 재는 것이 尋이니, 八尺이다.

14) 즉(卽)은 ‘既’가 되어야 한다. 誤植이다.

15) 強運開, 《說文古籀三補》, 1935.5, 石印本.

전통적으로 《說文》을 읽는 학자들은 모두 ‘도리를 추구하다’를 ‘尋’의 본뜻으로 여겼으나, “사람의 두 팔을 재는 것이 尋이다.(度人之兩臂爲尋)”에 대해서는 설명하지 못했다. 그런데 甲骨文이 출토된 후 아래의 글자가 발견됐다.



《殷契佚存》831

唐蘭 선생은 《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42~43쪽)에서 이 글자를 ‘尋’자라고 한다. 사람의 양 팔의 길이를 척도(두 팔을 벌려 길이를 재는 것으로, 보통 사람의 키는 대략 두 팔의 벌렸을 때 길이와 같음에서 유래한 것이다. 𠂔 · 丙 · 簞은 사람이 자는 돛자리로, 그 길이는 사람의 몸길기와 같다)로 삼은 것을 상형한 것이라고 한다. 그래서 ‘八尺’이라고 한 것이다. 《說文解字》에 “사람의 두 팔을 재는 것이 尋이다(度人之兩臂爲尋)”이라는 문장이 있었기 때문에 학자들이 이렇게 어려운 甲骨文이 무슨 글자인지를 알아낼 수 있었다. 길이를 잴다는 것은 세밀하게 말하면 매우 꼼꼼하고 정밀한 사유가 필요하다.(같은 사람이라도 아침에 신발을 살 때와 저녁에 살 때, 그 신발의 크기가 다르다 한다.) 그래서 여기에서 파생하여 ‘釋理也(도리를 정밀하게 추구한다)’라는 뜻을 가지게 되었다.

3) 瓜

자형의 변화가 비교적 큰 글자는 한 번에 해결되지는 않지만, 학자들이 자세하게 고찰하면 결국은 해결된다. 그 사례로 ‘瓜’자가 있다. 《說文解字》의 小篆은 이 글자를 ‘𠂔’로 쓴다. 한편 《殷周金文集成》 0972호에 「令瓜君嗣子壺」가 있다. 河南 洛陽市 郊金村에서 출토되어 현재 캐나다 온타리오 토론토 박물관에 소장되어 있다. 명문 중의 ‘瓜’자는 小篆과 유사하기 때문에 학자들은 곧 알아차렸다. 郭沫若의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 239쪽에 ‘命瓜’는 ‘令狐’라고 지적하였는데, 유적지의 관련 조건에서 ‘命瓜’의 考釋이 정확하다는 것을 확정하였다. 이후 李學勤 선생이 孤竹國銅器라고 제시하고, 이러한 선행연구를 바탕으로 한 걸음 더 나아가 陳劍 선생이 <釋瓜>를 펴냈다.¹⁶⁾

16) 李學勤(晏琬), 《北京、遼寧出土銅器與周初的燕》, 《考古》1975年第5期; 陳劍, <釋瓜>,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第九輯, 2020.12.31.



9719-1 令狐君嗣子壺



亞囊孤竹壺



3. 出土文獻은 《說文》의 形義에 대한 이해를 증진시킨다

《說文解字》는 2000년 가까운 전래 과정에서 傳抄翻刻되었기 때문에 ‘植字에 의한 오류’를 면할 수 없었다. 게다가 이 책은 1000년 가까운 앞선 시대의 문자 변천을 계승하고 있다.(일단 B.C 862 ~ B.C 782의 周宣王으로부터 추산한다) 특히 전국시대의 단계에서는 문자 변화가 심하여 많은 訛變이 생겼는데, 小篆이 비록 秦系文字에 속한다 하더라도 이와 유사한 변화를 피할 수 없었다. 이로 인해 字形의 서사법 측면에서도 또 形音義 해석의 측면에서도 적지 않은 오류가 있어, 후세 사람들은 책을 읽을 때 당혹감을 느끼거나 이해하지 못하기도 한다. 다행히 송나라 때부터 발달한 金文의 학문, 1899년 甲骨 출토로 시작된 甲骨의 학문, 그리고 최근 30-40년 동안 대량으로 출토된 戰國·秦漢簡帛을 연구하는 簡牘의 학문이 우리에게 《說文解字》를 해독할 수 있는 많은 신소재를 제공하였다. 이하에서 ‘于’, ‘屋’, ‘舜’, ‘与’의 네 글자의 사례를 들어 설명하고자 한다.

1) 于

《說文解字》 卷五上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보인다.

于：於也。象氣之舒于。從亏從一。一者，其氣平之也。凡亏之屬皆從于。(羽俱切)

于：어(於)의 뜻이다. 기가 나와서 고르게 흩어지는 모습을 상형하였다. 亏를 따르고 一을 따른다. 一은 그 기가 고르게 펼쳐졌다는 뜻이다. 모든 亏부에 속하는 문자는 于에 따른다. (羽와 俱의 반절이다)

‘氣’는 육안으로는 볼 수 없는 것인데, 어떻게 그것이 고르게 흩어지고 펼쳐지는 모습(‘舒于’, ‘氣平’)을 묘사할 수 있었을까? 2000년 동안 해답을 내기 어려운 질문이었다. 1980년까지 裘錫圭 선생은 <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이라는 논문에서 ‘于’는 ‘筊’의 簡寫라고 주장했다. 甲骨文的 ‘筊’자는 ‘𠂔’(《殷契粹編》524)로 쓰는데, 이것은 악기인 ‘筊’의 전체 모습을 상형한 글자다. 역시 商代 甲骨文에는 이 글자를 ‘𠂔’(《殷契佚存》722)로 쓰기도 한다. 이 글자는 앞 글자 중간의 ‘于’ 형태와 악기 오른쪽 편의 윤곽은 남기고, 위아래와 왼쪽 편의 윤곽은 생략하였다. 같은 商代 甲骨文 중에는 이 글자를 ‘𠂔’로 쓰기도 하는데, 이 경우는 악기 오른쪽의 윤곽마저도 생략하였다. 이로부터 ‘于’자의 자형이 변동 없이 계승되었던 것이다.¹⁷⁾

2) 屋

《說文解字》 卷八上에는 아래와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𡩺：居也。從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從至。至，所止也。屋室皆從至。(鳥谷切)

𡩺：籀文屋，從尸。𡩺：古文屋。

𡩺：거처하는 곳이다. 尸를 따른다. 尸는 주로 하는 것이다. 또는 尸는 屋의 모습을 상형하였다고도 한다. 至를 따른다. 至는 멈춘다는 것이다. 屋과 室은 모두 至를 따른다.

(鳥와 谷곡의 반절이다.) 𡩺은 籀文의 屋으로 尸를 따른다. 𡩺은 古文의 屋이다.

‘屋’이 왜 ‘尸’를 따르는지 명확하게 말할 수 있는 사람은 없었으며, 古文 ‘屋’의 윗부분은 무엇인지 딱 부러지게 말하는 사람도 없었다.

段玉裁(1735~1815)는 《說文解字注》(嘉慶 20년 1815년 완성)에서 古文은 ‘握’의 誤植

17) 裘錫圭, <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 《中華文史論叢》 第14輯, 1980年 第2輯; 收入 《古文論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92年; 又收入 《裘錫圭學術文集·1·甲骨文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年6月.

이라고 보고, “이 글자는 아마도 古文 ‘握’자일 것이다. 《淮南子》에 보이는데, 식전이 얹은 사람이 이를 여기에 끼워 넣은 것이다.”라고 설명하였다. 紐樹玉(1760~1827)은 《說文解字校箋》(道光 3년 1823년 成書)에서 “이 글자는 古文 ‘握’과 형태가 가까운데, 아마도 후인이 보충한 듯하다.”라고 하였다. 段玉裁와 같은 견해다. 王筠(1784~1854)은 《說文釋例》에서 이 글자를 ‘屋’의 꾸밈을 상형한 것이라고 여겼다. 徐灝(1809~1879)는 《說文解字注箋》에서 ‘屋’은 ‘幄’이라고 하며, “毛傳에 ‘屋, 小幄也’라고 하고, 《周禮·幕人》의 ‘帷, 幕, 幄, 帟, 綬’ 등을 담당한다.(掌帷幕幄帟綬之事.)’의 鄭注에 ‘帷, 幕은 모두 천을 가지고 두르는 것으로 사방을 둘러 宮室을 본뜬 것을 幄이라고 하니 왕이 거주하는 천막(帳)이다.(帷幕皆以布圍之, 四合象宮室曰幄, 王所居之帳¹⁸⁾也)’라고 하니 아마도 ‘屋’은 古文 ‘幄’자다.”라고 하였다.¹⁹⁾ 徐灝의 해석은 비교적 따를만하지만 증거가 부족하였다.

1975년 陝西 周原遺址 岐山縣 董家村에서 「訓匜」(혹은 「儺匜」)가 출토되었는데, 그 중에 ‘𡩊’자가 있었다. 李學勤 선생은 1979년에 발표한 논문 <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에서 ‘𡩊’로 예정한 글자에 대해 이 글자의 왼쪽 윗부분이 ‘玉’의 古文을 따르고, 왼쪽 아랫부분은 黑을 따르며, 오른쪽은 ‘攴’을 따르니, 墨刑의 ‘𡩊’자라고 설명하였다. 이 글자의 왼쪽 상단은 ‘屋’의 古文을 따라 ‘𡩊’으로 쓰고 있어서, 확실히 《說文》의 古文 ‘𡩊’의 하단 ‘至’를 제거한 후 남는 字形과 매우 가깝다. 2002년 裘錫圭 선생은 논문 <應侯視工簋補釋>에서 簋銘의 ‘𡩊’자의 聲符 ‘𡩊’은 ‘幄’의 初文일 것이라고 추정한 다음, ‘屋’과 ‘幄’은 본래 한 글자에서 분화했을 가능성이 있다고 하였다. 陳美蘭 선생은 2010년 논문 <說屋>에서 裘錫圭 선생의 설명을 부연하여 ‘𡩊’자의 윗부분은 ‘𡩊’이 아니라, ‘東’의 簡體인 ‘𡩊’(²⁰⁾《甲》1059)이며, ‘广’을 따르고, 휘장을 둘러 거주할 곳을 만든다는 뜻으로 보았다. 즉 ‘幄’의 初文으로 본 것이다.²⁰⁾ 이 세 사람의 릴레이식 해석을 통해서 우리는 마침내 《說文》 ‘屋’자의 구조에 대해 완전히 이해하게 되었다.

‘𡩊’은 마땅히 ‘屋’자의 가장 초기 자형으로, ‘广’은 위에 휘장을 둘러 휴식하는 곳이고, ‘𡩊’은 천을 두르는 범위를 표시한 것이다. 즉 이 글자는 ‘幄’의 初文인 것이다. 구성요소 ‘广’과 구성요소 ‘𡩊’은 서로 통할 수 있다.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 59호간에는 ‘𡩊’자가 있는데, 상부는 약간 訛變하여 ‘鹿’²¹⁾·‘民’등의 형체를 이루었고, 하부는 義符 ‘室’을 첨가한 것이다.

秦文字(屋의 小篆)의 경우는 상부가 訛變하여 ‘尸’의 형태를 이루었고, 하부는 ‘室’이

18) 季案：帳은 帷로 써야 한다.

19) 이상의 清儒의 설은 《說文解字詁林》 8552쪽을 참조.

20) 李學勤, <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 《古文字研究》 第1期, 1979年; 裘錫圭, <應侯視工簋補釋>, 《文物》, 2002年第7期; 陳美蘭, <說屋>, 嘉南藥理技大學 <2010經典教學與簡帛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0; 또 <經典與簡帛論叢> 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 2011.1

21) ‘鹿’과 ‘屋’은 上古音이 모두 屋部에 속하며, 表音의 속성을 가질 수 있다.

생략되어 ‘至’가 되었다. 글자를 전체적으로 보면 하나의 구성요소가 뜻을 나타내거나 음을 나타내는 것이 아닌 訛體로 변한 것이다. 《說文》은 “또는 尸는 屋의 모습을 상형하였다고도 한다.(一曰：尸象屋形.)”라고 하여, 옛 의미에 가장 근접한 일설을 기록해 놓고 있다.



牽牛花

3) 舜

《說文解字》에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舜：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蘘。蔓地連華，象形，從舛，舛亦聲。𡗗：古文舜。

舜：풀이다. 초지역에서는 葍라 하고, 진(秦)지역에서는 蘘이라고 한다. 蔓은 땅을 따라 꽃을 피우며, 상형자이다. 舛을 따르며 舛은 또한 소리다. 𡗗은 古文 舜이다.



打碗花

이 대목도 오랫동안 해석하기 어려운 부분이였다. ‘艸也’라고 하는데 어떤 식물일까? 許慎의 설명은 너무 간단해서 구체적으로 어떤 식물인지 알기 어렵다. 徐鍇의 《繫傳》은 ‘葍茅’(《說文解字詁林》 2333쪽 上)라고 하는데, 이는 다년생 덩굴풀, 즉 旋花인데 보통 같은 과의 식물로는 나팔꽃, 사발꽃, 혹은 占卜에 사용하는 靈草가 있다. 《詩經·鄭風·有女同車》의 “얼굴이 舜華 같구나.(顏如舜華.)”의 毛傳은 ‘舜’을 무궁화(木槿)라고 하는데, 이는 앞의 설명과는 다른 식물이다.

許慎은 夏殷周 3대의 앞 시대 堯舜 禪讓 전설의 주인공인 ‘舜’의 本義가 꽃이라고 하여 사람들을 놀라게 한다. 字形으로 보면, ‘舜’자의 윗부분 ‘叀’은 형태를 본뜬 것이 아니기 때문에 어떻게 봐도 아름다운 나팔꽃이나 사발꽃처럼 보이지 않는다!

《郭店楚簡》과 《上博楚簡》의 ‘舜’자를 통해 우리는 가장 이른 시기의 ‘舜’의 字形을 보게 되었다.

𡗗

耕於鬲山，匍拍於河𡗗。(《郭店·窮達以時》 2호간)

舜은 歷山에서 밭을 갈고, 河口에서 도자기를 구웠다.(《郭店·窮達以時》 2호간)

堯

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郭店·唐虞之道》 1호간)

堯와 舜 임금은 天下를 이롭게 했으나 자신을 이롭게 하지는 않았다.(《郭店·唐虞之

道》 1호간)

위의 초간의 문장으로부터 이 難字가 바로 ‘舜’이라고 판정할 수 있다. 그런데 ‘舜’이라는 글자가 왜 이렇게 쓰였는지 분명하게 설명한 사람은 없었다.

《說文解字》의 古文 ‘舜’ 𢆏(E형)과 대조해 보면, <唐虞之道> 1호간의 𢆏(D형)자와 같은 글자라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土’ 위의 ‘亦’의 字形을 약간 변화시켜 중첩하면 《說文解字》 ‘舜’의 古文이 된다.

<唐虞之道> 1호간의 이 자형을 조금 변화시키면 바로 <窮達以時> 2호간의 𢆏(C형, 戰國 楚系文字 ‘土’와 ‘夕’는 서로 같이 쓰는 용례가 있다. 예를 들면 ‘𣎵’)이 된다.

C형을 변화시킨 자형은 우리가 추측할 수 있다. C형 중간의 ‘亦’은 분명 ‘大’의 繁化이다.(《清華簡·繫年》 117호간의 ‘赤’자 상부의 ‘大’의 자형이 ‘亦’의 자형으로 繁化된 예와 같다.) 본래는 𢆏(B형)으로 써야 한다.

古文字는 자주 ‘土’를 꾸밈형(飾筆)으로 덧붙인다. ‘禹’를 ‘𣎵’로 쓰는 것(이런 사례는 많다)이 그 대표적인 사례다. 이에 의거하여 𢆏을 변화시키면 𢆏이 된다.

고문자 ‘大’의 구성요소 ‘大’와 ‘人’은 통용해 쓰기도 했다. 예를 들면 ‘競’자는 ‘𢆏’ 혹은 ‘𢆏’으로 쓴다.(《甲骨文字詁林》 제78호, 150쪽 참조) 그래서 𢆏이 𢆏(《郭店·成之聞之》 25호간)로 변화했음을 추측할 수 있다. 이 글자는 ‘允’자가 아닌가!

원래 ‘舜’자는 ‘允’자에서 점차 繁化한 것이다. ‘允’의 뜻은 ‘誠信’이다. ‘舜’이 태어난 후 그의 아버지는 그를 ‘允’이라고 명명하였다. 그가 ‘誠信’하기를 바랐기 때문일 것이다. 후에 ‘舜’이 聖王이 되었고 후인들이 그의 이름을 쓰면 쓸수록 繁化하였다. 이윽고 ‘舜’은 성인 ‘舜’의 이름을 지칭하는 專用字가 되었다. ‘舜’자의 자형표는 아래와 같다.

				
A 戰.楚.郭.成 25	B(擬構字形)	C戰.楚.郭.窮2	D戰.楚.郭.唐1	E說文古文
				
F西漢.馬王堆 古地圖《篆》	G公舜乘印《漢 印徵》	H趙舜之印《漢 印徵》	I盧舜《漢印徵》	J魏受禪表《篆》

‘允’자 아래에 다리를 상형한 ‘夂’를 붙이면 ‘𢆏’이 되고, 여기에 다시 ‘人’을 붙이면 ‘俊’이 된다. 戰國 《楚帛書》에서 ‘帝舜’은 ‘帝俊’으로 쓴다. 《楚帛書》 甲에 “帝俊은 해와 달의 운행을 이루었다.(帝俊乃爲日月之行.)”고 하는 구절이 있는데, 李零은 《長沙子

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72쪽 주6)에서 “帝俊은 《山海經》의 帝俊, 즉 舜이다.”라고 한다. 《山海經》에는 帝俊이 여러 차례 나오는데, 郭璞의 注는 <大荒西經>의 “帝俊生后稷”의 ‘帝俊’을 ‘帝嚳’으로 여기는 것을 제외하면 나머지 ‘帝俊’은 전부 ‘帝舜’을 가리킨다고 하고, 아울러 ‘帝俊’은 ‘帝舜’의 가차라고 지적한다. 기본적으로는 郭璞注를 따를 수 있지만, 약간 수정해야 한다. 왜냐하면 《郭店·窮達以時》를 보면 ‘帝舜’의 근원은 ‘帝俊’이며, ‘舜’은 ‘俊’의 分化字이기 때문이다.²²⁾

이렇게 복잡하고 난해한 글자는 《說文解字》의 小篆에 착오가 있기 하지만, 그 속에 수록된 古文은 戰國 楚文字와 매우 흡사하다. 《說文解字》의 이 같은 기록에는 경의를 표하게 된다.

4) ㄣ

마지막으로 ‘ㄣ’자에 대해 논하겠다. 《說文解字》 卷十二下에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보인다.

ㄣ : 匿也. 象 ㄣ 曲隱蔽形. 凡 ㄣ 之屬皆從 ㄣ . 讀若隱. (於謹切)

ㄣ : 숨는다는 뜻이다. 구부러져서 가린 모양을 상형하였다. 모든 ㄣ 부에 속하는 글자는 ㄣ 를 따른다. 隱과 같이 읽는다. (於와 謹의 반절이다)

아마도 注音符號의 ‘ㄣ’만이 《說文解字》의 이 자형을 채택했을 뿐, 대부분의 사람들은 평생 이 글자를 쓸 일이 없을 것이다. 《說文解字》에서 ‘ㄣ’자가 사용된 경우는 ‘直’, ‘亡’, ‘匸’ 세 가지 밖에 없다.²³⁾ 古文字로 보면 자형의 풀이에 모두 문제가 있다. 이 세 글자는 원래 ‘ㄣ’에서 시작하지 않았다. 그렇다면 ‘ㄣ’자는 어디에서 출현한 것일까?

1982년 《古文字研究》 제7집에 수록된 <中山國銘刻在古文字語言上若干研究>(76~77쪽)라는 논문에서 黃盛璋 선생은 中山王鼎의 ‘匸(匸)任之邦’ 속의 ‘匸’자를 ‘委’로 해석하였는데, 이는 《汗簡·禾部》가 ‘魏’자를 𠂔(《汗簡》 3.37)로 쓰고, 𠂔(《古文四聲韻》 4.8)로 쓴 것을 근거로 中山王鼎의 글자를 풀이한 것이었다.²⁴⁾ 이 견해는 학계에서 모두 동의한다. 그러나 그는 ‘禾’변 외부의 자형과 작용에 대해 설명하지 않았다.

1990년 나는 박사논문 《甲骨文字根研究》에서 甲骨文이 ‘匸’를 ‘𠂔’로 쓰고, ‘匸’를 ‘𠂔’로 쓴 것에 의거하여 ‘ㄣ’를 분석했다. 즉 ‘匸’와 ‘匸’의 小篆이 각각 匸 匸 로 쓰는데,

22) 졸론 <讀郭店、上博簡五題：舜·河澨·紳而易·牆有茨·宛丘>(《中國文字》 新廿七期, 2001.12)를 참조.

23) 이 세 글자로부터 파생된 글자는 계산에 넣지 않았다.

24) 黃盛璋, <中山國銘刻在古文字語言上若干研究>, 《古文字研究》第七輯, 1982年, 76~77쪽

이는 모두 ‘匚’를 구성요소로 하고, ‘匚’는 다시 ‘一’과 ‘乚’을 구성요소로 한다. 따라서 이 글자들은 ‘乚’을 구성요소로 하는 글자들인 것이다. 그리고 이것이 곧 ‘𨾏曲隱蔽’의 구역을 표시한 것이다.²⁵⁾ 또 甲骨文的 ‘建’은 𨾏(《說文》 36908)으로 쓰고, 西周初期의 金文 孟鼎의 ‘廷’은 𨾏으로 쓰는데, 모두 ‘乚’을 구성요소로 하는 것들이다.

1998년 施謝捷 선생은 《吳越文字彙編》(580쪽)에서 제160호기의 「越王州劍十五」의 ‘𨾏’자를 해석할 때, 이 글자를 ‘𨾏’로 예정하여 ‘委曲’, ‘委積’의 ‘委’의 本字로 여겼는데, 그 구성요소 ‘匚’이 바로 《說文》에서 “匿也。象𨾏曲隱蔽形.”이라고 할 때의 ‘匚’이다.²⁶⁾

2010년 裘錫圭 선생은 <釋「𨾏」>이라는 논문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논하였다.

이 글자 좌방의 ‘匚’는 가옥(가로 단면을 상형한 것으로, ‘宀’은 세로 단면을 상형한 것이다), 정원 혹은 물건을 저장할 수 있는 곳, 사람이 대기하는 곳을 상형한 것이다. ‘匚’은 그 생략형으로 《說文》의 이 두 글자 해석은 별로 근거가 없어 문제가 있는 것 같다. ‘𨾏·𨾏’는 ‘委積’의 ‘委’의 本字로 ‘구불구불하다(委曲)’의 뜻이 ‘저장(委積)’의 뜻과 어떤 관계에 있는지는 앞으로의 연구를 기대한다. 그렇지만 ‘匚’이 ‘匚’의 생략형인 것을 제외하고 본다면 아마도 은폐할 수 있는 모퉁이, 구석을 표시하는 데 사용한 것이 아닐까 한다. 그래서 ‘隱’의 음이 되는 것이다. 이 점에 대해서도 앞으로의 연구를 기대한다.²⁷⁾

이상, 학자들의 설명한 바에 의하면 그 편방 ‘匚·匚’은 모두 義符가 되기 때문에 이를 통해서는 《說文解字》가 ‘乚’의 독음을 ‘隱’이라고 한 이유를 명확하게 증명할 수 없었다.

그런 와중에 1998년 《郭店楚墓竹簡》이 출판되었다. 그 책에 수록된 <唐虞之道>(7호간)에 “禪之流, 世亡亡德.”이라는 문장이 있다. ‘亡’자는 ‘𨾏’으로 쓰였는데, 하부의 心이 구성요소이며, 상부의 구성요소인 ‘匚’은 소리요소이다. 이를 통해 《說文解字》가 왜 ‘匚’을 ‘隱’ 발음으로 읽는지 증명되었다.

2019년에는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가 출판되었는데, 그 중 <治政之道> 19호간에 “皮(彼)元(其)輔(輔)相, 𨾏=(左右), 逐(邇)臣皆和同心, 以𨾏(一)其智.”라는 문장이 있고, 21호간에 “皮(彼)唯(雖)先不道, 我猷(猶)𨾏.”라는 문장이 있다. 이 두 구문 중에서 그림으로 표기된 두 글자에 대해 정리자는 ‘𨾏(一)’로 예정하였다. 王寧은 이 두 자형의 좌방인

25) 季旭昇, 《甲骨文字根研究》, 臺灣師大博士論文, 1990年. 이후 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科學叢書」에 수록. 또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에서 2003년 12월 출판되었다. ‘乚’部는 字根 288號에 배열되어 있다.

26) 施謝捷, 《吳越文字彙編》,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年, 580쪽

27) 裘錫圭, <釋「𨾏」>,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 2010年, 27쪽. 또 《裘錫圭學術文集·1·甲骨文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年, 555쪽

‘鼠’의 字形은 ‘一’자이며, 그 발음을 명확하게 표시하기 위해서 聲符인 ‘乙’자를 오른 쪽에 덧붙였다고 한다.²⁸⁾ 侯瑞華는 이 두 자형의 右旁이 ‘丁’으로, ‘丁’이 聲符일 가능성이 있다고 한다.²⁹⁾ 陳書豪는 이 글자들은 ‘鼠’로, 아마도 필사자가 자형 오른쪽의 공백을 줄여서 글자의 좌우 균형을 맞추는 효과를 내고자 하였고, 그래서 ‘鼠’의 右旁의 ‘一’의 자형이 비교적 세로로 긴 형태로 필사되었다고 한다.³⁰⁾

나는 이 두 字形이 구성요소 ‘ㄣ’과 소리와 뜻을 겸한 ‘鼠’로 구성되었다고 분석해야 한다고 생각한다. 意符 ‘ㄣ’는 ‘隱蔽, 隱藏, 隱忍’의 뜻이 있으며, ‘鼠’으로 예정할 수 있다. <治政之道> 19호간의 글자는 ‘一’로 읽고, 21호간의 글자는 ‘抑’으로 읽는다.³¹⁾ 이로 보면 《說文解字》의 ‘ㄣ’자에 대한 논의는 대단히 활발하며, 출토자료가 《說文解字》를 연구하는 데 중요하다는 것 또한 확인할 수 있다. 번역:원용준 (충북대 철학과)

28) 王寧, <讀清華簡《治政之道》散札>,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2019年 11月 28日

29) 侯瑞華,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治政之道》校釋五則>, 《文物春秋》2020年第5期, 48-49쪽

30) 陳書豪,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校釋及相關問題研究>,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 2021年6月3日, 陳劍 교수 지도.

31) 졸론 <釋清華玖《治政之道》的“(從鼠從一從ㄣ)”字>를 참조. 간행 예정

[주제발표 1]

秦武公銅器銘文的新發現 ——兼談《說文解字》“壻”字之訛

董 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1. 與晉公盤、盆銘文比較
2. 釋“邵合皇卿”
3. 祭祀與受福
4. 秦晉文化的關係，兼說平陽秦武公墓

<論文摘要>

本文討論了新發現的一件秦鼎銘文，指出其年代為春秋早期，秦武公及其夫人元姬為其元女所作的媵器。在祝嘏銘文的遣辭用意方面，與晉文公為其元女孟姬所作盤、盆銘文有些相似之處。文章重點討論了秦武公鼎、晉公盤所見的“邵合皇卿”句，認為“卿”應讀為夫婿之“壻”，並且根據出土文獻“壻”之寫法，指出“壻”本從“耳”聲作“埴”，今《說文》所見的從“胥”之寫法，乃是隸變以來的一種訛體。“埴”應該是早期構形，是正體，而“壻”是俗體，《說文》小篆之“壻”字，應是許慎根據東漢時代隸楷變化時所產生俗體，又翻改成小篆，同時音隨字轉，“埴(壻)”也就有了“胥”的讀音。文中還指出今本《說文》“釐，家福也”，當從南宋鄭樵《通志略·六書略第三》引《說文》釋義作“蒙福”而改為“冢福”。在文末，指出秦武公鼎可能與寶雞平陽墓地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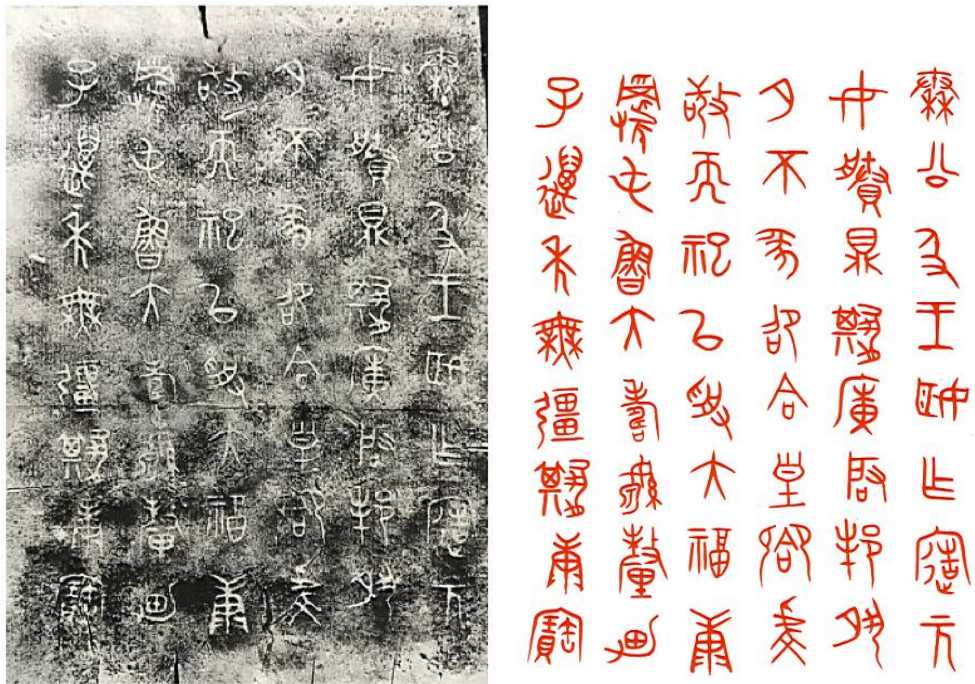
關鍵詞：秦武公、媵器、隸變、俗體、據隸翻篆、音隨字轉

大約在2010年，我收到一張友人轉贈的銅器銘文拓本(圖一、圖二)。拓本的文字部分只有12*9釐米大小，但據說拓自一件口徑甚大的圓鼎。鼎銘字體為典型的春秋早期秦文字，可隸寫如下：

秦公及王姬乍(作)造(造)元女媵(媵)鼎，媵(其)廣啟邦，夙夕不彖(惰)，邵合皇卿，虔敬而(爾)祀，以受大福，康虞(娛)屯魯，大壽昱(繁)釐，男子邁(萬)年無彊(疆)，其康寶(保)。

據銘文內容，此器可稱為“秦公及王姬作造元女媵鼎”，簡稱“秦公鼎”。

眾所周知，1978年1月，在陝西寶雞縣陽平公社楊家溝太公廟出土一套編鐘，包括5鐘3鐃(《銘圖》15565-15569、15824-15826)¹⁾，其銘文開頭說“秦公曰”，後面說：“公及王姬曰”，以往的學者已經根據鐘銘提到“先祖(即秦襄公)”、“文公、靜公、憲公”，至憲公止，指出太公廟編鐘的器主秦公乃是秦武公，王姬是秦武公的正夫人。



圖一 秦武公鼎銘拓本 圖二 秦武公鼎銘摹本

新見的這篇鼎銘，無疑是與太公廟編鐘同時代的製作，屬於秦武公及王姬為他們的大女兒所做的媵器。其年代明確，銘文也並不難懂。但仍可藉此機會，對相關的新老問題做些新的理解和發揮。

1. 與晉公盤，盆銘文比較

首先是跟晉公盆、晉公盤銘文相比較。晉公盤與盆是晉文公為“元女孟姬”所作媵器，其銘文的後半段說：

晉公盤(30952)：作元女孟姬宗彝盤，將廣啟邦，虔恭盟祀，邵(合)皇卿，𡗗(叶)訓(順)百(揆)。雖今小子，敕(爾)家，宗婦楚邦，於昭萬年，晉邦唯翰，永康(康)實。”

1) 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簡稱《銘圖》)、《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簡稱《銘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016年。以下凡引用銅器著錄，皆默認出自此二書，不再於編號前註明。

(圖三)



圖三 晉公盤最後兩段銘文的摹本(管文韜摹)

晉公盆(06274)：作元女孟[姬宗]彝媵盞三(四)西，□□□□，虔恭盟祀，邵倉(合)皇卿，𡗗(叶)訓(順)百𡗗(揆)。雖今小子，敕乂爾家，宗婦楚邦，於昭萬年，晉邦唯翰，永𡗗(康)寶。”

秦公鼎銘“其廣啟邦”，在晉公盤銘作“將廣啟邦”，“其”就訓為“將”，表將來和能願。“啟”訓為“開”。古書講“啟土”、“啟封疆”、“啟宇”，《左傳》成公八年“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詩經·魯頌·閟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作周室輔。”金文也講“啟身”，例如西周士父鐘銘(15496)：“唯康右純魯，用廣啟士父身，擢于永命。”這都是講自我時空範圍或能力的擴大和開發，以至於對他者的影響變大。銘文講作媵器之目的為“其/將廣啟邦”，是說藉國際政治婚姻，來擴大本國的國際影響。

2. 釋“卻合皇卿”

“卻合皇卿”句見於秦、晉三器。太公廟秦武公鐘鐸銘文：“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烈烈卻文公、靜公、憲公，不惰于上，卻合皇天，以虢事蠻方。”這是說秦的先祖受天命，與皇天相匹配。這些“卻”、“合”均是匹配、配合義。

晉公盆、盤銘文的“卿”字，舊以為是“卿”字之誤字，這在形、義兩方面都不合適。“卿”詞義很明確，指的是元女的丈夫。但在先秦時代，“卿”字並沒有指“丈夫”這種用法。作為丈夫的稱謂的“卿”，例如“卿卿我我”，是甚晚才有的語言現象，不足為訓。現在這件秦公鼎銘仍作“卿”，可以肯定不是“卿”的誤字。

“卿”字還見於西周金文，例如：

義盃蓋(14794)“王在魯，卿(伶)即(次)邦君、諸侯、正、有司大射。”

令鼎(02451)“王射，有司眾師氏、小子卿(伶)射。”

鄂侯馭方鼎(02464)“王休偃，乃射，馭方卿(伶)王射。”

靜簋(05320)：“王以吳弟、呂錡卿(伶)幽藹師邦君射于大池。”

豈卣(13310)：“乃沈子豈作父癸旅宗尊彝，其以父癸夙夕卿(伶)爾百婚媾。”

頤方彝(13539)：“頤肇卿(伶)寧百姓”。

諸例都讀為“合”(或“會”)，或者寫作“伶”。

我認為，從銘文上下文來看，與“皇卿”之“卿”最能匹配的詞，只有“壻”。除此以外，似別無選擇。

《說文》：“壻，夫也。从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讀與細同。婿，壻或从女。穌計切。”“壻”从胥聲，胥是心母魚部字，而“壻”讀與細同(心母脂部)，《古韻通曉》在心母脂部和心母支部下，重收“壻”字。壻與胥、細雖然構成雙聲，但從韻類上說，“胥”屬魚部字，與脂部、支部都有距離，不符合諧聲規則。這令人不能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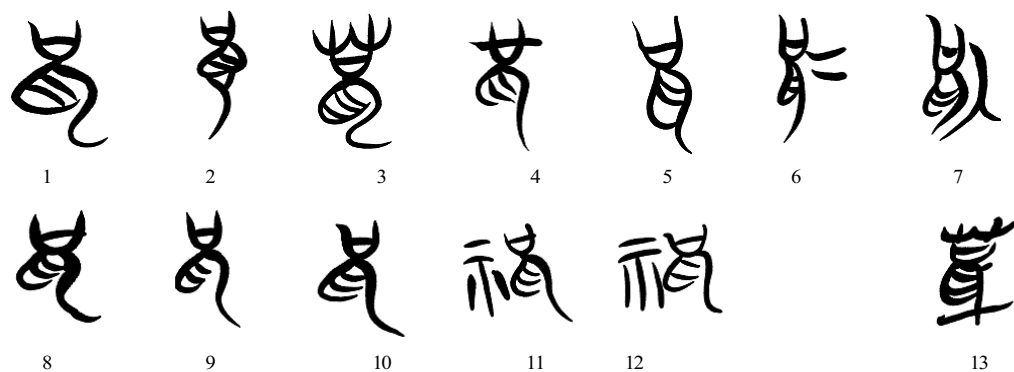
從秦簡、漢簡以及漢唐之間的古注來看，“壻”字有一種从“聿”的寫法。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第五欄的簡19、21、23三次出現“贅壻”一詞，“壻”原字形寫作“𡗗”。“聿”形可參看秦封宗邑瓦書中“輯”字的寫法。西漢宣帝甘露二年丞相府御史律令、武威漢簡《儀禮·服傳》以及漢晉碑刻中，有用作“壻”的“聿”字。這些字形如下：



1、2、3《睡虎地秦墓秦簡》82頁《為吏之道》第五欄19、21、23簡，“贅婿”；4、秦封宗邑瓦書“一里廿輯”；5、甘露二年丞相府御史律令(破城子74EPT43：92、金關73TJT1：1-3)“材取不審縣里男子，字洊，為麗戎輶”；6、武威漢簡《服傳》第55簡“輶。何以總也，報之也”；7、漢仙人唐公房碑“輶谷口”；8、晉徐夫人荅洛碑。

將“埴”與“輶”相比較，“埴”从土為義符，而“輶”字右上所从應是義符“夫”，後來訛變為“矢”。“夫”、“矢”相訛，在漢隸中常有，例如《說文》“規”字从夫，但隸書有从“矢”的寫法(參看《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736-737頁、344頁等)。

“埴”與“輶”共同的部分“聿”，應視作聲符。《說文》：“聿，聿語也。从口从耳。《詩》曰：聿聿幡幡。七入切。”據段《注》的解說，“聿”字取口附耳形，表示“附耳私小語”的意思。”在出土簡帛資料中，明確的“聿”及从“聿”的字，作如下之形：



1、上博四·《曹沫之陳》簡16 “上下和且聿(輯)”；2、上博四·《曹沫之陳》簡33 “不和則不聿(輯)”；

3、上博四《曹沫之陳》簡48“不和則不聿(輯)”；4清華簡《子產》簡25、26“為民型(刑)程，上下聿(和)聿(輯)”；

5、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簡11“用頌輯余”；6、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簡2：“公不悅，聿(揖)而退之”；

7、郭店簡《緇衣》簡34“於緝熙敬止”；

8、9、10、11、12、新蔡簡乙四128、乙四139、乙四145、零243、零533“聿(壹)禱”；13、馬王堆帛書《陰陽甲》090“以聿牆”。

這些形體均不从“耳”。《說文》認為“聿”字从口从耳之說恐難成立。徐在國、范常喜和禰健聰等先生認為“聿”是“揖”的表意初文²⁾，而沈培先生不同意上述三家的說法，認

2) 徐在國：《說“聿”及其相關字》，簡帛研究網，2005年3月4日。范常喜：《新蔡楚簡“聿禱”即“聿”(從羽從能)禱說》，簡帛網，2006年10月17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40#_edn2722)

為見於《曹沫之陳》的那個字，都是“祝”字異體，讀為“篤”。³⁾

我同意三家之說。《說文》：“揖，攘也。从手耳聲。一曰手箸胷曰揖。伊入切。”上舉字形中，手形大都貼近人的胸部，都象“手著胸”，所以“耳”應是“揖”的本字；而“祝”字之“手”旁常作覆手狀，二者不同。“耳”與“祝”的造字本義不同，但字形只有筆勢上的小異，可以說是寫法特別接近，可能很早就有“同形字”的傾向，所以古人在書寫“耳(揖)”字時，要特別強調手的位置，以至於產生了象“耳”形的那種訛變。

从“耳”之字屬精母緝部字。緝部字與“細”(心母脂部)、“蘇計切”的語音關係就比較有根據了。其反切下字“計”，在上古音屬緝部字。《韓詩外傳》卷三“持滿之道抑而損”，《淮南子·道應》：“抑”作“揖”。《儀禮》常見的“揖拜”，或作“撝拜”，據註疏，二者雖有小異，仍可視為音義皆近的同源詞。湖南省博物館藏戰國巴蜀風格的楚銘文戈(16855)“邲竝冥之造戈”，我曾指出“邲竝”應讀為“汁邲”。⁴⁾又范常喜先生讀新蔡簡的“耳禱”為“壹禱”。以上“抑”、“撝”、“壹”與“邲”均質部字，為脂部的入聲，計、汁、耳、揖均為緝部字，又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中讀為“揖”的字，在“耳”右加註“二”(脂部)聲。可見緝部與脂部(或質部)聲系相通。

由此可見，以“壻”的異體字“埤”來立論，能夠從諧聲和通假情況講通“讀與細同”的語音現象。我認為早見於秦代竹簡的“埤”，乃是正體；西漢就已經出現的“聾”字，則是義符替換或有所訛變；而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的小篆“壻”字形，卻是聲符錯訛的漢代訛俗體。

下面列舉“埤”與“聾”在文獻中的用例，順便也看一下古人對“埤”、“聾”、“壻”三字俗體、正體關係的理解。

1、《左傳》文公八年“且復公壻池之封”杜預注：“公壻池，晉君女婿”，《經典釋文》：“壻音細，俗作聾。”

2、《儀禮·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之外”鄭玄注：“寢，壻之室也”，《經典釋文》：“壻本作埤。”

3、《禮記·昏義》：“壻執鴈入”，《經典釋文》：“壻，字又作聾，女之夫也。依字从士从胥，俗从知下作耳。”

4、《詩·有女同車》“有女同行，顏如舜英”鄭玄箋：“女始乘車，婿禦輪三周，禦者代婿”，《經典釋文》：“婿音細，《字書》作埤”。

5、《方言》卷三：“東齊之間，聾謂之倩”，錢繹《箋疏》：“聾，乃俗壻字。”

禰健聰：《楚簡文字與說文互證舉例》，王蘊智主編《許慎文化研究——首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藝出版社，2006年。

3) 埤《說古文文字裏的“祝”及相關之字》，《簡帛》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4-15頁。

4) 珊《釋楚文字中的“汁邲”與“胸忍”》，《出土文獻》第一輯，中西書局，2010年。

6、《太平經》卷六十九“天讖支干相配法”：“庚者屬乙，是國家諸侯王之埤也。壬者屬丁，是帝王女弟之埤也。”其中“埤”即埤。

7、《風俗通義·怪神》：“婦尚不知有此妹，新從聶家來，非其所及。”盧文弨《群書拾補》曰“埤之俗體。”

以上是漢唐之間的文獻所保存的“埤”、“聶”(或又訛作“聶”)字。這兩種寫法，大多保存在註疏中，通常被認為是俗字。這種認識，緣於“胥”與“聶”字形相近，“胥”常常訛變為“聶”。對此，前人早有舉例和說明：

1、《戰國策·魏策三》：“芒卯謂秦王”章“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胥，鮑本作“聶”。吳師道《戰國策校注》謂一作“胥”，即“胥”字俗體。

2、《戰國策·魏策四》：“魏王問張旄”章“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胥鮑本作“聶”。又“或謂魏王王儼彊之內”章：“臣為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鮑本胥作聶。吳師道《校注》：“一本作胥”。

3、《戰國策·趙策四》：“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史記·趙世家》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吳師道《校注》引謂“史云：胥之，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吳說又見《趙策四》“或謂建信君”章“聶”字下)應作“胥”。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左師觸龍言願見，大(太)后盛氣而胥之。”

4、《晉書·地理志》“武威郡揖次縣”，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十九：“當作揖次，漢隸胥、聶二字多相亂，故訛為‘揖’。隋開皇初，改廣武縣曰邑次，又因揖、邑同音而訛也。”⁵⁾

5、《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書辯證·一四》並引《風俗通義》佚文“陽成氏，陽成胥渠，晉隱士也。”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引《元和姓纂》十：“伯成氏，《風俗通》：伯成聶渠，晉隱士。”指出《姓纂》“伯成聶渠”即“陽成胥渠”之誤。

6、《尚書大傳》“太公曰：臣聞之也，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聶餘(原注：胥餘，里落之壁)。”《說苑》卷五“聶餘”作“餘胥”。

7、《管子·戒》：“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賓胥(須)無”有版本作“賓聶無”。

8、《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治道部十三引《國語》曰：“文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其下原引賈、唐注：“三德：先披，先軫、聶臣也。偃，狐偃也。三子皆偃所進。”又唐李綽《尚書故實序》：“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聶臣”。兩“聶臣”皆即“胥臣”。

9、章太炎《疇書·訂文第二十五》後附《正名裸義》：“《禮》有追胥，律令訛為緝

5) 大昕撰，陳文和、張連生、曹明升校點：《廿二史考異》卷十九《晉書二》，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264頁。

捕，而鄙諺謂俾睨、偵伺，猶存胥語。”條下自注：

《地官》小司徒：“以比追胥”注：“胥，伺捕盜賊也。”此本《釋故》“胥，相也”爲訓。今律，緝捕義亦爲伺。然緝字本義、借義，皆與“伺”訓絕遠。此必習用“胥”字，展轉傳訛，隸變“胥”字作“𡗗”，多訛爲“𡗗”，官書又增偏旁，遂爲“緝”字。今楊、越言俾睨、偵伺，則音如疏。⁶⁾

以上都是原本作“胥”，而有訛作“𡗗”的情況。因為這種例子較多，學者就形成了思維定勢，具體到“堦”與“𡗗”二字的關係上來，也認為是“堦”俗訛作“𡗗”。例如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去聲霽韻下：“𡗗、𡗗、堦，上俗、中通、下正”。又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二“孔子廟堂碑”條下說：

此碑與皇甫誕碑并書胥爲𡗗，《廣韻》胥俗作𡗗。然考之漢人，如韓勅孔廟禮器碑、桐柏淮源廟碑、司空宗俱碑、巴郡太守張納碑、竹邑侯相張壽碑、戚伯著碑、金廣延母徐氏碑、穀阬祠碑陰、楊震碑陰及魏公卿上尊號奏、北齊南陽寺碑，固已書爲𡗗矣。漢人碑亦或作𡗗，後周華岳頌作𡗗。故李善注枚乘《七發》，以通厲骨母之場爲胥母之誤，而婿字一傳爲𡗗，再傳爲堦，三傳爲𡗗，四傳爲𡗗，皆胥之變也。《詩·有女同車》《釋文》婿音細，《字林》作堦。《戰國策》防韓且坐而胥亡乎、王胥臣之反而行，竝作𡗗。《書大傳》不愛人者及其胥余，作𡗗。《晉書·五行志》淪𡗗于北，《音義》𡗗，息魚反。《張駿》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呂光《載記》：迎大豫于揖次，《音義》揖，子魚反，次音恣。《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有揖次縣，此皆胥字之誤。漢仙人唐公房碑婿字作𡗗。晉王右軍帖有女𡗗字。

可見，因為由“胥”向“𡗗”的訛變較為常見，所以學者就形成了思維定勢，沒能想到“堦”反而是自“堦”訛變而來的。顧炎武和顏元孫都上了許慎《說文解字》的當。

根據目前資料來看，“𡗗”旁訛變為“胥”，大約是在東漢。⁷⁾以下是一些从“𡗗”向“胥”類字形演變的例子：

輯 緝 緝 𡗗

1 2 3 4

1、白石神君碑“輯寧”；2、孔宙碑“緝熙”；3、曹真碑陰“張緝”

關於“胥”、“𡗗”相訛的緣由，孟蓬生先生說：

自元吳師道倡爲“胥”、“𡗗”形近之說，而清王念孫援引隸書字形以證成之，今人翕然

6) 章炳麟著、徐復注《說文解字注》4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 大藏西漢簡(約漢武帝時)《蒼頡篇》簡69有“𡗗姪娣”句，《說文》：“𡗗，堦家也。女之所因，故曰𡗗。”𡗗、因聲系相通，若“𡗗姪娣”可讀爲“𡗗姪娣”，則“𡗗”旁訛變爲“胥”的年代可能會更早一些。

稱善，莫敢疑之。今按諸載籍，知其說不無可議。形近之說如可成立，亦胥、聿音近有以啟之也。蓋胥、聿之相混，亦猶大家所習知之參之於臬、𠂔之於𠂔也。此種現象，前人多有論及，無煩覘縷。⁸⁾

孟先生認為這種訛混兼有形、音兩方面的因素，我很讚同他的看法。

總而言之，根據秦簡的文例和年代，“埤”應該是早期構形，是正體，而“壻”是俗體，《說文》小篆之“壻”字，應是許慎根據東漢時代隸楷變化時所產生俗體，又翻改成小篆，同時音隨字轉，“埤(壻)”也就有了“胥”的讀音。如果反過來認為早期作“壻”，後來訛變為“埤”，在目前得不到證據的支持。

根據以上對“埤(壻)”字構形和讀音的考辯，現在回頭再看鼎銘“皇卿”的讀法。壻字舊歸支部(歸支部恐怕是誤認聿上之知為聲符)或脂部，現在來看，埤應歸緝部，其讀與緝同，應屬精母字。而“卿”从“合”聲，合是見母緝部字。精系字與見系字關係密切，例如“及”是見系群母字，从“及”聲的“扱”(楚洽切)是精系清母字。又如“聿”在精母，从“聿”得聲的“揖”在見系影母。由“聿”與“合”音相近，可見“卿”與“埤”聲音也不遠，可以構成通假關係。“皇卿(埤)”之“皇”是美稱，即指元女之美好的夫婿。⁹⁾

上述讀法，反過來也可以證明本文對“埤(壻)”的理解是正確的。

3. 祭祀與受福

秦公鼎銘“虔敬而(爾)祀”，晉公盤作“虔敬盟祀”，秦武公鐘鐸作：“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古代女子出嫁以後，作為女主，奉夫家的祭祀，所以秦武公及王姬在鐘鐸銘文自言“朕祀”，夫妻倆又在秦公鼎銘對元女說“爾祀”。晉公盤、盆銘文之“盟祀”，也見於邾公華鐘銘文(15591)：“以卹其祭祀、盟祀”，“祭祀”與“盟祀”對文有別，“祭祀”是指對祖先的祭祀，“盟祀”應讀為“明祀”，《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盟(明)祀”指對祖先以外其他的明神的祭祀。在晉公盤銘只說“盟祀”，則應統括對祖先和其它地區性的鬼神的祭祀。

“以受大福，康虞(娛)屯魯，大壽繁釐，男子萬年無疆”。從句子結構上說，可將此句“受”字后的“大福”、“康娛”、“屯魯”、“大壽”、“繁釐”、“男子”、“萬年無疆”都視為“受”的直接賓語。其中“大福”與“大壽”不必解釋。“康娛”，詞常見於西周晚期金文；“屯魯”讀為“純魯”，專壹而美好；“繁釐”之“釐”，《說文》訓為“家福”，當從南宋鄭樵《通志略·六書略第三》引《說文》釋義作“蒙福”而改為“冢福”，¹⁰⁾“繁釐”就是多蒙福祉。“男

8) 蓬生：《〈孟子〉“接淅而行”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三》，簡帛網，2010年9月6日。

9) 由此反推，“壻”的本義可能也跟“配合”有關。(參看本文附記)

子”，指男性的子嗣，即兒子。這些都是因為虔敬各種祭祀，所以接受祖先鬼神給予她的各種美好事物。

“其康寶(保)”在晉公盤作“永康(康)寶”。“寶”作動詞，可讀為“保”。

4. 秦晉文化的關係，兼說平陽秦武公墓

晉公盤、盆的年代是晉文公在位時(公元前636-628年)，比秦武公(公元前697-678年在位)晚了差不多50年，但二者有不少可以比較的詞句。從字體上說，晉公盤、盆文字的體勢，與同期的子犯編鐘銘文字體有些差異，卻與春秋秦文字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另外，在山西侯馬春秋晉國鑄銅遺址，出土有一件“穀安寧壽久”的銘文陶模，字體也屬秦文字。¹¹⁾這件秦公鼎銘的出現，讓我們看到春秋時代秦、晉文化上的某些共性。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武公“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今據秦公為其女兒所做的媵鼎，提示秦武公與王姬尚有一女。2013年初，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寶雞太公廟村附近勘探，發現 11座古墓，其中最大的一座東西向中字形墓，總長 106 米。在大墓東南側有“凸”字形車馬坑，大墓東西兩側分別發現了疑似陵園的兆溝設施，此秦公大墓距離 1978 年發現青銅鐘、鐃的窖穴僅百米。根據地理位置、墓葬形制以及墓葬附近已發現的秦武公鐘、鐃的樂器坑，推測墓主人很可能就是秦武公。¹²⁾此地就應該是秦武公所葬的雍平陽。這件秦武公鼎與平陽的秦武公陵園是否有關，值得今後留意。

2019年3月12日寫成

【附記】

拙文草成之後，即寄呈陳劍先生請教。陳劍先生在2019年3月16日惠賜大函曰：

大作主要是論“郅合皇卿”之“卿”字，但問題恐還不在於所謂大膽改《說文》。“壻”字應本係从“耳”聲、《說文》作“胥聲”是據訛形為說，此點毫無問題(中心劉釗老師的博士生李豪，博士論文擬作《古文字的諧聲系統與相關古音問題研究》，17年開題報告上曾舉此例作為典型例證，大家都很讚同；其意似尚未單獨寫成文發表)。但逕讀“卿”為“壻”之說，仍覺不夠“平實”。一則“合”聲字與“耳”聲字相通，從音韻地位、有關例證看皆難

10) 說見董珊《仲大師作孟姬四器研究》，未刊稿。

11) 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199頁，圖版一二三，3，文物出版社，1993年。

12) 國、都紅剛：《陝西寶雞發現“中”字形秦公大墓主人疑為秦武公》，新華網 2014 年 8 月 21 日。

稱“密合”；二則也是更重要者，“壻”此詞放在此辭例中亦難稱愜當，覺其義太“專”太“實”。“卿”指其夫君、夫壻應無問題，但其所表之詞殆不待遠求，我意就是“合”。《爾雅·釋詁上》“仇、偶、妃、匹、會，合也”，有關諸詞用於夫妻、君臣等，我講金文“逌”字時曾有論；作名詞用，亦即《詩·大雅·大明》“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注意此係雙賓語結構）、《天問》“女岐無合”（此兩例用於男女）、《離騷》“湯禹儼而求合兮”、《楚辭·九辯》“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此兩例用於君臣）之“合”。金文或作動詞用於“合射禮雙方”的場合，或作名詞即“逌偶”義（“皇合”猶言“大配”），從其詞的古老程度、語義色彩各方面體會，都是很合適的，更能把金文兩類用法皆統一。其字以“兩人相對”之形之“𠂔”爲意符，以“合”爲聲符，說爲爲此類義之“{合}”所造之本字、專字（後復爲“合”所兼併；其詞與“郛合”之“合”有別，故雖同見亦無所謂、不構成多大障礙；我相信“天作之合”之“合”字，當時應該也是就寫作卿的），亦最爲自然平實（田煒《古璽探研》曾改釋此類字爲“嚮”，恐難信）。不知兄以爲如何？

今按：關於“壻”字本从“𠂔”聲之說，我閉門造車，今知與李豪先生合轍，並非我一己之見，不敢自專，聊存備考。陳劍兄覺得此字若讀爲“壻”，其義顯得太“專”太“實”。關於“皇卿”之“卿”直接就讀爲“合”，我最初也考慮過。2017年11月18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召開“重建古典學”討論會上，我發表題目為《先秦漢語表示“匹配”、“對合”義的幾個詞族》（尚未成文），對有關概念做過系統考察。從音義關係來看，我認為“埤”與“合”仍是同源詞，女埤之“埤”的核心詞義，應該也是“匹配”、“對合”或“配偶”這類比較“寬泛”、比較“虛”的意思。此點看法，在寄呈陳劍兄請教之際，尚未及展開來寫（參看本文注釋9）。所以，從同源詞的角度講，暫不妨“埤”、“合”兩種讀法並存，以供學界參考。

2019年3月22日記

[주제발표 1 - 번역문]

秦 武公 銅器 銘文의 새로운 발견 - 《說文解字》 ‘堦’字와 관련된 오류를 검하여 논하다 -

董 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1. 晉公盤, 晉公盆 명문과 비교 분석
2. ‘郅合皇卿’을 해석하다
3. 祭祀와 受福
4. 秦晉文化의 관계, 아울러 平陽 秦武公墓를 말하다

<논문요약>

본문은 새로 발견된 秦나라 鼎에 새겨진 명문을 논한 것으로, 그 연대는 春秋 초기로 비정되고, 秦武公 및 그 부인 元姬가 그 장녀를 위해 제작한 媵器라는 것을 지적하였다. 그 중 祝嘏辭를 기록한 명문의 용례 가운데, 晉 文公이 그 장녀 孟姬를 위해 제작한 盤과 盃의 명문과 비슷한 부분이 있다. 본문은 秦武公鼎과 晉公盤 명문에 보이는 ‘郅合皇卿’ 구절을 중점적으로 논하여, ‘卿’자를 ‘夫堦’의 ‘堦’로 읽어야 한다고 여기고, 아울러 출토문헌에 보이는 ‘堦’자의 寫法을 근거로, ‘堦’자는 본래 ‘𡵓’을 소리를 나타내는 구성요소로 지녀 ‘堦’으로 썼는데, 《說文解字》에 보이는 ‘堦’를 구성요소로 하는 寫法은 ‘隸變’ 이후에 발생한 일종의 형태적 오류라는 것을 지적하였다. ‘堦’은 초기에 형태를 구성하는 요소로, ‘正體’라 할 수 있고, ‘堦’는 俗體라 할 수 있는데, 《說文解字》에 보이는 小篆體 ‘堦’자는, 許慎이 東漢 시대 隸變·楷變 시기에 나타난 ‘俗體’에 근거하여, 다시 小篆을 고쳤고, 동시에 독음 또한 글자에 따라 전화되어, ‘堦(堦)’ 또한 ‘堦’라는 독음이 생기게 된 것이 분명하다. 또 본문은 今本 《說文解字》의 ‘釐, 家福也’는 南宋시기 鄭樵의 《通志略·六書略第三》에서 인용한 《說文》 釋義의 ‘蒙福’을 근거로 ‘家福’으로 바뀌야 함을 지적하였다. 본문 끝에서는 秦武公鼎은 분명 寶鷄 平陽 묘지와 관련 있음을 지적하였다.

주제어 : 秦武公, 媵器, 隸變, 俗體, 據隸翻篆, 音隨字轉

대략 2010년, 필자는 지인에게서 한 장의 銅器 銘文 탁본(그림 1, 그림 2)을 받은 바 있다. 탁본의 문자 부분은 겨우 12x9cm 정도 크기였으나, 탁본의 설명에 의하면 口徑이 아주 큰 원형의 鼎이었다. 鼎의 명문 글자체는 전형적인 春秋 초기 秦文字로, 다음과 같이 예정할 수 있다.

秦公及王姬乍(作)逨(造)元女賸(媵)鼎, 賸(其)廣啓邦, 夙夕不彖(愴), 邵合皇卿, 虔敬而(爾)祀, 以受大福, 康虞(娛)屯魯, 大壽(繁)釐, 男子邁(萬)年無疆(疆), 其康寶(保).

秦公 및 王姬가 장녀를 위한 媵鼎을 만드니, 그 나라의 영향력을 확대하고, 밤낮으로 게으르지 않고, 아름다운 사위와 짝이 되어, 네 제사를 경건하고 공경히 하고, 큰 복, 건강 및 즐거움, 순전한 아름다움, 장수, 행복과 이익을, 네 아들자식의 萬年無疆을 받아, 평안하고 소중하게 지켜라

명문의 내용에 의하면, 이 기물은 ‘秦公 및 王姬가 장녀를 위해 제작한 媵鼎’으로 일컬을 수 있는데, 약칭해서 ‘秦公鼎’이라 할 수 있다.

주지하다시피, 1978년 1월, 陝西省 寶鷄縣 陽平公社 楊家溝 太公墓에서 編鐘 한 세트가 발견된 바 있는데, 鐘 다섯과 鐃 셋을 포함하고 있다(《銘圖》 15565-15569, 15824-15826).¹⁾ 이 명문은 ‘秦公曰’로 시작되고, 이어서 ‘公及王姬曰’이라고 언급했는데, 기존 학자들은 이 명문에서 ‘先祖(곧 秦襄公)’와 ‘文公, 靜公, 憲公’을 언급하고 있는데, 바로 ‘憲公’에서 끝나는 것을 근거로, 太公墓 編鐘의 器主人 秦公은 바로 秦武公이라는 점을 지적한 바 있다. 王姬는 바로 秦武公의 정부인이다.



그림 1 秦武公鼎銘 拓本



그림 2 秦武公鼎銘 摹本

1) 吳鎮烽,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簡稱《銘圖》)·《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簡稱《銘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2016年. 이하 동기 명문의 著錄을 인용할 때, 이 두 책에서 인용할 경우, 卷號 앞에 출처를 명기하지 않는다.

새로 발견된 이 鼎의 명문은, 바로 太公墓에서 출토된 編鐘과 동시대에 제작된 것으로, 秦武公 및 王姬가 그들의 장녀를 위해 제작한 媵器라는 점에는 의심의 여지가 없다. 그 연대는 명확하고 명문 또한 그리 난해하지 않다. 다만, 이 명문의 考釋을 계기로, 그동안 풀리지 않던 문제와 새롭게 제기된 문제에 대한 새로운 이해와 고증이 가능해 졌다는 점을 언급하고 싶다.

1. 晉公盤, 晉公盆 명문과 비교 분석

먼저, 晉公盆, 晉公盤 명문과 비교해 볼 수 있다. 晉公盤과 晉公盆 명문은 晉文公이 ‘장녀 孟姬’를 위해 제작한 媵器다. 그 명문의 후반부는 다음과 같다.

晉公盤(30952) : 作元女孟姬宗彝盤, 將廣啓邦, 虔恭盟祀, 邵倉(合)皇卿, 𡗗(𡗗)𡗗(順)百𡗗(揆). 雖今小子, 敕乂爾家, 宗婦楚邦, 於昭萬年, 晉邦唯翰, 永康(康)寶. (그림 3)

長女 孟姬를 위한 宗彝盤을 만드노니, 장차 널리 나라를 개척하고, 경건하고 공경히 盟祀를 받들어, 아름다운 사위와 짝이 되어, 백관들과 순조롭게 화합할 지어다. 비록 지금 小子이나, 너의 집안을 잘 다스려, 楚邦의 宗婦로써 만년 동안 빛나며 晉邦의 울타리가 되어, 영원히 평안하고 소중하게 지킬지어다.

晉公盆(06274) : 作元女孟[姬宗]彝媵盥三(四)西, □□□□, 虔恭盟祀, 邵倉(合)皇卿, 𡗗(𡗗)𡗗(順)百𡗗(揆). 雖今小子, 敕乂爾家, 宗婦楚邦, 於昭萬年, 晉邦唯翰, 永康(康)寶.

장녀 孟[姬]를 위한 宗[彝] 媵盆 4건을 만드노니, , 경건하고 공경히 盟祀를 받들어, 아름다운 사위와 짝이 되어, 백관들과 순조롭게 화합할 지어다. 비록 지금 小子이나, 너의 집안을 잘 다스려, 楚邦의 宗婦로써 만년 동안 빛나며 晉邦의 울타리가 되어, 영원히 평안하고 소중하게 지킬지어다.²⁾

秦公鼎 명문의 ‘其廣啓邦’은 晉公盤 명문에 ‘將廣啓邦’으로 되어 있어, ‘其’는 곧 ‘將’으로 풀이할 수 있는데, 바로 ‘將來’라는 조동사로 이해할 수 있다. ‘啓’는 ‘열다(開)’로 풀이할 수 있다. 古書에서 ‘啓土’, ‘啓封疆’, ‘啓宇’라는 용법이 있는데, 《左傳》 ‘成公 8년’에서 “교활하여 봉강을 넓혀 사직을 이롭게 하려고 생각하는 자가 어찌 나라에 없겠습니까(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 何國蔑有)”, 《尚書》 「武成」의 “선왕께서 나라를 세워 땅을 여셨고(惟先王建邦啓土)”, 《詩經》 「魯頌·閟宮」의 “왕께서 말씀하시길, 숙부여 당신의 원자를 세워 魯 땅의 제후로 삼으니, 크게 당신의 지경을 넓히시어 주왕실을 보필하

2) 역자주 : 晉公盤과 晉公盆 명문의 번역은 심재훈의 「불완전한 명문의 복원」(《중국고중세사연구》 41, 2016년, 1-34쪽)을 바탕으로 저자의 의도를 반영한 것이다.



그림 3 晉公盤 最後 兩段 銘文의 摹本(管文韜 摹)

소서(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 大啓爾宇, 作周室輔).”에 보이는 용법이 그것이다. 금 문에도 ‘啓身’이라는 용법이 있는데, 예컨대 西周 士父鐘 명문(15496)에서 “하늘의 보우를 받아 순전한 아름다움으로 士父의 몸을 널리 영화롭게 하여 영원한 명을 즐기게 하시니 (唯康右純魯, 用廣啓士父身, 擢于永命).”라고 한 것이 그 사례다. 이는 모두 스스로의 時空 범위 혹은 능력의 확대와 개발 및 타자에 대한 영향이 확대됨을 이야기하고 있다. 명문에서 말하는 媵器를 제작한 목적은 바로 ‘其將廣啓邦’으로, 국제 정치 혼인을 빌려 본국의 국제적 영향력을 확대하고자 하는 것을 말하는 것이다.

2. ‘邵合皇卿’을 해석하다

‘邵合皇卿’이라는 구절은 秦公鼎과 晉公盤, 晉公盆 등의 기물에 보인다. 太公墓에서 발

견된 秦武公鐘·鐃 명문에 “秦公이 가로되, 우리 선조가 천명을 받아, 책봉을 받아 나라를 세우니, 홀륭하고 홀륭하신 文公·靜公·憲公의 신령이 하늘에서 황천과 짝이 될 만하여, 蠻方을 신중하게 대하였노라(秦公曰, 我先祖受天命, 賞宅受國, 烈烈即文公·靜公·憲公, 不惰于上, 即合皇天, 以競事蠻方)”라는 내용이 있는데, 이는 秦의 선조가 天命을 받아, 皇天과 짝이 되었음을 말하고 있다. 여기서 보이는 ‘即’과 ‘合’은 모두 ‘匹配’, ‘配合’의 의미로 쓰였다.

晉公盆과 晉公盤 명문의 ‘卿’자는, 옛날에 ‘卿’자의 誤字로 여겼는데, 이는 형태와 의미 두 방면에서 모두 적합하지 않다. ‘卿’의 의미는 아주 명확한데, 바로 장녀의 남편을 가리키는 것이다. 先秦 시대, ‘卿’자에는 ‘남편’을 가리키는 용법이 없었다. 남편을 지칭하는 ‘卿’자, 예컨대 ‘卿卿我我’ 같은 용례는 뒤늦게 나타난 언어 현상이기 때문에 이를 가지고 해석하기엔 뭔가 부족해 보인다. 지금 秦公鼎 명문에 보이는 ‘卿’자도 ‘卿’자의 誤字가 아님이 분명하다.

‘卿’자는 서주 금문에 보이는데, 그 사례를 보도록 하자.

義盞蓋(14794): “王在魯, 卿(佖)即(次)邦君·諸侯·正·有司大射.”

令鼎(02451): “王射, 有司眾師氏·小子卿(佖)射.”

鄂侯駟方鼎(02464): “王休偃, 乃射, 駟方卿(佖)王射.”

靜簋(05320): “王以吳·呂·錫卿(佖)幽·蓋師邦君射于大池.”

亶卣(13310): “乃沈子亶作父癸旅宗尊彝, 其以父癸夙夕卿(佖)爾百婚媾.”

頤方彝(13539): “頤肇卿(佖)寧百姓”.

이 용례 모두 ‘合’(혹은 ‘會’)으로 읽히고, 혹 ‘佖’자로 쓰기도 한다.

필자가 생각하기에, 명문 내용의 맥락을 통해 봤을 때, ‘皇卿’의 ‘卿’은 ‘짝하다(匹配)’라는 말로, 사위 ‘壻’ 밖에는 없다. 이 외에는 다른 선택의 여지가 없다.

《說文》에 보면, “‘壻’는 지아비다. 土를 구성요소로 하고, 胥로 읽는다. 《시경》에 ‘여자가 잘못하지 않았는데, 지아비는 그 행동이 달라졌네(女也不爽, 士貳其行)’라고 하는데, ‘士’는 지아비로, ‘細’와 같이 읽는다. ‘婿’는 ‘壻’ 혹은 ‘女’자를 구성요소로 삼는다. ‘穌’의 초성과 ‘計’의 종성이 합쳐진 것이다(壻, 夫也. 從土·胥聲. 《詩》曰, 女也不爽, 士貳其行. 土者, 夫也. 讀與細同. 婿, 壻或從女. 穌計切).”라고 하였다. ‘壻’는 ‘胥’가 독음이 되는데, ‘胥’는 ‘心母魚部’의 글자로, ‘壻’는 ‘細’(心母脂部)와 독음이 같다고 여겼다. 《古韻通曉》에는 ‘心母脂部’³⁾와 ‘心母支部’ 밑에 모두 ‘壻’자를 수록했다. ‘壻’와 ‘胥’, ‘細’는

3) 역자주: ‘母’와 ‘部’는 韻書에서 부수를 나누는 방식으로 ‘母’는 초성의 부수, ‘部’는 중성·종성의 부수를 가리킨다. 예컨대 ‘心母脂部’에서 ‘心’은 초성의 부수, ‘脂’는 중성·종성의 부수다.

비록 雙聲關係지만, ‘韻類’를 통해 보면, ‘胥’는 ‘魚部’에 속하는 글자로, ‘脂’부, ‘支’부와 차이를 보이기 때문에, ‘형성자’를 구성하는 규칙에 부합하지 않는다. 따라서 《說文》의 기록이 의심스러울 수밖에 없다.

秦簡과 漢簡 및 漢唐 시기의 옛 주석을 통해 보면, ‘婿’자에는 ‘聿’을 구성요소로 하는 일종의 寫法이 보인다. 睡虎地秦簡 《爲吏之道》 제5란의 簡19, 21, 23에서 ‘贅婿’라는 단어가 세 번 보이는데, ‘婿’자의 원래 자형은 ‘婿’이라고 썼다. ‘聿’의 형태는 <秦封宗邑瓦書>에 보이는 ‘輯’자의 寫法을 참고해 볼 수 있다. 西漢 宣帝 甘露 2년 丞相府 御史律令, 武威漢簡 《儀禮》「服傳」 및 漢晉 碑刻에 ‘婿’의 용법으로 쓰인 ‘聿’자가 보인다. 그 자형은 다음과 같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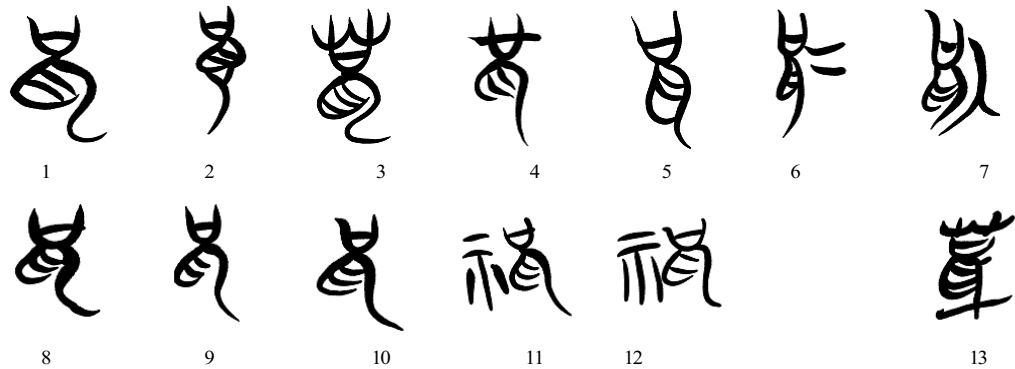


1-3. 《睡虎地秦墓秦簡》, 82頁, 「爲吏之道」第五欄 19·21·23簡, 「贅婿」; 4. 秦封宗邑瓦書「一里廿輯」; 5. 甘露 2年 丞相府 御史 律令(破城子74EPT43: 92·金關73TJT1: 1-3), “材取不審縣里男子, 字游, 爲麗戎聿”; 6. 武威漢簡「服傳」第55簡“聿. 何以總也, 報之也”; 7. 漢仙人唐公房碑, 「聿谷口」; 8. 晉徐夫人荅洛碑.

‘婿’를 ‘聿’과 비교해 보면, ‘婿’은 ‘士’를 義符로 삼고, ‘聿’은 오른쪽 윗부분의 ‘夫’를 義符로 삼은 것이 분명한데, 이는 훗날 ‘失’로 訛變되었기 때문이다. ‘夫’와 ‘失’이 서로 訛變되는 것은, 漢나라 隸書 가운데 자주 보인다. 예컨대, 《說文》의 ‘規’자는 ‘夫’를 구성요소로 삼지만, 隸書에는 ‘失’을 구성요소로 삼고 있는 寫法도 있다(《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 736-737, 344쪽 등 참조).

‘婿’과 ‘聿’의 공통부분인 ‘聿’은 소리를 나타내는 구성요소로 보아야 한다. 《說文》에 “聿, 聿속말이다. ‘口’와 ‘耳’를 구성요소로 삼는다. 《詩》에 ‘聿聿幡幡’이라는 구절이 있다. ‘七’의 초성과 ‘入’의 중성과 중성으로 읽는다(聿, 聿語也. 從口從耳, 《詩》曰, 聿聿幡幡. 七入切).” 段玉裁의 《說文解字注》에 의하면, ‘聿’자는 ‘입’을 ‘귀’에 같다 낸 형태로, “귀에다 대고 소곤거리는(附耳私小語)” 뜻을 나타낸 것이다. 출토 簡帛 자료 가운데, ‘聿’ 및 ‘聿’을 명확히 구성요소로 하는 글자를 보면 다음과 같은 형태를 하고 있다.

1. 上博四·「曹沫之陳」簡16, 「上下和且聿(輯)」; 2. 上博四·「曹沫之陳」簡33, 「不和則



不聿(輯)’； 3. 上博四「曹沫之陳」簡48 ‘不和則不聿(輯)’； 4. 清華簡「子產」簡25·26, ‘爲民型(刑)程, 上下聽(和)聿(輯)’； 5.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簡11, ‘用頌輯余’； 6. 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簡2, “公不悅, 聿(揖)而退之”； 7. 郭店簡「緇衣」簡34, ‘於緝熙敬止’； 8·9·10·11·12. 新蔡簡乙四128·乙四139·乙四145·零243·零533, ‘聿(壹)禱’； 13. 馬王堆帛書「陰陽甲」090, ‘以葦牆’。

이 여러 글자의 형체는 모두 ‘耳’를 구성요소로 하지 않기 때문에, 《說文》의 ‘聿’자가 ‘口’와 ‘耳’를 구성요소로 삼는다는 설은 성립되기 어렵다. 徐在國, 范常喜, 禰健聰 등은 ‘聿’을 ‘揖’의 뜻을 나타내는 初文으로 여겼고,⁴⁾ 沈培는 이 의견에 동의하지 않고, 「曹沫之陳」에 보이는 글자(위 1-3번)를 모두 ‘祝’의 이체자로 보고, ‘篤’으로 읽었다.⁵⁾

필자는 徐在國 등의 의견에 동의한다. 《說文》에 ‘揖, 攘이다. ‘手’를 구성요소로 하고 ‘聿’을 소리를 나타내는 구성요소로 한다. 일설에 손을 가슴에 갖다 대는 것을 ‘揖’이라고 한다. ‘伊’의 초성과 ‘入’의 중성, 종성으로 읽는다(揖, 攘也. 從手聿聲. 一曰手箸胸曰揖. 伊入切).” 앞에 열거한 글자 형태에서 손의 형상은 대체로 사람의 가슴 부분에 가까이 붙어 있어, 모두 ‘손을 가슴에 댄(手著胸)’ 모습을 띠고 있기 때문에, ‘聿’은 ‘揖’의 본자가 분명하다. 그러나 ‘祝’자의 ‘手’는 손을 뒤집은 형상을 띠기 때문에, 양자는 다르다. 그리고 ‘聿’과 ‘祝’의 造字本義 또한 다르다. 다만 글자의 형태가 筆勢 상으로 약간 다르기 때문에, 寫法이 아주 비슷하다고 할 수 있다. 어쩌면 아주 일찍부터 ‘同形字’로 여기는 경향이 있었기 때문에, 옛 사람들도 ‘聿(揖)’자를 쓸 때 ‘손’의 위치를 특별히 강조하면서, ‘耳’자의 형태와 비슷해지는 訛變을 낳은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聿’자는 ‘精母緝部’에 속하는 글자다. ‘緝部’에 속하는 글자와 ‘細’(心母脂部) 및 ‘蘇計切’의 語音關係는 비교적 근거가 있는 것이다. ‘蘇計切’에서 중성과 종성을 나타내는 ‘計’

4) 徐在國, 「說“聿”及其相關字」, 簡帛研究網, 2005年3月4日； 范常喜, 「新蔡楚簡“聿禱”即“葦”(從羽從能)禱說」, 簡帛網, 2006年10月17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40#_edn27)； 禰健聰, 「楚簡文字與說文互證舉例」, 王蘊智 主編, 《許慎文化研究——首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中國文藝出版社, 2006年.

5) 沈培, 「說古文裏的“祝”及相關之字」, 《簡帛》第二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11月, 第14-15頁.

는 上古音에서 ‘緝部’에 속하는 글자다. 《韓詩外傳》 卷三에 “持滿之道抑而損”라는 구절이 있는데, 《淮南子》 「道應」에는 ‘抑’이 ‘揖’으로 되어 있다. 《儀禮》에 자주 보이는 ‘揖拜’는 혹 ‘擗拜’로 되어 있는데, 注疏에 의하면, 양자가 비록 조금 다르지만, 음과 뜻이 모두 비슷한 ‘同源字’로 볼 수 있다고 한다. 湖南省博物館에 소장중인 巴蜀 풍격의 楚銘 文戈(16855)에 ‘𣎵竝冥之造戈’라는 명문에 대해 필자는 일찍이 ‘𣎵竝’를 ‘汁那’으로 읽어야 함을 지적한 있다.⁶⁾ 또 范常喜 선생도 新蔡簡의 ‘𣎵禱’를 ‘壹禱’로 읽은 바 있다. 이상의 ‘抑’, ‘擗’, ‘壹’, ‘𣎵’은 모두 ‘質部’에 속하는 글자고, ‘脂部’에 ‘入聲’을 더한 ‘計’, ‘汁’, ‘𣎵’, ‘揖’은 모두 ‘緝部’에 속하는 글자이며, 郭店簡 「魯穆公問子思」에 ‘揖’으로 읽는 글자는, ‘𣎵’ 오른쪽에 ‘二’(脂部)라는 소리 요소를 더하였다. 이러한 사례를 통해 ‘緝部’와 ‘脂部’(혹 質部)는 소리에서 서로 통함을 알 수 있다.

이로 미루어 봤을 때, ‘壻’의 이체자 ‘埴’를 가지고, 諧聲과 通假 정황을 통해 ‘細’와 같이 읽는다(讀與細同)는 語音현상을 충분히 설명할 수 있다. 필자는 일찍이 秦代 竹簡에 보이는 ‘埴’자가 바로 正體, 西漢 시기에 이미 나타난 ‘聿’자는 義符가 바뀌었거나 혹 訛變된 것인데, 東漢 許慎의 《說文解字》에 보이는 ‘壻’자의 小篆 형태는, 오히려 聲符가 잘못 변화된 漢 나라 시기의 訛俗體라 생각한다.

이어서 ‘埴’과 ‘聿’의 문헌에서의 용례를 열거하고, 옛 사람들의 ‘埴’, ‘聿’, ‘壻’ 세 글자에 대한 俗體, 正體 관계에 대한 이해를 보도록 하자.

1. 《左傳》 ‘文公 8년’, ‘또 公壻池의 봉읍을 회복시켜(且復公壻池之封)’, 杜預는 주석에서 ‘公壻池, 晉君의 사위다(公壻池, 晉君女婿)’고 하였다. 《經典釋文》은 “‘壻’의 독음은 ‘細’로, 俗字로 ‘聿’라고도 한다(壻音細, 俗作聿).”고 하였다.

2. 《儀禮》 「士昏禮」, ‘寢門 밖에 鼎 셋을 진열하여(陳三鼎於寢門之外)’, 鄭玄은 주석에서 ‘寢, 사위의 방이다(寢, 壻之室也).’고 하였다. 《經典釋文》은 “‘壻’는 본래 ‘埴’로 되어 있었다(壻本作埴)”고 하였다.

3. 《禮記》 「昏義」, ‘사위는 비둘기를 잡고 들어온다(壻執鴈入)’, 《經典釋文》은 “‘壻’, 글자를 또 ‘聿’로 쓰기도 하는데, 딸의 남편이다. 글자를 보면 ‘士’와 ‘胥’를 구성요소로 삼고, 俗字는 ‘知’ 밑에 ‘耳’를 더한 것을 구성요소로 한다.(壻, 字又作聿, 女之夫也. 依字從士從胥, 俗從知下作耳)”

4. 《詩》 「有女同車」, ‘한 여인이 동행하는데, 얼굴이 무궁화 같네(有女同行, 顔如舜英)’, 鄭玄은 箋에서 “딸이 막 수레에 오르면, 사위가 수레를 모는데 바퀴가 세 번 돌면 어자가 사위를 대신한다(女始乘車, 婿禦輪三周, 禦者代婿).”고 하였다. 《經典釋文》은 “‘婿’는 독음이 細로, 《字書》에는 ‘埴’으로 되어있다(婿音細, 《字書》作埴)”고 한다.

6) 董珊, 「釋楚文字中的“汁那”與“胸忍”」, 《出土文獻》 第一輯, 中西書局, 2010年.

5. 《方言》 卷3, “東齊之間에서는 聶를 倩이라 이른다(東齊之間, 聶謂之倩).” 錢繹은 《箋疏》에서 “‘聶’는 ‘堦’의 속자다(聶, 乃俗堦字).”

6. 《太平經》 卷69, “天讖支干相配法”, “‘庚’이 ‘乙’에 속하는 것은 국가 제후왕의 사위[埤]다. ‘壬’이 ‘丁’에 속하는 것은 제왕 여동생의 사위다(庚者屬乙, 是國家諸侯王之埤也. 壬者屬丁, 是帝王女弟之埤也).” 이 중 ‘埤’은 곧 ‘堦’다.

7. 《風俗通義》 「怪神」, “부인은 아직 이를 알지 못했고, 여동생도 신랑 집에서 막 와서 이 것을 알지 못했다(婦尙不知有此妹, 新從聶家來, 非其所及).” 盧文弨는 《群書拾補》에서 “‘堦’의 속체(堦之俗體)’라 하였다.

이상은 漢唐 시기의 문헌에 보존된 ‘埤’, ‘聶’(혹은 ‘聶’로 訛變)자다. 이 두 가지 寫法은 대체로 注疏에 보존되어 보통 俗字로 인식되었다. 이러한 인식은 ‘胥’와 ‘聶’의 자형이 비슷한데서 온 것으로, ‘胥’자는 종종 ‘聶’자로 訛變되었다. 이에 대해 예를 들어 설명한 先人들이 있었다.

1. 《戰國策》 「魏策三」, ‘芒卯謂秦王’장, “왕의 선비들 가운데 아직 이를 위해 내놓을 사람이 없는데, 신이 듣기로 현명한 왕은 내용 없이 행동한 적이 없다고 합니다(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 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 ‘胥’자는 鮑本에 ‘聶’으로 되어 있다. 吳師道는 《戰國策校注》에서, 어떤 판본에 ‘胥’으로 되어 있는데, 곧 ‘胥’자의 俗體라 하였다.

2. 《戰國策》 「魏策四」, ‘魏王問張旄’장, “張旄가 대답하여 가로되, 韓은 과연 나라가 망해가는 것을 좌시하겠습니까? 또 땅을 할양해서라도 天下를 따르겠습니까?(張旄對曰, 韓且坐而胥亡乎? 且割而從天下乎?)” ‘胥’자는 鮑本에 ‘聶’으로 되어 있다. 또 ‘或謂魏王王徹四疆之內’장, “신하가 왕을 위해 초로 가고, 왕은 신하가 돌아오길 기다려, 이에 행하였다(臣爲王之楚, 王胥臣反, 乃行).” 鮑本에 ‘胥’는 ‘聶’으로 되어 있다. 吳師道는 《校注》에서 “어떤 판본에 ‘胥’으로 되어 있다(一本作胥)”고 하였다.

3. 《戰國策》 「趙策四」, “左師 觸龍이 태후를 알현하고자 하니, 태후가 화난 기색으로 읊했다(左師觸龍願見太后, 太后盛氣而揖之).” 《史記》 「趙世家」에서 “左師 觸龍이 태후를 알현하고자 하니, 태후가 화난 기색으로 기다렸다(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太后盛氣而胥之).”로 되어 있는데, 吳師道는 《校注》에서 “《史記》에 ‘(태후가).....기다리니, (觸龍이) 들어가 천천히 나아가 앉았다’라고 하였는데, ‘胥’자가 옳다(史云, 胥之, 入, 徐趨而坐, 胥字當是).”(吳氏의 설은 또 「趙策四」 ‘或謂建信君’장의 ‘葺’자 아래에도 보인다)고 했는데, 마땅히 ‘胥’자로 해야 한다. 馬王堆帛書 《戰國縱橫家書》에 “左師觸龍言願見, 大(太)后盛氣而胥之.”로 되어 있다.

4. 《晉書》 「地理志」, ‘武威郡 揖次縣’, 錢大昕은 《廿二史考異》 卷19에서 “마땅히 ‘揖次’라 해야 한다. 漢 나라 隸書에 ‘胥’, ‘聶’ 두 글자가 서로 혼동되는 경우가 많기 때

문에 訛變되어 ‘揖’이 되었다. 隋 開皇 초에 廣武縣을 ‘邑次’로 고쳤는데, 또 ‘揖’과 ‘邑’의 독음이 같아서 생긴 오류다(當作揖次, 漢隸胥·聿二字多相亂, 故訛爲‘揖’. 隋開皇初, 改廣武縣曰邑次, 又因揖·邑同音而訛也).⁷⁾라고 하였다.

5. 《通志》「氏族略」과 《古今姓氏書辯證·一四》에서 모두 《風俗通義》의 佚文 “陽成氏, 陽成胥渠, 晉의 隱士다(陽成氏, 陽成胥渠, 晉隱士也).”를 인용하였는데, 王利器는 《風俗通義校注》에서 《元和姓纂》十의 “伯成氏, 《風俗通》, ‘伯成聿渠, 晉隱士.’”을 인용하여 《姓纂》의 ‘伯成聿渠’는 곧 ‘陽成胥渠’의 오류라고 지적하였다.

6. 《尚書大傳》, “太公이 말하였다. ‘신이 듣기로, 그 사람을 사랑하면 그 집 지붕의 새도 겸하여 사랑하고, 사람을 사랑하지 않으면 그 聿餘도 사랑하지 않음이 미친다[太公曰, 臣聞之也, 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鳥, 不愛人者及其聿餘(原注: 胥餘는 마을 모퉁이다(胥餘, 里落之壁)].’”라 하였는데, 《說苑》 卷5에는 ‘聿餘’를 ‘餘胥’라 하였다.

7. 《管子》「戒」, “鮑叔牙의 사람됨은 정직함을 좋아하고, 賁胥無의 사람됨은 선함을 좋아한다(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 賁胥無之爲人也好善)”고 하였는데, ‘賁胥(須)無’는 어떤 판본에 ‘賁聿無’라 되어 있다.

8. 《太平御覽》 卷632 ‘治道部’13에서 《國語》를 인용하여, “文公이 原季로 卿을 삼고자 하였다. (原季가) 사양하며 말하길, 대저 三德은 狐偃이 추천했습니다(文公使原季爲卿. 辭曰, 夫三德者, 偃之出也).”라고 하였다. 그 다음에 원래 賈·唐注를 인용하여, “三德은 先披, 先軫, 聿臣이다. ‘偃’은 狐偃이다. 세 사람 모두 狐偃이 추천했다(三德, 先披·先軫·聿臣也. 偃, 狐偃也. 三子皆偃所進).”고 하였고, 또 唐나라 李綽의 《尚書故實序》는 “해박함은 壯武와 같고, 다문함은 聿臣을 멀리 제친다(博物自同於壯武, 多聞遠邁於聿臣)”라고 하였다. 이 두 ‘聿臣’은 모두 ‘胥臣’이다.

9. 章太炎은 《尙書·訂文第二十五》 뒤에 더한 「正名襟義」의 “《禮》에 ‘追胥’가 있는데, 律令에서는 ‘緝捕’로 와전되었고, 鄙諺에서는 ‘俾睨’·‘偵伺’라 하는데, 오히려 ‘胥’라는 말은 남았다(《禮》有追胥, 律令訛爲緝捕, 而鄙諺謂俾睨·偵伺, 猶存胥語).” 아래에 다음과 같이 스스로 주석을 달았다.

《地官》 小司徒, ‘以比追胥’의 주석에 “胥, 伺捕盜賊也.”라고 하였는데, 이 책의 《釋故》는 ‘胥’는 ‘相’으로訓을 달았다. 今律에 ‘緝捕’의 뜻은 또한 ‘伺’가 된다. 그러나 ‘緝’자의 本義와 借義 모두 ‘伺’의 뜻과 큰 차이가 난다. 이는 반드시 ‘胥’자를 흔히 쓰면서, 이리 저리 잘못 전해지게 되었고, ‘胥’자가 ‘胥’로 隸變되었다가, ‘聿’으로 많이 訛變되었고, 官書에 또 편방이 더해져 ‘緝’자가 되었다. 지금 楊, 越 지방에서 ‘俾睨’·‘偵伺’라고 하

7) 錢大昕 撰, 陳文和·張連生·曹明升 校點, 《廿二史考異》 卷十九 「晉書二」, 鳳凰出版社, 2008年, 第264頁.

는데, 독음은 疏와 같다.⁸⁾

이상은 모두 원본에 ‘胥’라고 되어 있는데 ‘聿’으로 잘못 쓴 상황이다. 이러한 사례가 비교적 많기 때문에 학자들에게는 일종의 고정관념이 형성되었는데, 구체적으로 보면 ‘堦’와 ‘聿’ 두 글자의 관계에 대해서도 또한 ‘聿’을 ‘堦’의 俗字로 여긴다. 예컨대, 唐나라 顏元孫의 《干祿字書》 ‘去聲霽韻’ 밑에, “聿, 𠂔, 堦, 위는 속자고, 가운데는 통용되는 글자며, 밑이 정자다(上俗、中通、下正).”고 하였다. 또 顧炎武는 《金石文字記》 卷2 ‘孔子廟堂碑’條 아래에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이 비석(孔子廟堂碑)과 皇甫誕碑은 모두 ‘胥’를 ‘骨’으로 썼고, 《廣韻》 ‘胥’의 속자 또한 ‘骨’으로 썼다. 그러나 漢 나라 사람들을 상고해 보면, 예컨대 韓勅孔廟禮器碑, 桐柏淮源廟碑, 司空宗俱碑, 巴郡太守張納碑, 竹邑侯相張壽碑, 戚伯著碑, 金廣延母徐氏碑, 穀阮祠碑陰, 楊震碑陰 및 魏公卿上尊號奏, 北齊 시기의 南陽寺碑같은 경우도, 모두 이미 ‘骨’으로 썼다. 漢 나라 사람들의 비석 또한 혹 ‘骨’으로 쓰기도 했고, 後周 시기의 華岳頌도 ‘骨’으로 썼다. 그러므로 李善은 枚乘「七發」의 주석에서, ‘通厲骨母之場’의 ‘骨母’는 ‘胥母’의 잘못으로 여겼다. ‘婿’자는 첫째 ‘𠂔’로, 둘째 ‘堦’으로, 셋째 ‘𠂔’로, 넷째 ‘聿’로 전화되었는데, 모두 ‘胥’자가 변한 것이다. 《詩經》 「有女同車」의 《經典釋文》에 ‘婿’의 독음을 ‘細’라 하였고, 《字林》에서는 ‘堦’이라 하였다. 《戰國策》 「防韓且坐而胥亡乎」와 「王胥臣之反而行」은 모두 ‘聿’으로 되어 있다. 《書大傳》의 「不愛人者及其胥余」는 ‘聿’으로 되어 있다. 《晉書》 「五行志」의 「淪聿于北」에 대해, 《音義》에서는 ‘聿’은 ‘息’의 초성과 ‘魚’의 중성·종성으로 발음한다고 하였다. 《張駿》에 보이는 「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과 呂光「載記」의 「迎大豫于揖次」에 대해 《音義》에서 ‘子’의 초성과 ‘魚’의 중성·종성으로 발음하고(子魚反), ‘次’의 독음은 ‘恣’라고 하였다. 《漢書》 「地理志」 「武威郡」에 「揖次縣」이 있는데, 모두 ‘胥’자의 誤記다. 漢仙人唐公房碑에서는 ‘婿’자를 ‘聿’라 하였고, 晉王右軍帖에는 ‘女聿’자가 있다.

이를 통해 ‘胥’자가 ‘聿’으로 訛變된 경우가 비교적 자주 보이기 때문에, 학자들은 일종의 고정관념이 형성되어, ‘堦’가 도리어 ‘堦’에서 訛變된 것을 생각지도 못했다. 顧炎武와 顏元孫은 모두 許慎의 《說文解字》에 속은 것이다.

관련 자료를 통해 보면, ‘聿’이 ‘胥’로 와변된 것은 대체로 東漢시기다.⁹⁾ 다음은 ‘聿’에서 ‘胥’와 관련된 글자로 자형이 변화된 사례다.

8) 章炳麟 著, 徐復 注, 《樞書詳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第445頁.

9) 北京大學 소장 西漢 죽간(대략 漢武帝 시기)의 《蒼頡篇》 簡69에 ‘禮精姪娣’라는 구절이 있다. 《說文》에 “姻은 사위 집이다. 여자로 인한 바이기 때문에 ‘姻’이라 부른다(姻, 婿家也. 女之所因, 故曰姻).”라고 했는데, ‘堦’과 ‘因’은 소리가 서로 통하기 때문에, ‘禮精姪娣’는 ‘姻婿姪娣’로 읽을 수 있다. 곧 ‘聿’偏旁이 ‘胥’로 訛變된 연대는 어쩌면 더 이를 수도 있다.

輯 緝 緝 𦉳

1. 白石神君碑, ‘輯寧’; 2. 孔宙碑, ‘緝熙’; 3. 曹真碑陰, ‘張緝’

‘胥’와 ‘𦉳’이 서로 와변된 연유에 대해 孟蓬生 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元 나라 吳師道가 ‘胥’와 ‘𦉳’의 형태가 비슷하다는 설을 제기한 이후, 淸 나라 王念孫은 隸書 字形을 인용하여 이를 분명하게 증명해 내었고, 현재 학자들 모두 이를 옳게 여겨, 이에 감히 의심을 품는 사람이 없다. 지금 여러 고적을 검토해 보니, 그 설에 의론의 여지가 없지 않다는 것을 알게 되었다. 형태가 비슷하다는 설이 성립된다면, 또한 ‘胥’와 ‘𦉳’의 독음이 비슷하다는 설도 가능성이 있게 된다. 대개 ‘胥’와 ‘𦉳’이 서로 비슷하여 혼란스러운 것 또한 여러 사람들이 익히 알고 있는 ‘參’과 ‘桑’, ‘𡗗’과 ‘𡗗’의 관계와 같다. 이러한 현상에 대해서는 선인들이 논급한 것이 많기 때문에 여기서 번거롭게 논하지는 않겠다.¹⁰⁾

孟 선생은 이처럼 글자가 혼동되어 잘못 쓰이는 데는 形과 音의 두 요소가 복합적으로 나타난다고 인식했는데, 필자도 그의 견해에 동의한다.

종합해 보면, 秦簡의 사례와 연대를 근거로 보면 ‘𦉳’은 초기에 형태를 구성하는 요소로, ‘正體’라 할 수 있고, ‘𦉳’은 俗體라 할 수 있는데, 《說文解字》에 보이는 小篆體 ‘𦉳’자는, 許慎이 東漢 시대 隸變·楷變 시기에 나타난 ‘俗體’에 근거하여, 다시 小篆을 고쳤고, 동시에 독음 또한 글자에 따라 전화되어, ‘𦉳(𦉳)’ 또한 ‘𦉳’라는 독음이 생기게 된 것이 분명하다. 반대로 초기에 ‘𦉳’라고 쓰다가 훗날 ‘𦉳’으로 訛變 되었다는 인식은, 현재 증거적 뒷받침을 얻을 수 없다.

이상 ‘𦉳(𦉳)’자의 글자 구조와 독음에 대한 고찰에 근거하여, 다시 秦武公鼎 명문의 ‘皇卿’의 독법을 보도록 하자. ‘𦉳’자는 원래 ‘歸支部’(歸支部는 ‘𦉳’자 상부인 ‘知’자의 聲符를 오인한 것으로 보인다) 혹은 脂部였는데, 지금 보니 ‘𦉳’은 분명 歸緝部로 그 독음은 ‘細’와 같기 때문에, ‘精母’에 속하는 글자가 분명하다. 그런데 ‘卿’은 ‘悤’을 소리를 나타내는 구성요소로 삼고 있는데, ‘悤’은 見母緝部에 속하는 글자다. ‘精’系字는 ‘見’系字와 관계가 밀접하다. 예컨대 ‘及’은 ‘見系群母’자로 ‘及’을 소리로 나타내는 구성요소로 삼는 ‘扱(楚洽切)’은 ‘精系清母’자다. 또 ‘𦉳’은 精母로, ‘𦉳’에서 소리를 얻은 ‘揖’은 見系影母에 속한다. ‘𦉳’과 ‘悤’의 소리가 서로 비슷한 것으로, ‘卿’과 ‘𦉳’의 聲音 또한 멀지 않아서, 通假關係를 구성할 수 있다. ‘皇卿(𦉳)’의 ‘皇’은 美稱으로, 곧 장녀의 아름다운

10) 孟蓬生, 「《孟子》“接淅而行”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三」, 簡帛網, 2010年9月6日.

사위를 가리키는 것이다.¹¹⁾

이상의 독법을 통해, 도리어 본문의 ‘媿(媿)’에 대한 이해가 정확함을 증명할 수 있다.

3. 祭祀와 受福

秦公鼎 명문의 ‘虔敬而(爾)祀’은 晉公盤 명문에서 ‘虔敬盟祀’라 하였고, 秦武公鐘·鐻 명문에서는 “공 및 왕희가 말하길, 내 소자여, 내 밤낮으로 경건하고 공경히 짐의 제사를 지내어 많은 복을 받았노라(公及王姬曰, 余小子, 余夙夕虔敬朕祀, 以受多福).”고 하였다. 고대 여자는 출가한 후 女主가 되어 남편 집안의 제사를 받들었기 때문에 秦武公 및 王姬는 鐘·鐻 명문에서 스스로 ‘朕祀’라 하였고, 부부 두 사람은 또 秦公鼎 명문에서 장녀에 대해 ‘너의 제사(爾祀)’라 말한 것이다. 晉公盤과 晉公盆 명문의 ‘盟祀’ 또한 邾公華鐘 명문(15591)의 ‘以卹其祭祀·盟祀’에도 보이는데, ‘祭祀’와 ‘盟祀’가 병렬되어 구별되고 있다. ‘祭祀’는 조상에 대한 제사를 가리키고, ‘盟祀’는 마땅히 ‘明祀’로 읽는 《左傳》 ‘僖公 21년’의 “명사를 존중하고 작은 나라를 보전해 주는 것이 주나라의 예입니다(崇明祀, 保小寡, 周禮也).”의 ‘明祀’로, ‘盟(明)祀’는 조상 이외의 기타 신명에 대한 제사를 가리킨다. 晉公盤 명문에서 ‘盟祀’만 언급한 것은 조상과 기타 지역적 귀신에 대한 제사를 통괄하여 말한 것이다.

“以受大福, 康虞(娛)屯魯, 大壽繁釐, 男子萬年無疆”. 구절의 구조를 보면, 이 구절의 ‘受’자 뒤에 보이는 ‘大福’·‘康娛’·‘屯魯’·‘大壽’·‘繁釐’·‘男子’·‘萬年無疆’은 모두 ‘受’자의 직접 목적어로 볼 수 있다. 이 중 ‘大福’과 ‘大壽’는 해석할 필요가 없다. ‘康娛’는 서주 후기 금문에 자주 보이는 단어이고, ‘屯魯’는 ‘純魯’로 읽는데, 순전한 아름다움이며, ‘繁釐’의 ‘釐’는 《說文》에서 ‘家福’으로訓을 달았는데, 마땅히 南宋 鄭樵의 《通志略》「六書略第三」에서 인용한 《說文》釋義의 ‘蒙福’을 따라 ‘豕福’으로 고쳐야 한다.¹²⁾ ‘繁釐’는 바로 행복과 이익을 많이 입는 것이다. ‘男子’는 남성 자식을 가리키는 것으로 아들이다. 이는 모두 각종 제사를 경건하게 공경하여 조상 귀신이 그녀에게 주는 각종 아름다운 사물을 받는 것이다.

‘其康寶(保)’는 晉公盤 명문에서 ‘永康(康)寶’라 하였는데, ‘寶’는 동사로 ‘保’로 읽을 수 있다.

11) 이로 말미암아 반대로 추측해 보면, ‘媿’의 본뜻은 아무래도 ‘配合’와 관련이 있는 것 같다(본문의 附記를 참조하라).

12) 이 설은 董珊의 「仲大師作孟姬四器研究」(未刊稿)에 보인다.

4. 秦晉文化의 관계, 아울러 平陽 秦武公墓를 말하다

晉公盤과 晉公盆의 연대는 晉文公이 재위할 때(기원전 636-628년)로 秦武公(기원전 697-678년 재위)보다 대략 50년 정도 늦지만, 비교할 수 있는 구절이 적지 않다. 字體로 말하자면, 晉公盤과 晉公盆 문자의 字體와 筆勢는 동시기의 子犯編鐘 명문의 자체와 다소 차이를 보이지만, 도리어 春秋 시기 秦文字와는 일정정도 비슷함이 있다. 이밖에, 山西 侯馬 春秋 晉國 鑄銅遺址에서 출토된 ‘穀安寧壽久’ 명문 도질 거푸집의 자체도 또한 秦文字에 속한다.¹³⁾ 이 秦公鼎 명문의 출현은 우리로 春秋 시대 秦 晉文化의 모종의 공통 점을 볼 수 있게 하였다.

《史記》「秦本紀」에는 秦武公 “20년, 武公이 죽어 雍 平陽에 안장했다. 처음 사람으로 순장을 했는데, 순장자가 66명이었다. 아들이 하나 있었는데, 이름을 ‘白’이라 하였다. ‘白’은 즉위하지 못하고 平陽에 책봉되었다. 그 동생 德公이 즉위했다(二十年, 武公卒, 葬雍平陽. 初以人從死, 從死者六十六人. 有子一人, 名曰白, 白不立, 封平陽. 立其弟德公).” 고 한다. 지금 秦公이 그 딸을 위해 제작한 媵器를 근거로, 秦武公과 王姬 사이에는 딸이 하나 더 있었다는 것을 보여준다. 2013년 초,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은 寶鷄 太公墓村 부근에서 고고 조사를 하면서 古墓 11기를 발견하였는데, 그중 가장 큰 무덤은 동서향의 中字形 무덤으로 총 길이 106미터다. 대묘 동남측에 ‘凸’자형 車馬坑이, 대묘 동서 양측에서는 陵園으로 보이는 兆溝 시설이 각각 발견되었다. 이 秦公大墓에서 1978년에 青銅鐘·鎛이 발견된 窖穴이 겨우 100미터다. 지리 위치와 무덤 形制 및 무덤 부근에서 발견된 秦武公鐘·鎛의 樂器坑을 근거로 墓主를 추측해 보면 바로 秦武公일 가능성이 있다.¹⁴⁾ 이 지역이 바로 秦武公이 안장된 ‘雍 平陽’이 분명하다. 이 秦武公鼎과 平陽의 秦武公 陵園이 유관한지 여부는 향후 주의할 만한 가치가 있다.

2019년 3월 12일 탈고

【附記】

拙稿의 초고가 완성된 후 陳劍 선생한테 보내 가르침을 구했다. 陳劍 선생은 2019년 3월 16일 다음과 같은 貴函을 보내주셨다.

1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馬鑄銅遺址》, 文物出版社, 1993年, 第199頁, 圖版一二三, 3.

14) 馮國·都紅剛, 「陝西寶雞發現“中”字形秦公大墓主人疑爲秦武公」, 新華網 2014年8月21日.

玉稿에서 주로 논한 것은 ‘郤合皇卿’의 ‘卿’자이지만, 문제는 아무래도 이른바 대담하게 《說文》을 고친데 있지 않은 것 같습니다. ‘堦’자는 분명 원래 ‘𠂔’을 독음을 나타내는 구성요소로 갖고 있었는데, 《說文》에서 ‘胥聲’이라고 한 것은 訛變된 자형을 근거로 했다는 설에는 아무런 문제가 없습니다(復旦大學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劉釗 선생의 박사생 李豪의 博士學位論文 《古文字的諧聲系統與相關古音問題研究》의 2017년 논문주제발표 보고에서 이 사례를 전형적인 例證으로 든 바 있는데, 모두 다 동의 했습니다. 그 내용은 아직까지 단독 논문으로 발표하지 않은 것으로 보입니다). 그러나 ‘合’을 ‘胥’로 읽은 설은 아직 순탄치 않게 느껴집니다. 첫째 ‘合’을 聲符로 가진 글자와 ‘𠂔’을 聲符로 가진 글자가 서로 통한다는 것은, 音韻 地位와 관련 예증을 통해 봤을 때, ‘밀접하게 부합된다’고 할 수 없습니다. 둘째, 더욱 중요한 것은 ‘堦’라는 글자를 다른 용례에 적용해도 또한 합당하다고하기 어려워, 그 뜻이 너무 ‘專’하고 너무 ‘實’한 느낌이 듭니다. ‘卿’이 그 부군·사위를 가리키는 것은 문제가 없습니다만 이 글자가 나타내는 글자는 아무래도 멀리서 찾을 필요는 없을 것 같습니다. 제 뜻은 바로 ‘合’입니다. 《爾雅》「釋詁上」에 “仇·偶·妃·匹·會는 ‘合’이다(仇·偶·妃·匹·會, 合也).”라고 했는데, 夫婦와 君臣 등으로 쓰이는 여러 단어는, 제가 금문 ‘逮’자를 다룰 때 논한 바 있고, 명사로 쓰인 용례 또한 《詩經》「大雅·大明」의 “문왕이 일을 시작함에, 하늘이 배필을 마련하셨네(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이는 이중 목적어 구조라는 것에 주의), 「天問」의 ‘女岐가 배필이 없이(女岐無合)’(이 두 사례는 ‘남녀’로 쓰임), 「離騷」의 ‘탕·우가 의젓함에 짝할 만한 자를 구하니(湯禹儼而求合兮)’, 《楚辭》「九辯」의 “태공은 90에야 현달하여 영화를 누렸으니, 진실로 그 섬길만한 임금을 만나지 못했음이라(太公九十乃顯榮兮, 誠未遇其匹合)”(이 두 사례는 ‘군신’으로 쓰임)의 ‘合’입니다. 금문에서는 혹 동사로 쓰인 사례로 ‘合射禮 雙方’의 상황에 쓰였고, 혹 명사로 쓰인 사례로 곧 ‘逮偶’의 뜻(‘皇卿’은 ‘大配’와 같은 말)으로 쓰였는데, 그 말의 오래된 정도와 語義의 색채 등 각 방면에서 봤을 때, 모두 아주 적합하고, 더욱이 금문의 두 가지 용법 모두 하나로 합칠 수 있다. 이 글자는 ‘두 사람이 서로 마주하는’ 형태의 ‘𠂔’를 意符, ‘合’을 聲符로 삼고 있는데, 이러한 뜻의 ‘{合}’자를 만든 本字·專字(후에 다시 ‘合’자로 합쳐진 것입니다, 이 말은 ‘郤合’의 ‘合’과는 다르기 때문에 비록 같이 보여도 또한 문제될 것 없고 큰 장애도 되지 않습니다. 저는 ‘天作之合’의 ‘合’자라 생각하는데, 당시 분명 ‘卿’자로 쓰였을 것입니다), 또한 가장 자연스럽고 순탄합니다(田煒는 《古璽探研》에서 이러한 류의 글자를 ‘嚮’으로 고쳤는데, 아무래도 신뢰하기 어렵습니다). 선생님의 생각은 어떠신지 모르겠습니다?

지금 살펴보건대, ‘堦’자가 본래 ‘𠂔’을 독음을 나타내는 구성요소로 삼았다는 설은, 스스로 생각해낸 것이라 생각했는데, 이제야 李豪 선생의 생각과 일치하다는 것을 알게 되

어, 나 혼자만의 생각이 아니기 때문에, 감히 내 스스로만의 것이라 할 수 없어, 이곳에 기록해 둔다. 陳劍 선생은 이 글자를 ‘堉’로 읽는 것이 너무 ‘專’하고 너무 ‘實’하게 보인다고 하셨다. ‘皇卿’의 ‘卿’과 관련하여, 직접 ‘唃’으로 읽는 것은 필자도 처음에 고려했던 것이다. 2017년 11월 18일, 北京大學 중문과에서 열린 ‘重建古典學’ 토론회에서, 필자는 「先秦漢語表示“匹配”“對合”義的幾個詞族」(未刊稿)라는 제목의 글을 발표했는데, 유관 개념에 대한 체계적인 고찰을 한 바 있다. 音義 關係를 봤을 때, 필자는 ‘堉’과 ‘唃’을 여전히 同源詞라 생각한다. 女堉의 ‘堉’의 핵심의미는 분명 ‘匹配’, ‘對合’ 혹은 ‘配偶’같은, 비교적 ‘寬泛’하고 비교적 ‘虛’한 뜻이다. 이러한 관점은 陳劍 선생님께 가르침을 구할 때, 아직 서술하지 못했었다(본문 주석 11 참조). 그렇기 때문에 同源詞라는 각도에서 잠시 ‘堉’와 ‘唃’의 두 독법을 남겨도 무방할 것 같아, 학계에 참고 자료로 제공한다.

2019년 3월 22일 기록

[주제발표 2]

《說文解字》가 古文字 考釋에 끼친 影響

- 甲骨文 考釋을 中心으로 -

金 赫

(경상국립대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1. 序論
2. 古文字學의 發展과 《說文解字》의 誤謬
3. 《說文解字》를 통한 古文字 考釋의 成果
4. 古文字 研究에 있어서 《說文解字》의 價値
5. 結論

<논문요약>

《說文解字》는 東漢 許慎의 저작으로 漢代 今古文 論爭과 古文經學派들의 古文經에 대한 해독의 절대적 필요성 가운데 만들어진 최초의 中國文字學 理論書이자 工具書이다. 許慎이 처했던 시대적 한계로 인하여 그가 글자를 분석하는데 활용했던 古文字 資料는 周나라 이후부터 秦漢時期까지의 일부였다. 19세기 말 이래로 수많은 古文字 資料가 발굴되어 왔고, 그에 따른 古文字學의 발전으로 인하여, 《說文解字》에 내재하는 誤謬가 많이 지적되어 왔다. 예를 들면, 元·示·王·中·行 등의 글자들을 甲骨文으로 보면 모두가 특정 대상물을 象形한 글자들인데, 《說文解字》에서 許慎은 字形을 모두 분해하여 억지 해석을 하였는고, 이러한 사례는 셀 수 없이 많았다. 그러나 사실 알고 보면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데 있어서 清代 초창기부터 《說文解字》는 항상 考釋의 중심에 있었고, 지금까지도 그러한 위치를 점유하고 있다. 예를 들면, 𠂔자의 甲骨文 𠂔이 물을 건너는 돌다리를 형상화한 것이라는 것을 알 수 있었고, 蚩자가 독충이 사람의 발을 물어 傷害를 주는 것을 의미하여 害로 읽을 수 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었으며, 求자의 本義가 다리가 많이 달린 곤충이라는 것을 알 수 있었고, 甲骨文 𧈧자가 蠅의 初文이라는 것을 알 수 있는 것 등이 모두 《說文解字》를 통하여 얻어낸 사실들이다. 出土文獻 古文字資料의 발굴과 그에 따른 古文字學의 발전으로 《說文解字》에 대한 비판이 많이 제기되어 왔으나, 지금

까지도 여전히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데 있어서 《說文解字》의 핵심적인 요소들이 古文字 해독의 실마리를 제공해주고 있는 것은 부인할 수 없는 사실이다. 따라서 우리는 《說文解字》가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 과정에서 결코 빠뜨릴 수 없는 가치가 있는 책이라는 것을 항상 기억해야 할 것이다.

주제어 : 《說文解字》, 出土文獻, 古文字學, 甲骨文, 考釋

1. 序論

《說文解字》는 東漢 許慎의 저작으로 이 책은 和帝 永元 12年인 A.D.100년에 완성되었고, 그로부터 21년 후인 安帝 建光 元年인 A.D.121년에 아들 許沖에 의해 조정에 바쳐졌다. 《說文解字》의 편찬 동기는 《說文解字·敘》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고 있다.

魯恭王壞孔子宅, 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 其銘即前代之古文, 皆自像似……而世人大共非訾, 以爲好奇者也, 故詭要正文, 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 變亂常行, 以耀於世. 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 ……乃猥曰馬頭人爲長, 人持十爲斗, 虫者屈中也, ……若此者甚衆, 皆不合孔氏古文, 謬於史籀. 俗儒鄙夫, 翫其所習, 蔽所希聞, 不見通學. 未嘗都字例之條, 怪舊執而善野言, 以其所知爲祕妙, 究洞聖人之微旨.

(魯나라 恭王이 孔子의 옛 집을 헐어 《禮記》, 《尚書》, 《春秋》, 《論語》, 《孝經》을 발견했고, 또 北平侯 張蒼이 《春秋左氏傳》을 바쳤으며, 郡國에서도 역시 山川에서 종종 鼎과 彝를 얻었는데, 그 銘文이 곧 先代의 古文으로 모두 서로서로 비슷하였다. ……그런데 세상 사람들이 심하게 비웃으며 기이한 것을 좋아하는 자들이 고의로 正文인 隸書를 제멋대로 고쳐 벽(孔壁) 안에 몰래 남이 알 수 없는 문자를 날조하여 常行이 어지럽게 되고 세상이 혼탁하게 되었다고 여겼다. 이에 모든 유생들이 앞다투어 字를 설명하고 경전의 의미를 해석하면서……이에 제멋대로 말하기를, ‘馬’字의 윗부분과 ‘人’字가 있는 것이 ‘長’字가 된다고 하고, ‘虫’은 ‘中’을 굽힌 것이라고 했으며, 사람이 十을 쥔 것이 ‘斗’라고 하였으며, ……이와 같은 것이 매우 많았는데, 이것들은 모두 孔子의 古文과 달랐고 史籀의 글자와도 달랐다. 어리석은 유생들과 일반 사람들은 자기가 익힌 글자만을 완고히 고수하면서 들여보지 못했던 것에는 귀를 막아 학문에 정통할 수 없었다. 또 字例의 條理를 본 적이 없어 古文을 괴이하게 여기고 俗說이 맞다고 하면서, 자신들이 아는 것이 심오하고 정밀한 것이라 성인의 심원한 의미를 고찰하여 통달할 수 있다고 한다.)¹⁵⁾

15)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315쪽.

《說文解字·敘》에서 알 수 있듯이, 許慎이 살던 시대는 오늘날처럼 다양한 出土文獻들이 발견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漢代는 漢字 書體의 발전 단계로 보면 古文字를 탈피한 隸書를 사용한 시대이고, 秦始皇의 焚書坑儒로 인하여 戰國時代 이전 古文字 資料를 볼 수 없었던 시대였다. 따라서 今文經과 古文經에 대한 텍스트 論爭이 자연스럽게 형성되었고, 古文經學派에 속한 학자들은 당시 漢代에 발견된 古文經의 古文字를 분석하지 않을 수 없었을 것이다. 이러한 흐름은 《說文解字》라는 字書를 통하여 漢字에 대한 심도 있는 文字學的 분석으로 이어졌고, 그로 인하여 六書라는 최초의 漢字分析理論이 성립할 수 있었다. 《說文解字》는 漢字의 字形·字義·字音 세 가지 방면에서 지대한 공헌이 있었다. 許慎은 그가 본 字形 가운데 籀文·古文·小篆·或體 등에 대한 분석을 통하여 글자의 본원을 밝히고자 노력하였다. 글자의 의미는 먼저 本義를 알아야 本義에서 확대된 引申義를 알 수 있고, 假借義도 분별해낼 수 있는데, 許慎은 글자 본원에 대한 분석을 통하여 이러한 글자 의미들을 알 수 있도록 하였다. 독음의 측면에서는 ‘讀若’·‘讀與某同’ 등과 形聲字의 聲符 분석을 통하여 오늘날 우리에게 풍부한 上古音 資料를 제공해주고 있다. 시대가 변함에 따라 글자의 모양 뿐만 아니라, 의미와 독음에 수많은 변화가 생겼으니, 오늘날 古代 文獻을 올바르게 이해하기 위해서는 반드시 古今의 문자를 연결할 수 있는 字書가 필요한데 許慎의 《說文解字》야말로 바로 이러한 문제를 해결해줄 수 있는 중요한 공구서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렇기 때문에 《說文解字》가 文史哲 모든 분야를 통틀어 가장 많이 인용되는 字書이기도 하다.

다만 許慎이 처했던 시대는 지금보다 資料에 있어서 한계가 있었다. 그가 볼 수 있었던 古文字 資料는 周나라 이후부터 秦漢時期까지의 일부였기 때문에, 《說文解字》에 보이는 글자에 대한 分析과 그 결론들이 정확하지 않은 경우가 많았다. 19세기 말 이래로 수많은 古文字 資料가 발굴되어 왔으니, 지금에 이르러 우리는 許慎이 봤던 것보다 훨씬 더 많은 古文字 字形을 볼 수 있었을 뿐만 아니라, 대량의 資料 확보에 따라 漢字에 대한 분석도 裘錫圭의 三書說¹⁶⁾에 이르기까지 많은 발전을 이뤄 왔다. 따라서 오늘날 이미 발견된 漢字學의 수준으로 보면 許慎의 《說文解字》에 얼마나 많은 오류가 있는지 수도 없이 지적해낼 수 있는 것이 지금의 현실이다. 그러면 우리는 《說文解字》라는 字書を 어떠한 태도로 봐야할 것인가? 《說文解字》에 비록 적지 않은 오류가 있지만, 여전히 古

16) 六書說이후, 清代 戴震은 指事·象形·形聲·會意는 造字法이고, 轉注·假借는 用字法이라는 四體二用說을 제기하였다. 甲骨文과 金文 등 古文字 資料가 발굴된 이후 학자들은 가장 이른 시기의 古文字를 가지고 六書說을 수정하기 시작하였다. 唐蘭은 실제 사물을 본뜬 글자가 대상물과 동일한 의미를 나타내는 것을 象形字로 규정하였고, 사물을 본뜬 글자라도 大와 같이 본래 성인남성을 상형한 것이나, 전혀 다른 의미를 나타내는 것을 象意字로 규정하였으며, 그 외에 聲符가 있는 글자는 形聲字로 규정하여 三書說을 제기하였다. 裘錫圭는 기존의 指事·象形·會意에 해당하는 글자들을 表意字로 묶고, 聲符가 있는 글자는 形聲字로, 그 외에 假借字를 더하여 새로운 三書說을 제기하였다. 李圭甲, 《漢字學教程》, 서울, 차이나하우스, 2009년, 158~170쪽.

文字를 考釋하는데 있어서 이 字書가 중요한 해독의 열쇠와 같은 역할을 하고 있는 것이 사실이기 때문에, 이에 대하여 필자는 오늘날 古文字學의 角度에서 《說文解字》를 재평가하는 논의가 반드시 필요하다고 생각하였다. 대부분의 中國文字學 관련 著書에서 《說文解字》를 소개하는데 비판적인 내용이 주를 이루는데, 여전히 《說文解字》가 古文字 考釋의 중요한 실마리가 된다는 소개가 부족한 것 같다. 필자는 본 논문을 통하여 《說文解字》가 오늘날의 古文字學에서 얼마나 가치가 있고, 어떠한 태도로 《說文解字》라는 字書를 접근하며, 또 그것을 어떻게 활용해야 할 것인지에 대하여 논의하고자 한다.

2. 古文字學의 發展과 《說文解字》의 誤謬

漢文 텍스트를 기반으로 한 東洋學에 있어서 20~21세기는 出土文獻의 시대라고 말해도 과언이 아닐 정도이다. 1899년에 王懿榮에 의한 甲骨文의 발견이 있었고, 오래전부터 지금까지 발굴되어 알려진 수많은 靑銅器와 그 銘文들, 1930년에 발굴된 居延漢簡, 1973년 湖南省 長沙市 馬王堆漢墓의 竹簡과 帛書, 1993년 湖北省 荊門市 郭店楚墓의 竹簡, 지금의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등 簡帛資料들이 세상에 출현하며¹⁷⁾ 古文字學界와 관련 學界¹⁸⁾에 學問的 發展을 가져옴과 동시에 기존의 인식을 완전히 새롭게 바꿀 수 있는 귀중한 연구의 도약의 계기가 마련되었다. 위에서 언급한 것처럼, 許慎은 周나라 이후부터 秦漢時期까지의 古文字 資料의 일부만 보았기 때문에, 글자의 字源을 설명하거나 글자의 構形을 분석하는데 있어서 적지 않은 誤謬가 있을 수밖에 없었다. 지금까지 발견된 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字 등 古文字 字形으로 볼 때, 許慎의 字形 分析에 誤謬가 있는 것들을 간략히 소개하면 다음과 같다.

(1) 𠂔(元)

17) 20~21세기에 出土된 簡帛資料에 관하여는 李承律의 《죽간·목간·백서, 중국 고대 간백자료의 세계 1》에 상세히 서술되어 있다. 李承律, 《죽간·목간·백서, 중국 고대 간백자료의 세계 1》, 서울, 예문서원, 2013년, 21~34쪽.

18) 주로 歷史學·哲學 방면 관련 자료들이 대량으로 출토되어 기존의 인식에 수많은 변화를 가져왔다. 예를 들면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제2권에 수록된 《繫年》의 발표로 周 왕실의 東遷 과정과 그 연대에 대하여 새로운 역사 쓰기의 가능성을 제시해주었고, 郭店楚墓竹簡의 《老子》乙 5-6號簡에 쓰여진 “寵辱若縵(榮)”은 “寵辱若驚”의 “충애를 받든지, 굴욕을 당하든지 모두 놀란 듯 하라”는 해석을 “굴욕을 충애하기를 마치 영예로운 것처럼 하라”는 해석으로 바꿀 수 있는 가능성이 제시되었다. 沈載勳, <전래문헌의 권위에 대한 새로운 도전—清華簡《繫年》의 周 왕실 東遷>, 《역사학보》221, 2014년, 261~296쪽. 裴錫圭, <“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 《中華文史論叢》總第一一一期, 2013년, 1~13쪽.

始也。從一，從兀。

(‘시작’을 뜻한다. 意符 一과 意符 兀로 구성된 글자이다.)¹⁹⁾

元에 대한 《說文解字》의 해석은 一과 兀로 구성된 글자로, 一과 兀이 의미를 나타낸다는 것이다. 그러나 甲骨文·金文을 보면  (狼元作父戊寅),  (《合》32193)으로 서사하여 사람의 머리를 형상화한 것임을 알 수 있다. 의 경우 사람 머리 부분이 橫劃으로 변형되고, 후에 裝飾性 筆劃이 추가된 것으로 지금의 元이 된 것이다.

(2) 示(示)

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從示。 ，古文示。

(하늘이 드리운 현상으로 길흉을 드러냄으로써 사람들에게 보이는 것이다. 二를 구성요소로 하고, 세 개의 선은 드리운 것으로 해·달·별을 나타낸다. 천문을 관측하여 시절의 변화를 살피는 것이다. 示는 신령스러운 일이다. 모든 示部에 속하는 글자들은 모두 示를 구성요소로 한다. 은 古文 示자이다.)²⁰⁾

許慎은 示자를 二(上)과 川(으로 분석하였는데, 上은 하늘을 의미하고 그 아래 세 개의 필획은 각각 해·달·별을 상징하는 것으로 보았다. 그러나 甲骨文에 나타나는 示자는  (《合》22062)으로 본래 神主를 본뜬 글자이다. 가운데 윤곽이 필획으로 변하여 이 되고, 여기에 裝飾性 筆劃이 더해져 이 되었다. 아래 직사각형 필획을 생략하면 이 되는데, 아래 양쪽에 裝飾性 筆劃을 각각 더하면 의 형태가 되어 지금의 示가 된 것이다.

(3) 王(王)

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凡王之屬皆從王。 ，古文王。

(天下가 귀의하는 것이다. 董仲舒가 말하길, “옛날에 문자를 만드는 사람이 세 개 획을 긋고 그 가운데를 연결한 것을 王이라 하였다. 세 개 획은 天·地·人을 가리키는데 이 셋을 관통하는 사람이 王이다.”라고 하였다. 孔子가 말하길, “하나로써 세 가지를 관통하는 것이 王이다.”라고 하였다. 모든 王部에 속하는 글자는 모두 王을 구성요소로 한다. 은 古文 王자다.)²¹⁾

19)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7쪽.

20)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7쪽.

21)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9쪽.

許慎에 따르면 王은 天地人을 관통하는 것을 형상화한 것이다. 이 역시 甲骨文을 보지 못했기 때문에 이러한 잘못된 설명을 한 것인데, 甲骨文 王자는  (《合》21305),  (《合》1027正) 등으로 서사하여 도끼의 날을 본뜬 글자이다.²²⁾ 후에 裝飾性 筆劃이 더해지며  (《合》26734)의 형상이 되고 다시 아래 윤곽이 筆劃으로 바뀌면서 지금의 王이 된 것이다.

(4) 中(中)

內也. 從口. 丨, 上下通也. , 古文中. , 籀文中.

(‘안으로 들어가다’는 뜻이다. 口(위)로 구성되어 있으며, 丨은 위아래로 통하는 것이다. 은 古文 中자이고, 은 籀文 中자이다.)

초기 古文字 中자를 보면  (中鼎)으로 서사하여 깃발을 모티브로 만든 글자임을 알 수 있다. 초기 金文을 보면  (大中祖己觚)으로 쓴 字形이 보인다.  등에 보이는 가운데 직사각형 또는 타원형의 形體에 대하여 여러 가지 학설들이 주장되었는데²³⁾, 필자가 보기에는 에서 알 수 있듯이 아마도 ‘가운데’라는 의미를 강조하기 위해 추가된 指事符號일 가능성이 가장 크다. 이는 동일한 방식으로 造字된 刃자와 尗자, 두 글자와의 비교를 통하여 입증할 수 있다. 예를 들면, 칼날을 강조한 글자인 刃을 으로 쓰고, 팔뚝을 강조한 글자인 尗을 으로 쓴다. 이 두 글자에 더해진 은 모두 특정 부위를 강조하기 위해 더해진 指事符號이다. 이와 마찬가지로 中자의 원형인 에 더해진 은 동일한 성질의 符號일 가능성이 높다.²⁴⁾ 許慎은 이러한 초기 字形들을 보지 못하였기 때문에, 中을 口과 丨으로 구성된 글자로 잘못 이해한 것이다.

(5) 行(行)

22) 林漢, <說王>, 《林漢學術文集》(一),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98년, 1~3쪽.

23) 甲骨文 ‘中’字의 造字本義에 관하여는 여러 가지 설이 있는데, 대표적인 것이 唐蘭의 깃발설, 溫少峰, 袁庭棟의 해시계설, 黃德寬의 풍향계설, 田樹生의 建鼓설 등이다. 唐蘭, 《殷墟文字記》,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년, 48~54쪽. 溫少峰, 袁庭棟, 《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 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3년, 14~16쪽. 黃德寬, <卜辭所見“中”字本義試說>, 《文物研究》第三期, 1988년, 112~117쪽. 田樹生, <釋中>, 《殷都學刊》第二期, 1991년, 1~5쪽.

24) 金赫, <甲骨文 ‘中’字 異體字形 및 造字本義에 관한 文字學的 考察>, 《中國學論叢》第52輯, 2016년, 23~39쪽.

人之步趨也。從彳，從亍。凡行之屬皆從行。

(사람이 걷는 것이다. 意符 彳과 意符 亍으로 구성되었다. 모든 行部에 속하는 글자들은 모두 行을 구성요소로 한다.)²⁵⁾

許慎은 行을 彳과 亍으로 구성된 글자로 보고 會意字로 분석하였는데, 사실 甲骨文을 보면 行은 ‘사거리’를 본뜬 象形字이다. 𠂔(《說文》4903反), 𠂔(《說文》23649) 등으로 서사하며 ‘사거리’에서 ‘길’·‘다니다’·‘걸다’ 등의 의미로 引伸된 것이다.

위에서 제시한 5개 글자 외에도 《說文解字》의 誤謬를 지적하자면, 셀 수 없이 많아서 그것들만 따로 정리하면 단행본으로 저서를 만들 수 있을 정도이다. 하지만 초기 古文字인 甲骨文·金文을 보지 못하고 西周時期 일부 자형과 일부 戰國時代 字形만 보았던 許慎의 분석에 誤謬가 있는 것은 어쩔 수 없는 결과였다. 오늘날 수많은 資料를 확보하고 있는 古文字學의 입장에서 許慎에게 과도한 요구를 할 수는 없다. 우리는 《說文解字》를 참고할 때, 이러한 부분을 감안하여 先秦古文字資料와 그에 대한 研究成果를 온전히 파악하고, 《說文解字》에 내재하는 誤謬와 古代 字書로서 가지고 있는 가치를 구분해내며 활용할 수 있어야 한다. 甲骨文의 발견으로 《說文解字》의 字形 분석에 誤謬가 있음이 많이 지적되어 왔음에도, 여전히 《說文解字》가 甲骨文을 考釋하고 글자 字源을 탐색하는데 중요한 실마리를 제공해주고 있기 때문이다. 아래에서는 실제로 甲骨文을 考釋하는데 있어서 《說文解字》에 기록된 내용이 큰 도움이 되었던 사례를 중심으로 서술하여, 《說文解字》가 古文字를 考釋하고 研究하는데 있어서 여전히 매우 중요한 열쇠가 되는 字書라는 것을 다시 한번 강조하고자 한다.

3. 《說文解字》를 통한 古文字 考釋의 成果

오늘날 古文字學의 成果로 《說文解字》를 보면, 許慎의 해석에 神話的 모티브가 만연해 있고, 字形 분석에는 심각한 誤謬가 있는 게 사실이지만 그 안에 내재하는 어떤 핵심적인 요소들은 분명히 참고할 가치가 충분히 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甲骨文을 포함한 考古學 出土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데 있어서 《說文解字》가 지금까지 활용되고 있는 것이다. 어떤 측면에서 보면, 오히려 古文字 資料가 새롭게 발굴될수록, 《說文解字》라는 책은 더욱 빛을 발하고 있다고 말할 수도 있는 것이다. 지금까지 발굴된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데 있어서 《說文解字》에 수록된 小篆 字形과 重文(籀文·古文·或體 등)들이 甲骨文·金文 및 여타 戰國文字·秦漢古文字들을 연결시킬 수 있는 중간 역할을 하여 과학적인 결론을 도출

25)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44쪽.

하게 만들기 때문이다. 즉 《說文解字》라는 字書가 최초로 文字學이라는 학문이 성립될 수 있는 계기를 만들어서만이 아니라, 지금의 古文字學에도 막대한 영향을 미치고 있다는 것이다. 여기서는 《說文解字》가 甲骨文을 考釋하는데 중요한 실마리를 제공한 몇 가지 예를 제시하고자 한다.

(1) 𡿨(瀕)자에 대한 考釋

于省吾는 《甲骨文字釋林》에서 甲骨文 𡿨(《英》547正)자를 𡿨로 考釋하였다. 羅振玉이 이 글자를 許慎 《說文解字》의 𡿨자로 의심한 바 있었는데, 于省吾는 먼저 𡿨자의 構形을 분석하여 𡿨으로 隸定하였다. 그리고 𡿨를 𡿨로 서사할 수 있음을 여러 古文字字形例로 입증하였다.²⁶⁾ 于省吾는 《說文解字》의 𡿨자에 대한 설명을 참고하여 𡿨자의 本義를 밝힐 수 있었다. 《說文解字》의 원문은 아래와 같다.

𡿨(𡿨), 履石渡水也. 從水, 從石. 詩曰: 深則𡿨. 𡿨, 𡿨或從厲.

(돌을 딛고 물을 건너다는 뜻이다. 意符인 水과 石으로 구성되었다. 《詩經》에서 “물이 깊으면 징검다리를 놓는다.”라고 하였다. 𡿨는 𡿨의 或體로 厲로 구성되었다.)²⁷⁾

𡿨자는 甲骨文에서 地名으로만 사용되었다. 于省吾는 𡿨자의 本義가 흐르는 물 위에 돌을 놓아 건널 수 있음을 나타냈다는 것을 《說文解字》를 통하여 더욱 확실히 알 수 있다고 하였다. 만일 《說文解字》가 없었더라면 𡿨자의 本義를 밝히기 어려웠을 것이다.

(2) 𧈧(害)자에 대한 考釋

甲骨文에 𧈧 또는 𧈧으로 서사되고, 의미는 대략 ‘祟’·‘憂’ 등 災害와 관련 있는 글자가 있는데, 裘錫圭는 이 글자를 𧈧로 隸定하였다. 그 이전에는 𧈧자를 羅振玉이 它로 考釋하여 學界의 정론으로 받아들여졌으나, 裘錫圭가 더욱 과학적인 考釋을 제시하여 지금의 정론이 되었다. 먼저 𧈧 또는 𧈧의 하단부 偏旁이 它가 아닌 虫자라는 분석을 하는 것으로 시작하였는데, 이는 매우 정확한 분석이다. 蛇의 初文인 它의 경우 𧈧으로 서사되어 𧈧의 변형을 거쳐 지금의 它가 된 것이 분명하기 때문이다. 그리고 裘錫圭는 《說文解字·舛部》에 있는 𧈧자에서 考釋의 실마리를 찾았는데, 𧈧자의 《說文解字》 해석은 다

26)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釋林·釋𡿨》, 北京, 中華書局, 1999년, 150~152쪽.

27)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223쪽.

음과 같다.

𨔵(牽), 車軸耑鍵也. 兩穿相背. 從舛, 𨔵省聲.

(車軸의 양끝을 관통하는 금속 가래이다. 車軸 양끝의 구멍이 각기 서로 마주하고 있다. 意符 舛으로 구성되었고, 𨔵의 省略形이 聲符이다.)²⁸⁾

大徐本에서 이 글자의 小篆은 𨔵인데, 《說文解字繫傳》의 小篆은 𨔵로 되어 있으며, 이는 𨔵로 隸定할 수 있다. 한편 雲夢睡虎地秦簡에 建除 관련 용어로 𨔵자가 보인다. 이 죽간에 여러 차례 출현하는 建除 용어가 대비되는 상황이 있는데, 바로 𨔵·𨔵·陰·徹과 交·害·陰·達이다. 여기서 𨔵와 交, 𨔵와 害, 陰과 陰, 徹과 達 모두 음이 같거나 매우 유사하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따라서 𨔵는 害로 읽을 수 있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고, 다시 이를 근거로 《說文解字》의 牽자를 생각해보면, 轄과 통하여 역시 害로 읽을 수 있다는 결론을 낼 수 있다. 이를 다시 甲骨文 𨔵과 연결하여 보면, 𨔵로 隸定된 상황과 《說文解字》의 牽자와 睡虎地秦簡의 𨔵자가 관련이 있다는 것을 생각해볼 수 있다. 그리고 甲骨文中 𨔵자의 용법이 災害와 관련된 뜻이 있음을 결합해보면, 너무 자연스럽게 考釋의 길이 열리게 된 것이다. 字形의 造字本義로 살펴봐도 𨔵은 독충 虫가 사람의 발(止)을 물어 傷害를 주는 형상을 취하고 있으니 文字學의 논리로 따져 볼 때, 종합적으로 모든 문제가 해결되는 考釋이 된다. 여기서 핵심은 裘錫圭가 《說文解字》의 牽자를 정확하게 활용하여 문제를 해결했다는 것이다.²⁹⁾

(3) 求자에 대한 考釋

甲骨文中 𨔵, 𨔵, 𨔵 등으로 서사하는 글자가 있다. 이 글자를 이전에는 殺 또는 祐로 考釋하였는데, 역시 裘錫圭에 의하여 새롭게 考釋되어 지금 정론이 되었다. 甲骨文中 𨔵, 𨔵, 𨔵 등은 金文中에서 求로 考釋되는 𨔵, 𨔵, 𨔵 등 글자와 자연스럽게 연결되는 글자들이다. 그리고 金文中에서 𨔵으로 서사하는 글자가 있는데, 이는 𨔵·玉·求로 구성된 글자로 보통 𨔵으로 隸定한다. 裘錫圭는 《說文解字》에 출현하는 𨔵자에서 이 글자의 연원을 명확히 밝힐 수 있었다.³⁰⁾ 《說文解字》의 원문을 보자.

𨔵(𨔵), 多足蟲也. 從虫, 求聲. 𨔵, 𨔵或從虫.

(다리가 많이 달린 곤충이다. 意符인 虫으로 구성되었고, 求는 聲符이다. 𨔵, 𨔵의 或

28)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113쪽.

29) 裘錫圭, <釋“𨔵”>, 《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년, 206~211쪽.

30) 裘錫圭, <釋“求”>, 《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년, 274~284쪽.

體로 虫로 구성되었다.)³¹⁾

《說文解字》에서는 蠡자가 다리가 많이 달린 곤충, 즉 지네를 의미한다고 설명하고 있다. 일반적으로 하나의 글자가 만들어지면, 그것이 나타내는 本義가 있고 引伸 또는 假借에 의하여 다른 의미를 나타내어 한 글자가 여러 가지 의미를 가지게 된다. 후에 이를 구분하기 위하여 後起字가 만들어지는데, 예를 들면 두 사람이 서로 등을 지는 모양을 형상화한 北자가 假借되어 북쪽을 나타내게 되자, 後起字로 背가 만들어지는 경우가 그렇다. 求자는 本義가 다리가 많이 달린 곤충인데, 假借되어 ‘찾다’, ‘구하다’는 의미를 나타내자 後起字로 蠡자가 만들어진 것이다. 일반적으로 古文獻에서는 𧈧자로 쓴다. 甲骨文 𧈧, 𧈧, 𧈧 등의 字形을 봐도 《說文解字》에서 설명한 多足蟲과 매우 흡사하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따라서 裘錫圭는 《說文解字》의 蠡자에 대한 설명을 통하여 求자의 本義를 정확하게 규명할 수 있었다.

(4) 雹자에 대한 考釋

甲骨文에 𩇛, 𩇛 등으로 서사하는 글자가 있다. 陳夢家, 李孝定 등은 이 글자를 霽자로 보았고, 李學勤은 雨의 異體로 보았으며, 어떤 학자는 霽으로 考釋하기도 하였다. 沈建華는 《說文解字》에 수록된 雹자의 古文인 霽을 참고하여 이 글자를 雹으로 考釋하였다. 그리고 長沙子彈庫帛書에서 伏羲의 伏을 霽으로 쓴 것을 또 하나의 증거로 제시하였다. 일반적으로 古文字가 발전하는 과정 가운데 聲符가 추가되는 사례가 많은데, 霽에서 𩇛은 勺자로 雹의 聲符인 包의 聲符이다. 즉, 《說文解字》 雹자의 古文인 霽와 長沙子彈庫帛書의 霽을 통하여 甲骨文 𩇛, 𩇛 등이 雹의 初文임을 증명한 것이다.³²⁾ 《說文解字》에 수록된 雹자의 설명은 아래와 같다.

𩇛(雹), 雨冰也. 從雨, 包聲. 霽, 古文雹.

(우박이라는 뜻이다. 意符인 雨로 구성되었고, 包는 聲符이다. 霽는 雹의 古文이다.)³³⁾

《說文解字》 雹의 古文인 霽이 甲骨文 𩇛, 𩇛 등의 글자가 雹으로 정확히 考釋되는데, 중요한 실마리가 된 것이다.

𧈧자와 求자는 《說文解字》의 글자 의미해석을 통하여 글자의 本義를 밝히는데 도움

31)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284쪽.

32) 沈建華, <甲骨文釋文二則>, 《古文字研究》第六輯,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년, 208~209쪽.

33)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241쪽.

을 받았고, 蚩자는 《說文解字》 小篆 字形과 그 의미와 관련된 音韻學的 관계를 통하여 考釋에 큰 도움을 받을 수 있었다. 電자는 《說文解字》에 수록된 古文 字形으로부터 단서를 얻어 考釋하는데 직접적인 도움을 받은 사례라고 할 수 있다. 위에서 제시한 砵, 蚩, 求, 電 네 글자 뿐만 아니라 古文字學이 흥기하기 시작한 20세기 초 이후로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데 있어서 《說文解字》가 매우 핵심적으로 활용된 사례는 훨씬 많다. 또한 앞으로 甲骨文 뿐만 아니라, 모든 出土文獻의 古文字들을 考釋하는데 《說文解字》는 그 진가를 지속적으로 발휘해갈 것임이 분명하다.

4. 古文字 研究에 있어서 《說文解字》의 價值

劉釗은 그의 저서 《古文字構形學》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說文解字》는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 열쇠이자 통로이다. 지금까지 보존된 모든 字書들 가운데 오직 《說文解字》만이 가장 많은 古形古義를 보유하고 있다. 이 책 속의 “古文”과 “籀文”은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데 가장 좋은 對比資料라는 것은 당연히 말할 필요도 없거니와, “小篆”조차도 先秦 古文字와 비교적 가까운 字形이라 할 수 있다. “小篆”은 先秦 古文字와 後世에 이미 알고 있는 글자 사이의 연결고리이다. 한편 《說文》이 文字를 분석하는 방법은 “六書”의 분류인데, 이 또한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 基本 法則이며 手段이 된다. 《說文》을 바라보는 태도에 있어서 學界는 지금까지 하나의 극단적인 입장을 취하였는데, 바로 《說文》에 대한 과도한 미신이다. 이는 매우 잘못된 것이다. 學界의 상황으로 볼 때, 지금까지도 《說文》에 대하여 과도한 미신적 태도를 가진 사람들이 여전히 대거 존재한다. 이런 사람들은 항상 《說文》은 “한 글자도 根源이 없는 게 없고”, “한 문구도 근본이 없는 게 없다”는 식으로, 분석을 하지도 않고, 무분별하게 《說文》을 활용하여 각종 문제들을 설명하고 논증한다. 사실 《說文》은 漢代에 만들어진 것으로, 이 책에 기록된 文字와 詞彙는 대체로 漢代의 언어문자의 상황을 반영하고 있는 것이다. 비록 許慎의 취지가 “本形本義”를 탐구하는 것이었다고 해도 시대적 한계로 인하여 文字는 小篆의 시기에 이르러 더 이상 最初 또는 비교적 이른 시기의 모습을 나타낼 수가 없었다. 許慎 역시 무조건 당시의 古文字資料만 보았으므로 《說文》의 수많은 글자에 대한 분석과 설명들은 오늘날 볼 때, 모두가 틀린 것들일 수밖에 없다.

(《說文解字》是考釋古文字的鑰匙和門徑。在保存下來的所有字書中，只有《說文解字》保留著最多的古形古義。書中的“古文”“籀文”是考釋古文字最好的對比材料自不必說，就連“小篆”，也是距先秦古文字較近的字形。可以說“小篆”是連接先秦古文字與後世已識字之間的“過渡環節”。另外《說文》分析文字的方法，即“六書”的分類，也是考釋古文字的基本法則和手段。對待《說文》的態度，學術界歷來有一個極端，即對於《說文》的過於迷信。這是不正確的。從學術界的狀況看，至今對《說文》過於迷信的人仍然大量存在。這些人總認為《說文

》“無一字無根源”，和“無一句無來歷”，不加分析，不加辨別的利用《說文》說明論證各種問題。其實《說文》產生於漢代，它所記錄的文字和詞彙，大體上體現的是漢代的語言文字狀況。雖然許慎的宗旨是爲了探求“本形本義”，但是由於時代的局限，文字到了小篆不可能再呈現最初或較早的面貌，許慎也無條件看到古文字資料，所以《說文》對許多字的分析和說解，今天看來都是錯誤的。)³⁴)

劉釗의 《說文解字》를 보는 태도에 관한 서술은 매우 정확하다. 그러나 이 말에서 우리가 주의를 기울여 생각해 봐야 할 부분은 바로 《說文解字》를 활용하는 가운데 너무 미신적인 태도를 경계해야 한다는 것이다. 과도하게 믿어도 안 되고, 너무 비판적으로 봐서 참고의 가치를 무시해도 안 된다는 데 있다. 오랫동안 文史哲 모든 분야에서 가장 많이 인용되어 온 字書이지만, 出土文獻 古文字資料의 발굴과 그에 따른 古文字學의 발전으로 《說文解字》에 대한 비판이 많이 제기되어 왔다. 그 이유는 위에서 설명한 것처럼 許慎이 살았던 시대적 한계가 있었기 때문이다. 가장 이른 시기의 古漢字인 甲骨文을 許慎은 당연히 보지 못하였고, 商代 金文 字形과 수많은 西周 金文 字形도 보지 못하였다. 그리고 오늘날 1930년대 이래로 지속적으로 出土된 春秋戰國時代의 古文字 字形도 許慎은 접할 수 없었기 때문에, 틀린 분석이 있을 수밖에 없었던 것이다.

그러나 許慎은 漢代에 그가 접한 古文字資料들을 최대한 활용하였고, 그가 장악한 經學的 지식을 통하여 나름대로 그가 살았던 시대적 환경 내에서 가장 훌륭한 文字學의 체계를 이루었다. 《說文解字》가 많은 비판을 받은 것도 사실이지만, 오늘날의 古文字學이 지금의 성과를 이뤄낼 수 있었던 것은 《說文解字》의 도움을 충분히 받았기 때문인 것도 부정할 수 없는 사실이다. 초창기 古文字學家인 孫詒讓·林義光·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 등 학자들의 甲骨文 考釋過程을 봐도, 《說文解字》를 활용하지 않고 考釋을 진행한 적이 없다. 그들의 古文字에 대한 분석의 출발은 모두 《說文解字》가 문자를 분석하고 六書로 字形을 해설하여 古代 字形과 字義를 밝히는 古文字學의 기초적 이론을 토대로 한 것이며, 이를 기반으로 古文字學을 발전시킨 것이다.

古文字 研究에 있어서 《說文解字》는 여전히 매우 유용한 가치를 지닌다. 《說文解字》에 내재하는 수많은 글자들의 古代字義와 수많은 小篆·或體·籀文·古文 등의 古代字形들은 지금 발굴되는 古文字를 분석하는데 있어서도, 아주 중요한 핵심적 열쇠로 작용을 하고 있는 것이다. 초창기 古文字 考釋에 있어서 뿐만 아니라, 지금도 《說文解字》가 考釋에 활용되고 있으며, 앞으로도 활용될 수 있음을 잊어서는 안 된다. 《說文解字》를 비판적인 각도로 보는 것도 중요하지만, 여전히 古文字 考釋에 있어서 《說文解字》는 분명히 참고할 가치가 있는 字書이다.

34) 劉釗, 《古文字構形學》, 福州, 福建人名出版社, 2006년, 226~227쪽.

5. 結論

본 논문은 《說文解字》와 관련하여 어떤 새롭고 참신한 연구 성과를 제시하는 것도 아니고, 《說文解字》의 위대성을 찬미하기 위해 서술한 것도 아니다. 그저 《說文解字》라는 字書가 가지는 文字學的 가치에 대하여 다시 한번 강조하기 위하여 서술한 글일 뿐이다. 한 사람의 연구는 그가 살았던 시대를 그대로 반영하며, 그 시대적 한계와 축복을 동시에 받는다. 현존하는 古文字學者 가운데 裘錫圭라는 學者가 가장 탁월한 考釋의 성과를 발표하는 學者로 인정받을 수 있었던 것은, 그가 先賢들의 성과와 경험을 충분히 받아들이고, 이러한 것을 기반으로 좋은 학문적 수준에 도달할 수 있었기 때문이다.³⁵⁾ 許愼은 그가 살았던 漢代라는 시대적 환경 때문에 오늘날 우리가 볼 수 있는 것만큼의 古文字資料를 보지 못하였다. 그래서 지금의 관점으로 보면 《說文解字》에는 마치 誤謬가 넘쳐나는 것처럼 보인다. 그리고 이러한 誤謬를 모르고 古文字를 연구하는 일부 학자들이 있어서, 《說文解字》에 대한 비판도 지속되고 있는 것 같다. 그러나 한편으로 생각해 보면, 古文字學이 흥기하기 시작하여 지금까지 《說文解字》에 대한 誤謬가 지적되어 왔으나,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데 清代 초창기부터 《說文解字》가 考釋의 중심에 있었고, 지금까지도 그러한 위치를 점유하고 있다는 사실에 대해서는 별로 언급되지 않는 것 같다. 漢字는 商代文字인 甲骨文과 商周金文, 그리고 春秋戰國文字에서 秦文字로 이어지며, 다시 隸變을 거쳐 거대한 변화를 거듭해 왔다. 따라서 그 形體와 구조의 원래 모습을 알아 보기 어렵게 되었다. 또한 이와 동시에 上古時期에서 現代까지 변화해온 漢字의 字義 때문에, 古代漢字의 本義를 지금은 알기 어렵다. 그나마 古文字에서부터 現代漢字까지의 字形상의 맥락과 글자 의미의 본원을 알 수 있게 된 것은 모두 《說文解字》라는 字書가 있었기 때문이라고 말할 수 있다. 《說文解字》가 지닌 시대적 한계로 인하여, 비판적인 각도로 이 책을 참고해야 하는 게 맞다. 하지만, 여전히 古文字를 考釋하는데 있어서 그 핵심적인 요소들은 해독의 실마리를 제공해주고 있으니, 考釋의 과정에서 결코 빠뜨릴 수 없는 가치가 있다는 것도 반드시 기억해야 할 것이다.

<參考文獻>

裘錫圭, <釋“蚩”>, 《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년.

35) 劉釗, 《古文字構形學》, 福州, 福建人名出版社, 2006년, 4쪽.

- 裘錫圭, <釋“求”>, 《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년.
- 裘錫圭, <“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 《中華文史論叢》總第一一一期, 2013년.
- 金 赫, <甲骨文“中”字 異體字形 및 造字本義에 관한 文字學的 考察>, 《中國學論叢》第52輯, 2016년.
- 唐蘭, 《殷墟文字記》,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년.
- 董蓮池, 《新金文編》,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년.
- 劉釗, 《古文字構形學》, 福州, 福建人名出版社, 2006년.
- 劉釗, 《新甲骨文編(增訂本)》, 福州, 福建人名出版社, 2014년.
- 李炳官·李圭甲·金鉉哲·金愛英·朴聖鎬 共著, 《중국언어학사》, 서울, 도서출판보성, 1999년.
- 李圭甲, 《漢字學教程》, 서울, 차이나하우스, 2009년.
- 李承律, 《죽간·묵간·백서, 중국 고대 간백자료의 세계 1》, 서울, 예문서원, 2013년.
- 林漢達, <說王>, 《林漢達學術文集》(一),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98년.
- 沈建華, <甲骨文釋文二則>, 《古文字研究》第六輯,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년.
- 沈載勳, <전래문헌의 권위에 대한 새로운 도전--淸華簡《繫年》의 周 왕실 東遷>, 《역사학보》221, 2014년.
- 吳浩坤·潘悠, 《中國甲骨學史》, 臺北, 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9년.
- 溫少峰, 袁庭棟, 《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 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3년.
- 王宇信·楊升南, 《甲骨學一百年》,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년.
- 姚孝遂 著·河永三 譯, 《許慎과 說文解字》, 부산, 도서출판3, 2014년.
-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釋林·釋中》, 北京, 中華書局, 1999년.
- 于省吾, 《甲骨文字詁林》, 北京, 中華書局, 1999년.
- 田樹生, <釋中>, 《殷都學刊》第二期, 1991년.
- 祝敏申, 《《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9년.
-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년.
- 黃德寬, <卜辭所見“中”字本義試說>, 《文物研究》第三期, 1988년.

[주제발표 3]

《說文》省聲·省形字의 재분석 -戰國 出土文獻을 근거로-

申 世 利

(조선대 국제문화연구원 학술연구교수)

1. 들어가며
2. 省聲省形과 古文字점검의 필요성
3. 예시분석 : ‘犢’, ‘睚’, ‘橐’의 출토문헌분석
4. 나오며

<논문요약>

본 연구는 省聲省形에 대한 기존연구의 分類를 참고하여, 古文字를 통해 《說文》의 省聲省形字의 分類內容을 점검하고 그 構形原理를 분석한다. 省聲省形은 《說文》 체계에서 會意의 “從某, 從某省”이나 形聲의 “從某省, 某聲”과 같이 사용되는 六書체계 이외의 부가적 분석방법이다. 최근 省聲省形字에 대해 분석한 논문을 살펴보면, 조자분류와 편방분류, 이들에 대한 잘못 분류된 글자 분석이 주를 이루었다.

기존연구자들은 《說文》의 省聲字 또는 省形字에 대한 귀속과 조자과정을 각자의 기준에 따라 분석하였다. 이들 또한 고문자를 기준으로 분석의 예를 정리하였으나 戰國文獻이 出土되면서 자형변화 과정을 추정할 수 있는 새로운 근거가 마련되었다. 이에 본 연구에서도 省聲省形에 대한 추가분석이 필요한 상황이라고 보고 戰國文字 분석을 통해 省聲省形字의 偏旁關係를 점검하고 나아가 省聲省形 관계의 形成原因을 살펴본다. 이어 字形, 字音, 字意로 분석을 세분화하여 해당글자의 의미 및 구조관계를 形態와 意味중심으로 살펴본다. 漢字의 形態와 意味관계는 字形形態 : 視覺記號-意味, 字音形態 : 聽覺記號-意味 간에 형성되는 각각 상관관계를 추가서술한다. 다만 본 연구는 이들 분류의 초보적 단계로 省聲省形字 중 出土文獻에서 근거를 찾을 수 있는 몇 개 글자를 분석하여 이 같은 분석의 가능성을 모색하고자 한다.

본 연구는 3장에서 실제 예시를 들어 전국문자를 통해 분석해 보았다. 省聲省形으로

분석을 시도한 글자들의 대부분이 古文字 단계의 구형특징인 變形音化, 類化 등의 현상을 반영한다는 점을 알 수 있으며 이에 아래의 몇 가지 의미를 찾을 수 있었다.

첫째, 省聲省形이 글자를 잘못 귀납시킨 경우, 주로 글자의 訛變, 併合 등으로 인해 그 글자의 본래 뜻과 내원을 알 수 없게 되었음을 알 수 있었다. 둘째, 省聲省形으로 풀이된 글자는 각 시대마다 다른 조자법과 구형법으로 분석될 수 있었다. 이는 고문자단계에서 조자법의 과정을 확인할 수 있었다. 셋째, 省聲省形 글자 중 편방의 분류가 잘못 귀납된 경우 편방단위 뿐 아니라 부건단위의 자형이 주로 형태-의미의 중심역할을 담당하여 조자법과 구형법이 반영되었다.

따라서 연구를 통해 省聲省形의 특징과 고문자와의 관계를 추정할 수 있었다. 또 省聲省形의 방법은 복잡한 글자의 발전과정을 동반한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었다. 이어 초기형성자의 원리가 현대한자와 다른 면모가 있었으며, 省聲省形에 작용하고 있을 추정할 수 있었다.

1. 들어가며

본 연구는 省聲省形에 대한 기존연구의 分類를 참고하여, 古文字를 통해 《說文》의 省聲省形字의 分類內容을 점검하고 그 構形原理를 분석한다. 省聲省形은 《說文》 체계에서 會意의 “從某, 從某省”이나 形聲의 “從某省, 某聲”과 같이 사용되는 六書체계 이외의 부가적 분석방법이다. 최근 省聲省形字에 대해 분석한 논문을 살펴보면, 조자분류와 편방분류, 이들에 대한 잘못 분류된 글자 분석이 주를 이루었다.

기존연구자들은 《說文》의 省聲字 또는 省形字에 대한 귀속과 조자과정을 각자의 기준에 따라 분석하였다.³⁶⁾ 이들 또한 고문자를 기준으로 분석의 예를 정리하였으나 戰國文獻이 出土되면서 자형변화 과정을 추정할 수 있는 새로운 근거가 마련되었다. 이에 본 연구에서도 省聲省形에 대한 추가분석이 필요한 상황이라고 보고 戰國文字 분석을 통해 省聲省形字의 偏旁關係를 점검하고 나아가 省聲省形 관계의 形成原因을 살펴본다. 이어

36) 唐蘭, 裘錫圭에 따르면, 《說文》에 省聲省形이라고 수록하고 분석한 글자 중, 일부는 잘못 분석된 결과라고 여겼으며, 何九盈, 憑玉濤 등은 그 잘못된 부분을 분석하였다. 何久盈은 해당 총 글자 수를 省聲158字 省形 67字라고 분석해 내었다. 또 憑玉濤는 《說文》省形分析에서 省形字는 126字인데 총 145개 생략글자 중에서 19개를 省聲字라고 분석해냈다. 학자들의 수량 및 분류에 대해서 최근 학위논문 薛雯의 「《說文解字》省聲字和省形字研究」에서 구체적으로 예를 들어 정리하였다. 薛雯은 논문에서 省聲字 287字, 省形字 136字, 총423字이며, 《說文》에서 古文字가 보이는 것은 省聲字 128字, 省形字 82字, 총210字라고 분석하였다. 唐蘭, 《古文字學導論》, 濟南: 齊魯書社, 1981, p.223,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6, pp.160~163. 何九盈, 「《說文》省聲研究」, 北京: 語文研究, 1991.1, 憑玉濤, 「《說文解字》省形分析」, 銀川: 寧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5.2. 薛雯, 「《說文解字》省聲字和省形字研究」, 蘇州: 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2017.

字形, 字音, 字意로 분석을 세분화하여 해당글자의 의미 및 구조관계를 形態와 意味중심으로 살펴본다. 漢字의 形態와 意味관계는 字形形態: 視覺記號-意味, 字音形態: 聽覺記號-意味 간에 형성되는 각각 상관관계를 추가서술한다. 다만 본 연구는 이들 분류의 초보적 단계로 省聲省形字 중 出土文獻에서 근거를 찾을 수 있는 몇 개 글자를 분석하여 이 같은 분석의 가능성을 모색하고자 한다.

그렇다면 우리는 어떤 규칙으로 省聲省形을 귀납해야 할까?

韓琳³⁷⁾은 省聲과 省形을 두 가지 규칙으로 귀납해냈는데, 하나는 漢字의 構件이 어떤 생략이든지와 무관하게 모두 그 表意특징을 유지하고 의미분별의 기능을 한다는 점이고, 다른 하나는 개체글자기호의 간화와 체계적인 간화는 상부상조하는 것이라고 하였다. 그는 이에 대해, 省聲과 省形 시스템은 기존 학자³⁸⁾들이 언급한 ‘會意 初文에 聲符추가’라는 初期形聲字의 조자방법을 반영한 것으로, 이들의 造字와 構形은 이미 하나의 체계로서 존재하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특히 하나의 偏旁이 아닌 偏旁一部를 表音表意한 현상은 한자의 구형적 접근이 더욱 필요하다는 점을 시사한다.

따라서 王寧³⁹⁾의 연구와 같이 문자를 구형적 시각에서 분석할 필요가 있을 것이다. 각 구형분석에서 소리기호 보다 視覺記號의 역할을 강조하는 王寧의 구형학적 시각은 눈여겨 볼 만한 관점이다. 漢字의 形態는 視覺과 聽覺의 형태를 반영하고 있지만 대부분의 연구는 소리를 기준으로 논의되고 있는데 이는 바꾸어 생각하면 시각형태에 대한 인식이 부족하기 때문일 수 있다. 따라서 省聲省形분석은 劉釗⁴⁰⁾가 제안한 바와 같이 古文字를

37) 韓琳, 「《說文解字》省形現象初探」, 銀川: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11.

38) 李孝定은 일찍이 形聲의 초기형태가 假借의 원리로부터 기원하여 생겨난 造字法이라고 보았다. 또 形聲이 소리요소를 표현한다는 점은 假借와 매우 비슷하다고 하였다. 林尹은 形聲이 會意를 겸하며, 語根을 假借함으로써 同音近音語는 같은 소리어근에서 다른 글자로 分化된다고 분석하였다. 高明은 義符와 聲符를 조합하여, 글자는 音意가 절반씩 반영되어 만들어졌다고 하였다. 또 裘錫圭는 形聲字의 造字方式이 기존 글자의 分化와 轉換의 방법으로 이루어졌다고 보았는데 《說文》의 조 자지법을 재구성한 三書說의 기준에서 이를 表義字와 聲符간의 관계로 설명하거나 기존 글자에 聲符를 덧붙이거나 바꾸는 방식이었다고 분석하였다. 즉 첫째, 表義字에 聲符를 더하였다. 둘째, 表義字 字形의 一部分을 聲符로 바꾸었다. 셋째, 既存에 있는 文字에 聲符를 더하거나 形聲의 形聲字 偏旁을 바꾼 것이다. 李孝定, 《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 台灣: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6, p.149, (省者, 生其繁重, 是簡化.) 林尹, 《文字學概說》, 臺北, 正中書局, 1971, pp.130-137.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8, pp.104-107. 高明, 《古文字學通論》,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p.51 季旭昇, 《說文新證》上, 臺北, 藝文印行館, 2004, pp.22-23.

39) 王寧, 《漢字構形學講座》, 臺北: 三民書局, 2003, pp.1~20. 王寧은 《漢字構形學講座》에서 漢字의 자형중심주의를 철저히 표방했으며, 자형을 하나의 본체로 인식하면서 시각기호의 독립적 활용을 강조하였다.

40) 劉釗, 《古文字構形學》, 福州: 福建出版社, 2006.1. pp.95~124. 劉釗은 古文字 분석에서 構形學적 접근에 古文字에 드러나는 表音기능을 강조하면서 이를 통한 분석방법을 제시하였다. 그가 제시한 簡化, 類化, 音化, 分化, 美化, 符號化 등에서 이 중 簡化, 類化, 減省分化, 變形音化 등은 文字의 변천과정에서 출현하는 현상들이다. 이는 形音意 상호관계를 보여주는 분석방법이며, 일부 省聲省形字가 이에 해당한다.

통한 構形學적 접근이 필요하다고 생각된다. 특히 文字의 변화과정을 알 수 있는 簡化, 類化, 減省分化, 變形音化 등의 구형분석에 근거하여, 漢字變化의 흔적을 省聲省形분석에서 발견하고, 고문자 자형으로 점검하여 각 글자의 조자법과 발전과정에 대해 검증할 수 있을 것이다.⁴¹⁾

총괄해보면 省聲省形에 대한 점검은 글자단위, 체계단위로 점검이 가능하며, 조자원리와 구형원리를 동시에 분석의 근거로 삼을 수 있는 전제가 된다. 즉 漢字의 체계는 개체 체계와 전체체계가 상호 보완적으로 작용하면서 자연스럽게 漢字의 구조와 개체 수를 조절해왔던 것으로 생각할 수 있다. 이에 본 연구는 《說文》에서 말하는 省聲省形字 중에 잘못 분류한 근거를 고문자에서 원인을 찾아보고자 한다.

2. 省聲省形 구조와 고문자 점검의 필요성

1) 省聲省形の 구조

省聲省形の 구조에 대해 裘錫圭, 季旭昇 등의 견해를 기초로 아래와 같은 기본구조를 확인할 수 있다. 또 이들에 대한 잘못 분석된 예로 분류된 글자들이 있는데, 이는 본 연구의 분석대상이라고 할 수 있으며, 본 글에서는 연구의 방향을 결정하고 구체적인 예로서 분석해보는데 의의를 둔다.

첫 번째, 省聲의 구조를 살펴보면, 省聲은 주로 形聲字에 출현하는 분석요소이다.

省聲의 구조는 주로 “某省聲” 즉 “從某, 某省聲”이다. 省聲의 경우는 수량도 많지만 상황이 다소 복잡하다. 省聲은 주로 세 가지로 분류된다.

첫째는 자형이 번잡하고 중복된 것 또는 성방을 생략하는 경우이다. 예를들어 ‘鮮’의 소리편방이 ‘羴’였던 것을 이 중 하나인 ‘羊’으로 생략하여 偏旁으로 활용한 것이다. (“鮮, 魚名. 出貉國. 從魚, 羴省聲”). 둘째는 聲旁의 일부분을 생략하고 形旁을 그 자리에 채우는 경우이다. 예를들어, ‘夜’는 ‘亦’자의 오른쪽 필획을 생략하고 意味偏旁을 채웠다. (예

41) 季旭昇의 경우 形聲에 대해 분석하면서 省聲省形을 직접적으로 造字法의 하나로 두고 古文字 단계의 글자를 분석하였다. 季旭昇은 形聲의 部類를 여섯 가지로 분류했는데 이 중 세 가지는 초문(初字)에 聲符 또는 初字에 形符를 덧붙였다고 여기거나 聲符와 形符간 관계로 구성되어 있다고 보았다면, 나머지 세 가지는 形聲省形 또는 形聲省聲방법으로 이루어졌거나 形聲俱省으로 구성된 것이라고 보았다. 즉 조자방법을 이해하기 위한 세분화된 분석법으로 활용할 수 있음을 보여주었다. 季旭昇에 따르면, 첫째, 初字에 聲符를 더하거나 둘째, 初字에 意符를 더하거나 셋째, 意符에 聲符를 가한 것들이 있으며. 넷째, 形聲의 省形, 다섯째, 形聲의 省聲, 여섯째, 形聲俱省으로 나누어 제시했다.

1.“夜, 舍也. 天下休舍也. 從夕, 亦省聲”, 예2. “蹇, 走兒. 從走, 蹇省聲.”) 셋째는 聲旁과 形旁이 부분 필획이나 하나의 偏旁을 合併해서 사용하는 경우이다. ‘齋’의 聲旁 ‘齊’의 아래 부분에 의미편방 ‘示’를 원래 있던 ‘二’와 비슷한 자형에 추가적으로 채워 글자를 만들었다(예1.齋: 戒, 潔也. 從示, 齊省聲, 예2.黎: 履黏也. 從黍, 利省聲. 利, 古文利. 作履黏以黍米).

形聲字 중 일부는 後起字를 만드는 과정에서 聲旁(𠂔)이 원래 단독의 글자로 쓸 수 있었으나 文字의 變遷과정에서 偏旁으로만 남게 된 경우인데, 이는 聲旁을 따르는 後起字이자 省聲字라고도 볼 수 있다. ‘熒’省聲이 그 예이다.

또 다른 경우로는 어떤 形聲字가 그 形旁을 分化의 과정에서 바꾸게 된 것이라고 보는 관점인데 주로 偏旁交替 후에는 聲旁을 省聲된 것이라고 보기도 하지만 聲旁 自體가 聲旁이라고 보기도 한다. 예를 들어 振에서 賑자는 貝의 의미와 辰의 소리를 따르기도 하고 貝의 의미와 振의 소리를 따르기도 한다.

이에 대해 裘錫圭는 《說文》에서 잘못 분석한 省聲省形字를 세 가지 경우로 분석했다. 첫째, 字形을 잘못 分析한 경우로 예(1)監⁴²⁾, 예(2)徽⁴³⁾와 같은 예가 있다. 둘째, 일반적인 聲旁과 省略된 聲旁 간 分類의 오류로 예(1)𠂔⁴⁴⁾, 예(2)𠂔⁴⁵⁾이 있다. 셋째, 省聲系統 分類⁴⁶⁾의 오류로 예(1)傷, 殤⁴⁷⁾, 예(2)榮 등이 있다.

두 번째, 省形의 구조를 살펴보면, 省形은 會意字와 形聲字 모두에 출현가능한 분석요소이다. 그러나 형성의 수량이 많기 때문에 省聲자보다는 적은 수량을 가진다.

省形의 구조는 “從某省”, 즉 “從某, 從某省”이다. 省形의 경우는 주로 두 가지로 생략이 이루어진다.

첫째, 偏旁省略, 즉 의미부의 重複部件이 省略된 경우이다. ‘星’, ‘晨’⁴⁸⁾과 같이 偏旁내의 중복된 부분을 생략한다. 둘째, 偏旁省略, 즉 의미부의 일부 部件을 省略하거나 소리부를 添加한 경우이다. ‘考’, ‘耆’, ‘屢’, ‘殺’⁴⁹⁾ 등이 이에 해당한다.

42) 《說文》참고(監: 臨下也. 從臥, 𠂔省聲.)

43) 《說文》참고(徽: 中久雨青黑. 從黑, 微省聲. 微: 小雨也. 從水, 微省聲. 徽: 袞幅也. 一曰三糾繩也. 從糸, 微省聲. 散: 妙也. 從人從支, 豈省聲. 微: 小雨也. 從水, 微省聲.)

44) 《說文》참고(𠂔: 朝鮮謂兒泣不止曰𠂔. 從口, 宣省聲.)

45) 《說文》참고(𠂔: 牛子也. 從牛, 𠂔省聲.)

46) 《說文》참고(鶯: 鳥也. 從鳥, 榮省聲. 《詩》曰: 「有鶯其羽」, 榮: 深池也. 從井, 瑩省聲, 榮: 桐木也. 從木, 熒省聲. 一曰屋椳之兩頭起者爲榮.)

47) 《說文》참고(傷: 創也. 從人, 𠂔省聲. 殤: 不成人也. 人年十九至十六死, 爲長殤; 十五至十二死, 爲中殤; 十一至八歲死, 爲下殤. 從夕, 傷省聲.)

48) 《說文》참고(“星, 萬物之精, 上爲列星. 從晶, 生聲. 一曰象形, 從口, 古口復注中, 故與日同. 星, 古文星. 星, 𠂔或省.”)

49) 《說文》참고(考: 老也. 從老省, 丂聲. 耆: 老也. 從老省, 旨聲. 渠脂切. 屢: 數也. 案: 今之婁字本是屢空字, 此字後人所加. 從尸, 未詳. 丘羽切. 文一新附. 殺: 戮也. 從殳殺聲. 凡殺之屬皆從殺.)

추가적으로 분석의 대상이 되는 것들은 문제의 글자들이다. 예를 들어 ‘橐’의 경우, 홍영희⁵⁰⁾ 견해에 따르면, 王俊英은 ‘橐’, ‘橐’, ‘囊’⁵¹⁾을 모두 잘못 분석된 省形字라고 하였고, 韓琳⁵²⁾은 같은 부수에 속하는 類化省形字라고 분류하였다. 글의 이어지는 장에서 ‘橐’관련된 고문자와 관련 일련의 글자들을 예로써 분석한다.

2) 古文字的 점검의 필요성

構形的 分析和 造字法의 確定을 위해서는 小篆이전 단계의 古文字 字形을 참고 분석하여, 글자의 발전과정을 點檢할 필요가 있다.

省聲字인지 여부에 대해 분별하기 어려운 경우, ‘晨’과 ‘量’의 경우와 같이 편방을 잘못 유추하여 후속자형단계에서 하나의 편방이 된 경우, ‘商’과 같이 구형을 재분석함으로써 조자법 또한 재분석할 수 있는 경우 등의 예로서 造字法과 構形法의 시각에서 확인해 본다.

원래 단독의 글자로 사용되었던 글자가 본자에서 후기자로 글자가 분화되는 과정에서 점차 편방으로만 기능할 수 있게 된 경우로 後起字이자 省聲字 ‘熒’省聲이 그 예이다.

鶯：鳥也。從鳥，榮省聲。《詩》曰：「有鶯其羽。」

榮：深池也。從井，瑩省聲，

榮：桐木也。從木，熒省聲。一曰屋栢之兩頭起者爲榮。

이들의 예에서 알 수 있듯이 고문자의 기준에서는 동일한 글자 𣎵을 편방으로 사용하고 있으나 《說文》에서는 鶯-榮. 榮-熒. 榮-熒와 같이 생략된 편방이 다르다. 그러나 고문자 자형을 기준으로 살펴보면 𣎵은 글자로 사용되었는데 분화의 과정에서 자형의 하부 편방구조가 생겨났으며 하부편방구조는 의미부를 나타내는 편방추가라고 보아야 할 것이다. 각각 다르게 예정되어 小篆단계에서 分化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표1.熒]

 作周公簋(金) 西周早期	 五祀衛鼎(金) 西周中期	 強伯盤(金) 西周中期	 說文·焮部
 縱橫家書98(隸) 西漢	 晉辟雍碑陰(隸) 西晉	 晉石鈔墓志(隸) 西晉	

古文字단계에서 ‘晨’의 자형들을 점검해 보면, 古文字 ‘晨’의 上部는 줄곧 ‘日’자 였으

50) 홍영희, 「說文解字 省形說과 轉注와의 관계 考察」, 중국학연구(64), 2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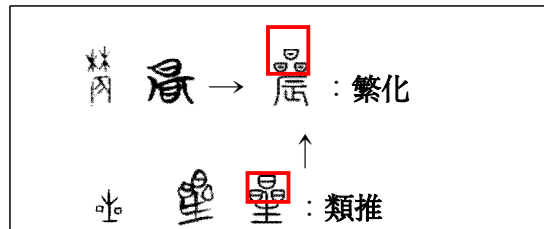
51) 說文》참고 (橐：囊也。從橐省，石聲。囊：橐也。從橐省，裏省聲。橐：車上大橐。從橐省，咎聲。《詩》曰：「載橐弓矢。」橐：囊張大兒。從橐省，甸省聲。)

52) 韓琳, 「《說文解字》省形現象初探」, 銀川：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11.

나 小篆시기 ‘晶’과 같이 複數화된 偏旁을 사용하였는데, 이러한 構形은 ‘日’을 偏旁으로 하는 다른 글자 ‘星’偏旁의 反復적 書寫 특징이 類推된 것임을 알 수 있다.

이 같은 글자체계는 《說文》의 省聲省形字에서 한 部類에 동일하게 작용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는데, ‘視覺形態-意味關係’를 지닌 偏旁으로 이를 記號化하고 劃一化한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표2.두 偏旁의 유추적 형성관계]



또 이 같은 현상에서 당 시대의 사유방식을 추정할 수 있는데 古文字 단계에서 ‘星(星)’은 象形이라고 할 수 있으나, 《說文》에서 ‘星’과 ‘星’의 관계는 省形이라고 분석되고 있어 省聲省形이 일종의 造字法이자 構形的方法으로 사용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표3.晨]

	갑골문	전국문자	소전	설문흑체	진계에서
晨	 後2.39.17(甲)商	 包2.186戰國·楚	 說文·晶部	 說文或體	 睡·日甲77(隸)秦

[표4.星]

	갑골문	금문	전국문자		소전	설문흑체	진계에서
星(星)	 乙6386反(甲)商	 麓伯星父簋(金)西周	 九.56.79戰國·楚	 帛乙1.21戰國·楚	 說文·晶部	 說文或體	 睡·日乙41(隸)) 秦

또 때로는 고문자 자형이 바뀔에 따라 조자법을 다르게 해석할 수도 있다. 商字의 경우, 口형이 六書를 결정하는 중요한 단서가 되는데 이는 古文字단계에서 활용의 상황을 점검함으로써 口자형의 특징과 商의 造字法 역시 확정지을 수 있을 것이다. 季旭昇⁵³⁾에

53) 季旭昇, 《說文新證》上, 臺北, 藝文印行館, p.140. 《說文》: “商, 從外知內也. 從內, 章省聲. 商, 古文商. 商, 亦古文商. 商, 籀文商.”

따르면, 《說文》에서 “밖에서 안을 가늠하는 것이다”의 의미라고 풀이하고 있으나 사실이 글자는 ‘나라이름’을 가리키는 단어라고 보고 이 글자의 初文은 會意구조인데, 口형을 더하여 從口兩聲이 된 것이라고 하였다. 또 만약 口형을 표지기호라고 여긴다면, 商은 指事字가 되므로 《說文》에서 形聲이라고 한 것은 잘못된 것이라고 보았다.

이와 같이 각 시기마다, 또는 偏旁 하나의 해석마다 글자의 구조는 다른 구조로 분석될 수 있으며, 會意가 形聲에 포함된다는 견해 또한 어느 정도 설득력이 있는 것으로 여겨진다. 이에 본 연구는 古文字구조가 文字구조 확정에 있어서 중요한 역할을 하며, 形聲이 아닌 경우와 形聲인 경우로 분석될 수 있기 때문에 古文字 단계의 文字구조분석을 통해 《說文》의 오류를 판별할 수 있을 것이라고 본다.

[표5.商]

	갑골문1	갑골문2	금문	초계전국문자	소전	설문주문	설문고문	진계에서
商	 河687(甲) 商	 佚518背(甲) 商	 秦公鑄(金) 春秋早期	 曾侯乙鐘(金) 戰國早期·楚	 說文·商部	 說文籀文	 說文古文	 睡日甲14 5(隸) 秦

3. 예시분석 : ‘犢’, ‘𧇧’과 ‘橐’의 출토문헌분석

1) ‘犢’ 편방분석

‘犢’자는 古文字 단계에서 하나의 偏旁이 성부요소를 지니는데, 이는 小篆사용의 단계와는 무관하게 이미 작동하고 있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犢’은 《說文》에서 ‘從牛漬省聲’의 省聲구조라고 보았는데, 관련자형이 일련의 동일 聲旁를 지니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으며, 이런 경향은 古文字 단계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다. 隸變 이후 같은 偏旁의 자형이 되었지만 본래 다른 偏旁에서 합병된 글자이며, 小篆단계에서 곧바로 그 차이를 확인할 수 있다. 좀 더 분석하면, ‘犢’자의 오른쪽 偏旁은 ‘陸’의 說文古文 ‘𧇧’자형과 관련되는데, ‘𧇧’는 하부 偏旁 ‘貝’가 생략된 형태라고 본다.

[표6.睦]

字	字(偏旁)		原型	西周中期	造字法
睦	𡇗 (甲骨文)		從刀從眚		會意
	𡇗	𡇗	從中從自 → 從中從目 (訛變)		會意
			省 (混同)	↕ 從中從目 (中편방 上部筆劃이 왼쪽으로 굽어짐)	
		𡇗(楚系)	從中從自 → 從中從目 (訛變)		會意
		𡇗(說文)	𠂔 → 𠂔 (偏旁訛變)		會意
		從目，壺聲			形聲

季旭昇은 《說文新證》⁵⁴⁾에서 ‘𡇗’와 ‘𡇗’의 古文字 자형을 ‘睦’에 귀납하여 종합적으로 정리하였으며, 병합된 글자로 ‘睦’을 들었다. 따라서 劉釗⁵⁵⁾가 제시한 古文字 구형적 분석법에 따르면 變形音化현상으로 분석된다. 글자의 변화가 복잡한 경우 偏旁의 귀납이 어려우며, 처음에는 象形字였던 특징이 점차 筆劃化와 簡略化되어 자형발전의 과정을 거쳤다. 이 글자는 구조적 변화와 글자간 合併의 과정을 겪었으나 小篆에서 이미 그 이유를 알 수 없게 되었던 듯하다.

[표7.甲骨文, 金文𡇗字形表]

𡇗	賣		債
 商·遺264	 西周中·召鼎·史頌簋 《金文編》	 西周中·召鼎·史頌簋 《金文編》	 西周中·君夫簋 《金文編》
債		覲	
 史頌簋·《金文編》	 史頌簋·《金文編》	 史頌鼎·《金文編》	 債匱·召鼎·《金文編》

54) 季旭昇, 《說文新證》上, 상동, pp.252-254.

55) 劉釗, 《古文字構形學》, 福州: 福建出版社, 2006, 1. pp.95~124.

[丑8.秦系文字]

 春秋戰國之際· 石鼓文(贖)	 戰國中晚期·詛 楚文(贖)	 戰國晚期 睡虎·雜32(贖)	 戰國晚期 睡虎·秦61(贖)	 戰國晚肌 睡虎·法113(贖)
 戰國晚期· 睡虎·秦202(贖)	 戰國晚期· 睡虎·法197(賁)	 戰國晚期·睡虎 秦139 (贖)	 戰國我國晚期· 睡虎·秦148(贖)	 秦·小篆 (賁)

[丑9.晉系文字]

 1.戰國·侯馬· 198：3	 2.戰國·晉·壘壘 0860	 3.戰國·晉·壘 壘 1703	 4.戰國·晉·壘壘 0660	 5.戰國·晉·壘壘 2594
 6.戰國·晉·壘 壘 2604	 7.戰國·晉·壘壘 2605	 8.戰國·晉·壘 壘 3062	 9.戰國·晉·壘壘 2070	 10.戰國·晉·壘 壘3661

[丑10.楚系文字]

 1.戰國早期·曾侯 123	 2.戰國早期 ·曾侯153	 3.戰國中期 ·望山50	 4.戰國中期· 望山62	 5.戰國中期· 望山65
 6.戰國中晚期· 包46	 7.戰國中晚期· 包52	 8.戰國中晚期 ·包55	 9.戰國中晚期· 包247	 10.戰國中晚期 ·包120
 11.戰國中晚期· 包152《楚》	 12.戰國中晚期 ·包174	 13.戰國中晚期 ·包240	 14.戰國中晚期· 包247	 15.戰國·郭店· 窮達以時

이와는 별도로 이어지는 표에서 알 수 있듯이, 이들 글자들은 예변 단계에서는 買편방의 글자들과 유사한 형태를 지니게 되면서 점차 동일편방으로 여겨지게 되었다. 소전단계에서 ‘賣’와 ‘買’편방은 분명한 차이가 드러나고 있으나, 현대 한자에서 이들 자형은 서로 같은 편방으로 여겨게 되었다

[표11. 생성의 偏旁이 유사한 편방]

편방	賣편방(고문齣)			買편방	
자형	賣	賣	賣(睦)	賣	買
소전	 說文·牛部 從牛, 賣省聲	 說文·水部 從水, 賣聲	 說文·人部 從人, 賣聲	 說文·出部 從出, 從買	 說文·貝部 從网, 貝
예변이 후	 武威簡·少牢1 (隸)西漢	 淮源廟碑 (隸)東漢	 魏上尊號奏 (隸)曹魏	 居延簡甲95A (隸)西漢	 武威簡·日忌木 簡1(隸)西漢

2) ‘𧈧’편방분석

(1) 《清華簡(柒)·趙簡子》‘𧈧’편방

《清華簡(柒)·趙簡子》에 출현한 ‘𧈧’편방을 지닌 두 자형에 대해 학계는 다양한 시각으로 분석하고 있다.

- ① 𧈧(趙)束(簡)子既受  寡(將)軍,才(在)朝【1호간】𧈧(范)獻子進諫
(조간자가 상장군을 계승했는데 조정에서 범헌자가 진언하였다.)

- ② 今虓(吾)子既爲  寡(將)軍已(已),女(如)又(有)訛(過),【2호간】則非人之臯(罪),𧈧(將)子之咎.
(지금 이미 그대가 상장군이 되었는데 만약 허물이 있다면 다른 사람의 허물이 아니라 장군 그대의 죄입니다.)

학계의 여러 연구자들은 복단대학교 글자 고석과 문맥을 통해 본 자형의 의미를 토론한 바 있다. 정리자는 ‘𧈧’을 ‘虓’의 생략된 형태의 글자라고 하였다. 각 학자마다 본 글자에 대한 소리편방이 생략자인지 아닌지에 대해서 이견이 분분하였다.

본 글자는 성부를 𧈧(龜)(정리자), 貴(cc), 竈(明珍), 𧈧(陳偉) 등으로 각각 분석하거나, 형방을 虓의 생략된 글자(본편정리자), 𧈧(陳治軍), 𧈧과 𧈧의 회의자(水之甘) 등으로 각각

분석하였다.

본 글의 견해로 이 글자의 자형구조는 ‘𦍋’, ‘𦍋’, ‘𦍋’의 구성과 의미를 따르고, ‘𦍋’에서 소리를 취한 글자라고 생각된다. 그러나 추가토론이 필요한 부분은 두가지로 볼 수 있는데 첫째, ‘蠅’의 생략된 글자를 聲符로 가지는 글자인가이다. 이에 본 글에서는 ‘𦍋’를 직접적으로 성부로 취할 수 있다는 관점이 타당성이 있다고 본다.⁵⁶⁾ 두 번째로 ‘𦍋’을 의미부로 볼 지 소리생략의 자형으로 볼 지에 대한 견해이다. 본 글에서는 만약 ‘𦍋’⁵⁷⁾을 하나의 의미부로 본다면, ‘으뜸’ 또는 ‘우두머리’ 등과 관련되는 ‘上’으로 분석하는 것이 소리오소의 관련성까지 연관짓는 풀이이므로 가장 합리적이라고 본다. 그러나 이는 省聲 관계 즉, 《說文》에서 소리생략이라고 규정한 점만으로 부족하다고 보기 때문에 추가적인 증거가 필요하다.

이에 아래 새로운 예시를 통해 추가증거를 제시하고, 위 자형의 역할을 확정하고 분류상 확정의 원인을 찾아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2) ‘𦍋’편방의 구형적 증거와 재분석

魏宜輝⁵⁸⁾는 「讀上博簡文字筭記」에서 여러 학자들이 주장했던 내용의 한계와 기존의 연구에 대해 문제점을 짚고 새로운 관점을 제시하였다. 이는 裘錫圭의 견해에 근거한 분석이었는데 裘錫圭⁵⁹⁾는 許慎이 ‘蠅’을 會意字라고 한 것에 대해 段玉裁가 ‘虫’를 ‘蟲’에 대한 省聲 會意자로 분석한 것⁶⁰⁾을 두고 《說文》에서 제시한 생성자 분석이 믿을 만한 것이 아니라고 하였다.

그러므로, ‘𦍋’의 偏旁을 가지는 글자들이 모두 聲符로서 작용하는 것은 아니라고 추정할 수 있는데, 출토문헌과 전래문헌의 板本간 比較를 통해 그 意味推定이 가능하다면, 관련글자의 形音義 綜合的분석에서도 판본간 비교분석에서 글자의 의미적 근거를 찾을 수 있을 것이다. 魏宜輝은 이에 대한 근거로 이 글자가 《孔子詩論》⁶¹⁾에 출현한 글자와 동일할 것이라고 추정하였다.

56) 張光裕 主編, 袁國華 合編, 《郭店楚簡研究》文字編, 台北: 藝文印書館, 1999, p.414. 𦍋(釋)板槌而

爲𦍋(𦍋朝)卿 《帛書》5.7

57) ‘𦍋’자의 설문에 나타난 본의 “두꺼비와 맹꽂이이다. 뱀의 뜻을 따르고 상형이다. 맹꽂이 머리는 뱀의 머리와 같아서 이다.(𦍋, 𦍋也. 從它, 象形. 𦍋頭與它頭同. 𦍋, 籀文𦍋. 凡𦍋之屬皆從𦍋)”에서 근거하여 분석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58) 魏宜輝, 《上博館藏戰國楚簡竹書》, 「讀上博簡文字筭記」,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pp.388~393.

59)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6年, p.163.

60) 《說文》: “蠅, 營營青蠅, 蟲之大腹者. 從𦍋, 從虫.” 段玉裁注: “虫猶蟲也. 此蟲大腹, 故其字從𦍋虫會意, 謂腹大如𦍋之蟲也.”

61) 馬承源,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 2001年11月, p.158.

《孔子詩論》 정리자인 馬承源의 관점을 근거로 보면 𣎵자형은 《詩經》〈小雅 甫山之什〉의 《청승(青蠅)》⁶²⁾편명에서 보이는 글자라고 생각할 수 있다. 李零, 何琳儀, 周鳳五⁶³⁾ 등 학자들 또한 《孔子詩論》에 출현한 이 글자가 ‘蠅’의 와변된 자형이며, 聲符를 ‘興’라고 보았다. 季旭昇은 상해박물관장 제1권 《孔子詩論》讀本⁶⁴⁾에서 竹簡이 消失되어 내용을 알 수 없으나, ‘興’과 ‘𣎵’의 차이를 설명하면서 ‘臼’ 중간에 오는 자형으로 글자를 구분할 수 있다고 했는데, ‘興’는 중간에 ‘凡, 人, 八’의 형태가 오고, ‘𣎵’는 ‘牙, 丩, |’이 보인다고 구분하였다.

자형을 보면, ‘興’의 하부자형이 변화과정을 거쳤는데 아래와 같다고 보았다. 또 ‘興’의 ‘𣎵’과 ‘虫’가 두 개 있는 偏旁이 유사하여 와변되어 만들어진 글자라고 하였다.

[표13.興]

 興壺(金) 商代晚期	 乙5159(甲) 商	 甲2124(甲) 商	 甲2356(甲) 商	 甲1479(甲) 商
 興父辛爵(金) 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	 鬲叔興父盨(金) 西周晚期	 多友鼎(金) 西周晚期	 帛乙8.29 戰國·楚	 郭唐.21 戰國·楚
 說文·昇部	 睡虎地簡15.101(隸) 秦	 縱橫家書260(隸) 西漢	 天文雜占2.6(隸) 西漢	 新興辟雍鏡(隸) 新莽

즉 李零, 何琳儀, 周鳳五⁶⁵⁾ 등 학자들은 《孔子詩論》에 출현한 이 글자는 와변된 자형이며, 성부를 ‘興’이라고 보았다. ‘興’은 자형상부가 변화과정을 거쳤는데 아래표를 근거로 추정할 수 있다. 또 ‘興’ 중 ‘𣎵’과 두 개 ‘虫’ 偏旁의 자형이 유사하여 偏旁일부가 와변되어 만들어진 글자라고 하였다. 아래 자형 중에 와변될만한 두 偏旁을 비교해 보면 ‘𣎵’의 師同鼎에서는 맹꽂이의 발모양이었던 부분이 戰國시기 金文과 陶器文에서 점차 ‘손’ 모양으로 변하였다.

62) 《青蠅》원문: “營營青蠅, 止於樊. 豈弟君子, 無信讒言. / 營營青蠅, 止於棘.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 營營青蠅, 止於榛. 讒人罔極, 構我二人.”

63) 李零, 《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 簡帛研究網站 2002年1月4日; 何琳儀, 《滬簡詩論選釋》, 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17日; 周鳳五, 《「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 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17日.

64) 季旭昇 主編, 陳霖慶·鄭玉珊·鄒濬智 合撰,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 臺灣: 萬卷樓, 2007, pp.64~65.

65) 李零, 《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 簡帛研究網站 2002年1月4日; 何琳儀, 《滬簡詩論選釋》, 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17日; 周鳳五, 《「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 簡帛研究網站 2002年1月17日.

[표14. 𧈧]

 師友2.118(甲) 商	 燕192(甲) 商	 掇2.409(甲) 商	 父辛𧈧貞(金) 商代晚期	 𧈧且乙觚(金) 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
 𧈧父丁鼎(金) 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	 𧈧父丁鼎(金) 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	 師同鼎(金) 西周晚期	 鄂君啓車節(金) 戰國中期.楚	 陶甬5.118 戰國.秦
 珍秦142 戰國.秦	 說文籀文	 說文·𧈧部	 漢印徵	 𧈧池五瑞圖題字(隸) 東漢

‘興’의 郭店 자형과 ‘𧈧’의 說文籀文 자형이 유사하여 자형에서 글자가 혼재되고 자형이 하나의 소리로 규정되면서 音化된 것으로 보인다. 《說文》에서 ‘蠅’생성으로 분석한 것은 《說文》에서 ‘𧈧’偏旁이 대부분 의미편방으로 사용되나, ‘𧈧’偏旁을 소리로 분석하지 않으면 ‘繩’의 소리를 설명할 수 없었기 때문으로 보인다. 그러나 《說文》이 ‘𧈧’가 아닌 ‘蠅’생성으로 소리를 분석한 것은 虫偏旁에 소리의 원인이 있음을 드러내고자 한 것이 아닌가 짐작된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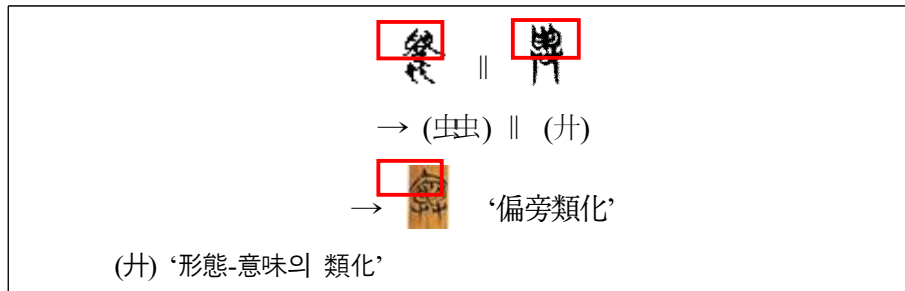
[표15. 𧈧]

‘𧈧’	李方桂 mjianx 元部 白一平 mjen? 元部 鄭張尙芳 mlen? 元2部 潘悟云 mblen? 元2部	明母元部
‘蠅’	李方桂 rəŋ 蒸部 白一平 ljəŋ 蒸部 鄭張尙芳 b·luŋ 蒸部 潘悟云 [b]luŋ 蒸部	以母蒸部
‘興’	李方桂 hjəŋ 蒸部 白一平 xjəŋ 蒸部 鄭張尙芳 qhuŋ 蒸部 潘悟云 qhuŋ 蒸部	曉母蒸部

古文字 단계에서 드러나는 ‘𧈧’일부 자형과 ‘興’일부 자형의 類化는 𠂔이라는 시각형태의 변형과정을 거쳐 두 개 자형의 일부가 하나의 자형으로 동화되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또 ‘𠂔’과 두 개 ‘虫’이 하나의 자형인 ‘𠂔’으로 귀납되어 성부로 작용하였으며 ‘𠂔’偏旁은

종종 다른 글자에서 성부가 되기도 한다. 일반적으로 《說文》에서 ‘𧈧’偏旁을 지니는 대부분의 글자들에서 ‘𧈧’자는 의미요소나 형태요소로 출현하고 있다. ‘𧈧’자형은 본래 상형자이나 ‘蠅’의 생략된 글자로 풀이될 수 있는데, 본 《清華簡(柒)·趙簡子》 출현자 ‘𧈧’가 ‘𧈧’偏旁을 지녔다는 이유만으로 ‘繩’(索也. 從糸, 蠅省聲)으로 분석해야할 근거는 부족하다고 생각된다.

[표16. 두 자형의 변화표]



따라서 본 자형은 ‘偏旁의 類化’가 먼저 있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形音義를 각각의 결합가 능한 대상으로 본다면, 단순한 字形의 類化 또는 意味의 類化가 아니라 소리-의미 관계와 더불어 자형-의미 관계로 반영되는 ‘形態-意味의 類化’의 다차원적 접근으로 분석할 수 있다.

3) ‘橐(右)’편방

《清華簡(伍)·封許之命》에서 출현한 橐글자는 ‘橐’와 같은 자형을 부수로 지닌 글자로 아래의 구문에서 출현하다.

則佳(惟)女(汝)呂丁, 厘(肇)橐(右)玟(文王)【2호간】

(이에 그대 여정이 문왕을 군신이되어 보좌하기 시작하니)

王寧⁶⁶⁾은 「讀《封許之命》散札」에서 郭永秉의 관점을 빌려 정리내용의 일부를 수정하였다. 즉 “郭永秉은 두 번째 죽간 ‘橐’ 初文이 ‘𧈧’의 초문에서 소리를 갖게 된 것이라고 보았는데, 上部丁形의 검은 부분이 분명하므로 원래 ‘又’라고 풀이한 것은 맞지 않다.”고 하였다. 또 이어서 “‘肇賢文王’을 ‘進獻賢人於文王’으로 풀이할 수 있지 않을까 생각해 보

66) 寧, 「讀《封許之命》散札」: 「內部實從‘𧈧’之初文得聲, 上部丁形的墨塊十分清楚, 原釋從‘又’非是, “我疑或可讀‘肇賢文王’, 即進獻賢人於文王.” 郭先生言此字從“𧈧”讀爲“賢”之說可從, 此字疑是“緊”之本字, 從橐會意, 從𧈧得聲, 蓋即口袋包裹緊束義, 此讀爲“賢”, 《說文》“賢”字下段注, “《小雅》, ‘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 《傳》曰: ‘賢, 勞也, 謂事多而勞也’. 故《孟子》說之曰, ‘我獨賢勞.’”, 事多勞爲賢, 故“肇賢文王”即“始勞文王”, 言呂丁自文王時已經爲周室效力」

았다.”고 했는데, ‘𩇛’을 ‘賢’으로 읽은 것은 따를 만 하다고 보았다. 따라서 본 자형이 ‘繫’의 본자일 것으로 추정하였으며, ‘橐’을 따르는 회의자로 ‘𩇛’에서 소리를 얻은 것이라고 하였다.

‘橐’은 ‘주머니 짐을 단단하게 묶는다는 의미(口袋包裹緊束義)’이다. 《小雅》 ‘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에서 ‘賢’을 《傳》에서 이르기를 ‘賢, 勞也, 謂事多而勞也.’라고 하여 ‘賢’과 ‘勞’가 같은 뜻으로 볼 수 있다고 본 것이다. 王寧은 “肇賢文王”의 의미는 바꾸어보면 “始勞文王”의 뜻이므로, 呂丁이 文王 때부터 이미 周 왕실에 공로가 있었음을 나타낸다고 주장하였다. 高佑仁 또한 이 견해가 다른 문헌에서도 용례가 있다고 보고 따르고 있다.⁶⁷⁾

그러나 蘇建洲⁶⁸⁾는 「《封許之命》研讀札記(一)」에서 ‘橐’에 대해 정리자의 견해를 지지하고 여러자형과 관련 현상을 제시하였다. 관련자들은 모두 ‘橐’의 뜻을 따르는 글자로 古文字에서 외형은 주머니의 형상을 말하는 것이며, 성부가 주머니 형상의 중간부분에 있다고 분석되는데 관련자인 ‘橐’, ‘橐’의 예로 보여주었다.

[표17.橐, 橐 두 자형]

橐	橐
 徐太子伯辰鼎(《殷周金文集成》5.2652)  ,   《上博(三)·周易》簡40.41 《上博(二)·容成氏》簡9  信陽楚簡2-03	 .  《石鼓文·汧汭》 모본

이어 다른 관련된 자형으로는 ‘𩇛’, ‘𩇛’가 있는데, 이는 기존 연구에서 이 글자들이 橐의 관련자로 여겨지고 있다.

[표18.𩇛, 𩇛 두 자형]

𩇛	𩇛
 (《曾侯》01)  (天策)  (《望山》2.8)	 (《曾侯》05)  (《曾侯》19)  (《曾侯》62)  (天策)

裘錫圭, 李家浩⁶⁹⁾는 “‘𩇛’字는 원문에서 𩇛인데 이 글자는 망산2호묘 죽간에서도 보인다. ‘𩇛’은 주머니의 한 종류를 나타내는 의부이고, ‘長’은 성부이다. 그러므로, 활주머니

67) 高佑仁, 《清華簡書類文獻研究》, 2018년 4월, 台灣: 萬卷樓, p.307.

68) 蘇建洲, 「《封許之命》研讀札記(一)」,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500>

6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曾侯乙墓附錄一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年7月, pp.502-503. : “‘𩇛’字原文作 𩇛, 此字亦見於望山二號墓竹簡, 從 𩇛 從 長. ‘𩇛’象囊一類東西之形, ‘長’是聲符,故釋爲訓作弓囊之‘𩇛’”.

인 ‘韞’을 뜻한다”고 하였다. 《望山楚簡》에서 정리자 또한 “《說文》에서 ‘韞, 弓衣也.’라고 하였다. 의미부는 韞이며, 囊形과 같다.”고 하였다.

蘇建洲는 위의 근거들을 통해 《封許之命》‘囊’의 의미와 상부偏旁을 분석하였다. 위 글자들은 ‘囊(囊形)’의 의미를 따르고, ‘韞’의 소리를 따르는 글자이다. 위에서 제시한 ‘囊’, ‘囊’는 ‘囊囊’의 형태와 비슷한데, 楚系文字 ‘韞’, ‘韞’의 상부가 𠂔에서 𠂔 또는 𠂔로 변한 것과 같은 현상이라고 볼 수 있는 것이다. 陳劍은 “西周春秋의 古文字 중에 𠂔, 𠂔의 자형을 가진 글자가 戰國文字에서 𠂔, 𠂔 형에서 𠂔, 𠂔 형으로 변화 발전되는 상황은 종종 보이는 현상이다.”라고 설명한 바 있다.

또 주의할 만한 것은 𠂔 또는 𠂔이 ‘來’의 형태와 비슷하다는 것이다. 《封許之命》簡 3의 ‘囊(囊 : 囊)’의 상부 ‘來’偏旁이 𠂔로 되어있어 ‘囊’의 상부와 같으므로, 이偏旁은 文字의 유화 현상(類化現象)을 보여주는 예라고 볼 수 있다.

《說文》에서 ‘囊’과 관련된 일련의 글자들이 모두 ‘囊’을 생략된 소리로 갖는 글자라고 풀이하는데 이것은偏旁이 잘못 귀납된 경우라고 볼 수 있다. 形符偏旁이 하나의 부류로 귀납되는 ‘囊’, ‘囊’, ‘囊’ 등의 글자들은 ‘囊’의 의미를 따르는 것이 아니라 ‘囊’의 의미 또는 ‘囊’자와 호응되는 ‘囊’으로 귀납되기 때문이다. 季旭昇⁷⁰⁾은 이를 六書로 보았을 때, 갑골문은 象形으로 볼 수 있으며, 秦 이후 부터는 形聲에 해당한다고 보았다. 즉 《說文》 ‘囊’과 甲骨文 ‘囊’의 初文인 ‘囊’을 부수로 여겨야 한다고 보고, ‘囊省’이 아니라 ‘囊省’이라고 하였다. ‘囊’는 또 ‘囊’과 지속적으로 동시에 거론되곤 하는데 그 바닥의 유무를 두고 囊囊을 구분한다고 하였으나 학자들간의 견해가 다르게 토론되어지다가 馬王堆⁷¹⁾에서 출토된 香囊과 竹簡에 쓰여진 熏囊이라는 단서(竹簡269~271)를 통해⁷²⁾ 高誘의 주장과 반대인 常弘의 글 「釋囊與蠹」에서 ‘無底曰囊, 有底曰囊’이 받아들여지게 되었다.

囊, 囊也. 從束囙聲. 凡囊之屬皆從囊. 胡本切.

囊, 囊也. 從囊省石聲. 他各切.

囊, 車上大囊. 從囊省, 咎聲. 《詩》曰: “載囊弓矢.” 古勞切.

囊, 囊也. 從囊省, 裏省聲. 奴當切.

囊, 囊張大兒. 從囊省, 甸省聲. 符宵切.⁷³⁾

본 자형은 蘇建洲의 견해를 ‘上部偏旁의 類化省形字’로 분석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이는 ‘緊’ 또는 束을 초문으로 분석하면 가능하다고 생각된다. 《封許之命》과 관련된 일련의

70) 季旭昇, 《說文新增》下, 台灣: 藝文出版社, 2008, p.514~515.

71) 陳松長, 《馬王堆簡帛文字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pp.255~256.

72) 常弘, 「釋囊與蠹」, 《甲骨文與殷商史》, 台灣: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pp.252~260.

73) 許慎, 《說文解字》, 北京: 中華書局, 1963, pp.128~129.

자형들 또한 각 시기시기에 따라 조자법을 분석해야 할 것이다.

소결하면, 먼저 甲骨文의 字形에서 同一部類의 자형들이 上部와 下部 모두 묶은 부분이 존재하는데 이는 ‘繫’의 초문형식이라고 보아도 무방한 시기라고 보인다. 이 부분을 중심으로 戰國時代 문헌에서는 본 글의 자형을 제외하고도 ‘輶’, ‘簾’의 자형을 근거로 볼 때, 上部字形의 類化현상이 보인다. 그러나 戰國時期 자형부터 小篆에 이르러서는 ‘繫’의 자형을 따르는 類化현상이 보인다. 《說文》에서 省聲으로 분석한 것은 古文字 단계 字形發展의 推移를 알지 못했던 東漢시기 小篆중심 文字분석의 限界였다고 생각된다.

4. 나오며

위의 분석에서 우리는 省聲省形字로 분석된 글자들 중, 일부 그 귀납이 잘못되어 있거나 원인을 알 수 없는 경우가 있었는데, 본문의 분석을 통해 이들 글자들의 대부분이 古文字 단계의 구형특징인 變形音化, 類化 등의 현상을 반영한다는 점을 알 수 있었다. 이에 아래의 몇 가지 의미를 찾을 수 있었다.

첫째, 省聲省形이 글자를 잘못 귀납시킨 경우, 주로 글자의 訛變, 併合 등으로 인해 그 글자의 본래 뜻과 내원을 알 수 없게 된 것이다. 예를들어 일부편방이 類化되어 전혀 다른 글자와 통용되었다. ‘𦉳’는 고문자 단계에서 象形이었던 것이 ‘蠅’의 생략된 편방으로 여겨지게 되었다. ‘興’-‘𦉳’ 두 글자의 하부편방은 현재 둘 모두 ‘升’으로 분석되지만 원래 ‘𦉳’는 ‘발’을 나타내다가 일정시기 두 글자의 偏旁이 ‘類化’되었다. 또 ‘𦉳’는 讀소리가 省聲요소라고 보았는데 ‘價’자형이 생략되었다고 보이며 ‘𦉳’와 ‘價’의 고문자 자형은 ‘睦’에 귀납할 수 있다. 따라서 글자의 변화가 복잡한 경우 偏旁의 귀속이 어려우며, 처음에는 象形字였던 특징이 점차 筆劃化와 簡略化되면서 글자의 근원을 알 수 없게 되고 이에 따라 하나의 부건을 분리하고 재구조화하여 形聲字가 된 것으로 보인다.

둘째, 省聲省形으로 풀이된 글자는 각 시대마다 다른 조자법과 구형법으로 분석될 수 있었다. 이는 고문자단계에서 조자법의 과정을 확인할 수 있었다. 商의 경우, ‘입 口’ 자형을 지사기호로 보는지의 여부에 따라 象形字가 되기도하고 指事字가되기도 한다. 고문자단계의 자형을 참고로 볼 때, 省聲요소로 분석된 ‘章’과는 무관해 보인다. ‘睦’의 경우 ‘睦’의 조자법은 形聲이나 관련된 고문자 단계의 자형은 모두 會意임을 알 수 있다. 따라서 시대마다 다른 造字法을 가지고 있으며, ‘齒’와 ‘𦉳’편방의 訛變과정과 ‘偏旁의 類化’의 과정을 거치면서 하나의 글자가 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셋째, 省聲省形 글자 중 편방의 분류가 잘못 귀납된 경우 편방단위 뿐 아니라 부건단

위의 자형이 주로 형태-의미의 중심역할을 담당하여 조자법과 구형법이 반영되었다. 즉 고문자 단계에서는 글자구성에 있어서 편방단위 뿐 아니라 하나의 필획 또는 부견이 글자의 주요 소리와 의미를 담당하고 있어, 구형특징이 곧 조자방법과 긴밀하게 관련됨을 알 수 있었다.

예를 들어 고문자 단계에서 , ,  部件은 類化를 통해 점차 고정화되었다. 小篆단계에서 ‘𦰩’는 하나의 형부이자 의미부가 되었는데, 이는 또 ‘橐’가 아닌 ‘橐’라는 글자로 대응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象形이었던 최초의 자형은 점차 部件의 의미가 강화되면서 각 部件을 意味에 따라 분리하게 되었고 이들 부류의 자형은 會意 또는 形聲가 되었다.

따라서 본 연구는 위의 분석을 통해 省聲省形의 특징과 고문자와의 관계를 추정할 수 있었다. 또 省聲省形의 방법은 복잡한 글자의 발전과정을 동반한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었다. 이어 초기형성자의 원리가 현대한자와 다른 면모가 있었으며, 省聲省形에 작용하고 있을 추정할 수 있었다.

< 參考文獻 >

- 常 弘, 「釋橐與囊」, 《甲骨文與殷商史》, 台灣: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p.252~260.
- 陳松長, 《馬王堆簡帛文字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p.255~256.
- 高佑仁, 「清華簡書類文獻研究」, 台灣: 萬卷樓, 2018.4,
- 韓 琳, 「《說文解字》省形現象初探」, 太原: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11.
- 何九盈, 「《說文》省聲研究」, 北京: 語文研究, 1991.1,
- 季旭昇, 《說文新證》, 臺北, 藝文印行館, 2004.
- 季旭昇 主編, 陳霖慶·鄭玉珊·鄒濬智 合撰,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 臺灣, 萬卷樓, 2007.
- 李 零, 《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恙篇“孔子詩論”部分》, 簡帛研究網站 2002年1月4日
- 李敏辭, 「省聲說略」, 陝西: 安康學院學報, 2019.2, 31.1
- 李孝定, 《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 台灣: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6.
- 李敏辭, 「省聲說略」, 陝西: 安康學院學報, 2019.2, 31.1
- 劉 釗, 《古文字構形學》, 福州: 福建出版社, 2006.1. pp.95~124.
- 馬承源,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 2001年11月, p.158.
- 憑玉濤, 「《說文解字》省形分析」, 銀川: 寧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5.2.
-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6.
- 唐 蘭, 《古文字學導論》, 濟南: 齊魯書社, 1981.

王 寧,《漢字構形學講座》,臺北:三民書局,2003, pp.1~20.

魏宜輝,《上博館藏戰國楚簡竹書》,「讀上博簡文字筭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薛 雯,「《說文解字》省聲字和省形字研究」,蘇州: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

張光裕 主編,袁國華 合編,《郭店楚簡研究》文字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9

홍영희,「說文解字 省形說과 轉注와의 관계 考察」,중국학연구(64), 2013.6.

본회 정보화 사업 소개

1. 전통문화연구회 정보화 사업 소개

1988년 설립 이래 동양고전 교육과 역주서 간행에 매진해온 본회는 고전에 대한 대중적 접근성을 높이고 검색열람 등과 같은 활용성 제고를 위해 출판도서에 대한 DB구축과 웹서비스를 추진하였다. 이러한 노력은 2010년부터 국고보조사업으로 정보화 예산을 지원받음으로써 결실을 맺게 되었다.

기간행 역주서에 대한 DB구축과 관련 강의 멀티미디어 제작을 주내용으로 하는 종합 DB 구축사업에서 한 걸음 더 나아가게 된 것은 2013년의 일이다. 한글전용이 보편화되면서 정확한 의미전달의 한계와 한자문화권의 접근성 제한에 대한 문제의식을 가지고 있던 본회는 한글전용 글을 자동으로 한자로 변환해주는 ‘한글한자자동변환’ 프로그램인 ‘한자로’를 개발하고 학습데이터 구축을 시작하였다. 이어 2017년부터는 동양고전 역주서를 중심으로 번역용례를 구축하여 한자로 기록된 문헌을 접하는 독자들의 독해력을 제고하고 번역을 지원하는 서비스를 연구개발하고 있다.

지난해에는 동양고전 입문서에 대한 대중적 저변을 확대하기 위하여 자체사업으로 모바일앱(애플) 형태의 스마트 전자책 개발을 시작하였다. 모바일기기를 통해 고전 입문서를 언제 어디서나 손쉽게 읽고 들을 수 있게 하여, 변화하는 대중의 독서/학습 습관에 발맞추고자 노력한 것이다. 현재 논어와 대학, 중용을 개발 완료하여 출시하였다.

전통문화연구회는 소중한 문화자산인 동양고전을 대중적으로 향유하고 인문학의 기초 연구 역량 강화를 위해 연구번역에 매진할 뿐만 아니라, 동양고전의 정보화에 있어서도 선도적 역할을 담당하기 위해 지속적으로 노력하고 있다.

2. 동양고전종합DB

‘동양고전종합DB’(http://db.cyberseodang.or.kr)는 가장 대표적인 전통문화연구회의 고전정보화 웹서비스이다. 동양고전 역주서 및 동양학 입문고전의 원문/번역문/주석 등을 웹과 모바일에서 모두 검색·열람할 수 있는 서비스이다.

<웹서비스 메인화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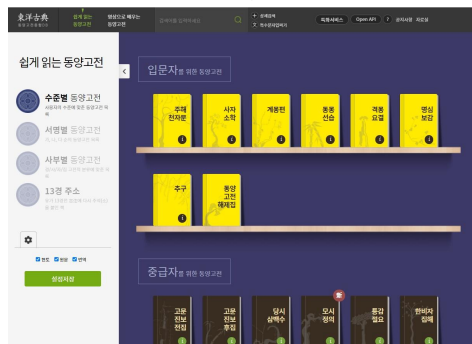


<모바일 메인화면>



원문과 번역문을 나란히 보기/각각 보기, 역주서의 특징인 현토(懸吐) 보기/감추기 기능 등 다양한 UI를 제공하고, 고전강의를 멀티미디어로 제작하여 활용성을 높였다. 2021년 결과물을 포함하여 동양고전 143책과 고전강의 3,082시간을 DB로 구축하였다.

<목록 서비스 화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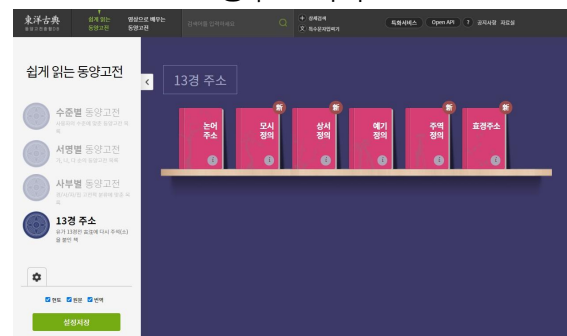
<본문 서비스 화면>



<고전강의 멀티미디어>



<13경주소 서비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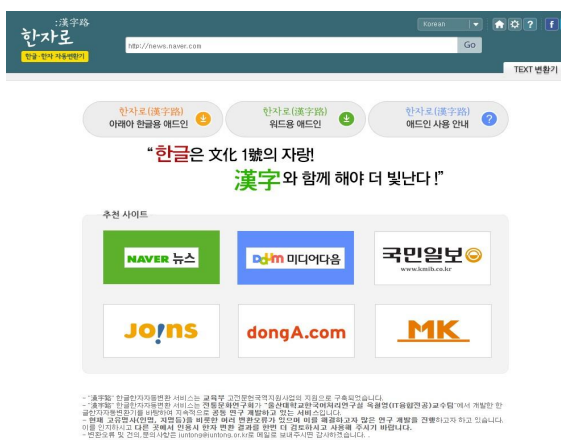
또 본회에서 역점을 두고 추진하고 있는 십삼경주소(十三經注疏) 역주사업의 결과물을 국내 최초로 별도 서비스하고 있다. 현재 6종 15책 구축되었으며, 자세한 내역은 아래와 같다. 역주서 간행에 맞추어 지속적으로 업데이트할 예정이다.

종번	서명	책수	비고
1	논어주소(論語註疏) 1~3	3	‘동양고전종합DB’ 현재 서비스중
2	모시정의(毛詩正義) 1~2	2	
3	상서정의(尙書正義) 1~5	5	
4	예기정의(禮記正義) 대학·중용	1	
5	주역정의(周易正義) 1~3	3	
6	효경주소(孝經註疏)	1	
	소계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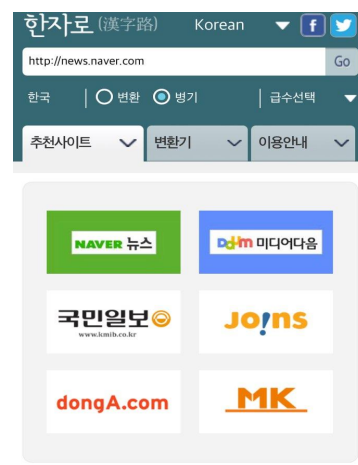
3. 한자로(漢字路) - 한글한자자동변환 서비스

‘한자로’(http://hanjaro.juntong.or.kr/)는 한글로 기록된 한자어를 한자로 실시간 자동변환해주는 서비스이다. 웹 사이트 및 한글, MS-Word, PowerPoint 등에서 한글로 표기된 한자어를 실시간 자동으로 변환해 준다. 변환 한자를 중국 간체자(簡體字) 및 일본 약자(略字)로 선택 가능하며, 사용자의 한자 능력에 맞춘 수준별 한자 지정도 가능하다. 다국어 페이지 지원으로 한중일 개별 언어페이지 사용이 가능하며 모바일 기기에서도 자유롭게 이용할 수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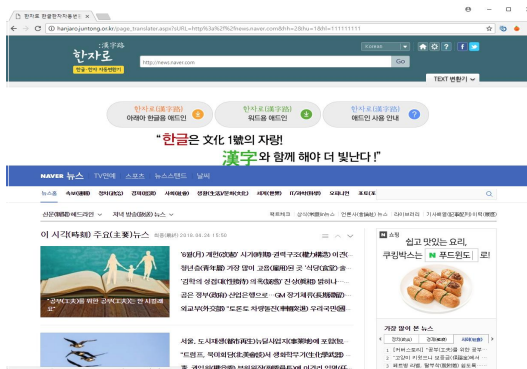
<웹서비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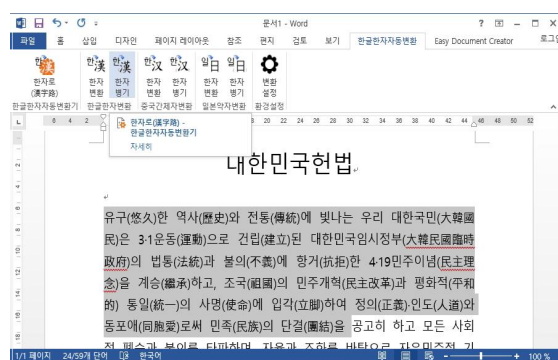
<모바일>



<웹서비스 한자변환(병기)>



<MS-Word 애드인 한자변환(병기)>



전통문화연구회에서는 ‘한자로’ 개발 이후 자동변환 품질 향상을 위해 방대한 학습데이터를 구축하여 왔고, 현대 한국어의 변화를 따라잡기 위하여 신출어 사전을 매년 보강하고 있다. 현재 2021년 결과물을 포함하여 현대문헌 의미분석 말뭉치 65,000,000어절을 구축하였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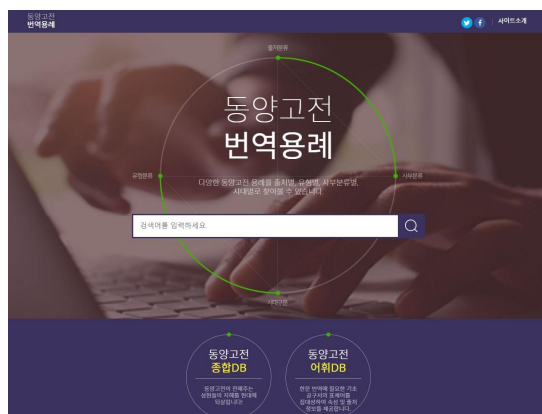
4. 동양고전 번역용례 서비스

동양고전 번역용례 서비스(<http://lu.juntong.or.kr/>)는 한문고전의 번역용례뿐만 아니라 사용된 고전어휘의 출전 및 온라인 연계정보를 제공하는 서비스이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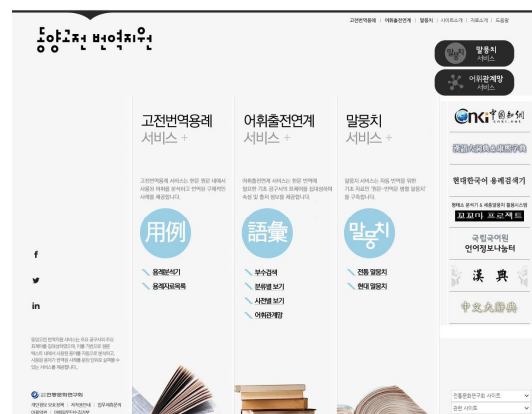
한문 고전 및 문헌의 한글 번역물(동양고전, 실록, 고문서 등)을 대상으로 문장 단위로 원문과 번역문이 짝을 이루는 번역용례를 구축하여 서비스함으로써 구체적인 번역 사례를 통해 문장의 의도와 느낌을 정확하게 전달할 수 있는 번역어구/어휘 선택에 도움을 줄 수 있다. 또한 문장 자동분석 기능을 통해 원문에 사용된 어휘 및 사전 출처를 파악하고 관련된 링크 정보를 제공하여 온라인 사전을 쉽게 참조할 수 있도록 도와준다. 검색한 문장과 가장 유사한 문장을 자동으로 찾아 주는 유사도 검색을 통해서 번역 단계에서 가장 어려워하는 전거(출전과 어휘 수록 사전) 등의 정보를 확인하기 용이하다.

번역용례 서비스의 활용성은 원문-번역문 번역용례와 고전 어휘정보의 구축량이 얼마나 방대한가에 달려 있다. 본회는 본 서비스의 활용성 제고를 위하여 지속적으로 번역용례 및 어휘정보 구축에 노력을 경주하고 있다. 현재 2021년 결과물을 포함하여 번역용례 병렬말뭉치 약 66,230,000어절과 고전어휘 정보 1,790,000건을 구축하였다.

<웹서비스 메인화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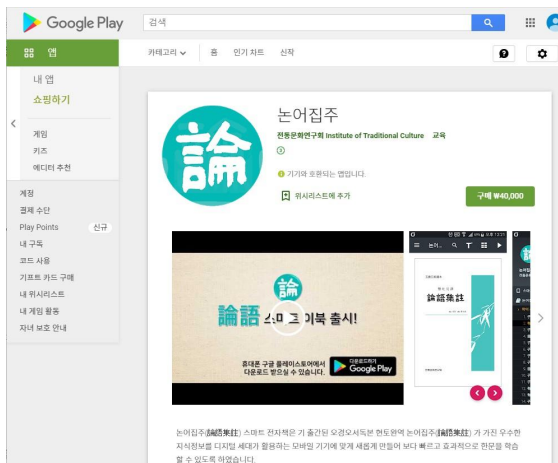
<주요 서비스 메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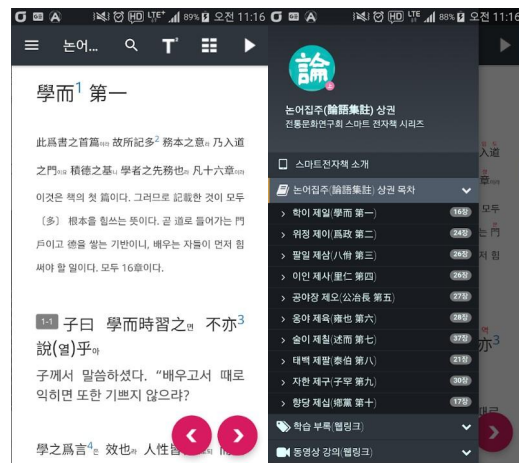
5. 스마트 전자책

본회는 동양고전 입문서를 스마트 전자책(Smart E-Book)으로 제작·보급하여 고전의 대중적 저변을 확대하고, 변화하는 대중의 독서/학습 습관에 발맞추고자 노력하고 있다. 모바일 앱으로 제작되는 스마트 전자책은 기존 아날로그책이 가진 우수한 지식정보를 디지털 세대의 필수품인 모바일 기기에 최적화하여, 빠르고 효과적으로 한문을 학습할 수 있도록 하는 데 중점을 두었다. 한자사전 없이 학습이 가능하도록 출현 한자의 음(音)과 훈(訓)을 제공하고, 원문과 번역문의 손쉬운 대조 학습을 위해 문장별 나란히 보기 기능을 제공한다. 또한 TTS(문장읽기) 기능을 통한 문장별 하이라이팅이 가능한 오디오북 등을 기본 제공하고, 기타 다양한 웹자원을 활용한 부록을 추가하여 출판물에 다 실지 못하였던 학습 자료를 충실히 담았다. 《논어집주》(상·하·합본)에 이어 《대학집주》와 《중용집주》를 개발완료하여 출시하였다.

<논어집주 출시화면>



<주요 서비스>



<대학집주 출시화면>



<중용집주 출시화면>



本会信息化服务简介

一. 傳統文化研究會信息化服务简介

本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东洋古典教育和出版译注书，为了提高大众对古典书籍的接近性，提高搜索阅览等的可操作性，推进了对出版图书的DB构建和Web服务。这些努力从2010年开始得到了信息化预算作为国库补助项目的支持而取得了成果。

在以定期刊行译注书的DB构建和相关讲座多媒体制作为主要内容的综合DB构建工作中更进一步是2013年的事情。随着韩文专用的普遍化，对于正确传达意义的局限性和汉字文化圈的接近性限制等问题，本会开发了能够自动将韩文专用文字转换成汉字的“韩文汉字自动转换”程序“汉字路”，并开始构建学习数据。接着，从2017年开始，以东洋古典译注书为中心，构建翻译用例，提高读者接触汉字记录文献的阅读能力，并研发支持翻译的服务。

去年，为了扩大东洋古典入门书的大众基础，以自身事业开始开发手机应用程序（app book）形态的智能电子书。通过移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轻松阅读和聆听古典入门书，努力迎合大众不断变化的阅读/学习习惯。目前已开发完成《论语》、《大学》、《中庸》并面世。

传统文化研究会不仅致力于为大众享有东洋古典这一珍贵的文化资产，为加强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力量而研究翻译，而且 为在东洋古典的信息化中发挥引领作用，正在持续努力。

二. 东洋古典综合DB

“东洋古典综合DB”（<http://db.cyberseodang.or.kr>）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研究会古典信息化Web服务。东洋古典译注书及东洋学入门古典的原文/译文/注释等在网络和移动端都可以检索、阅览的服务。

《Web服务主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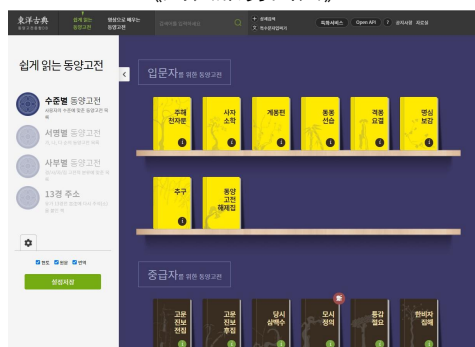


《移动主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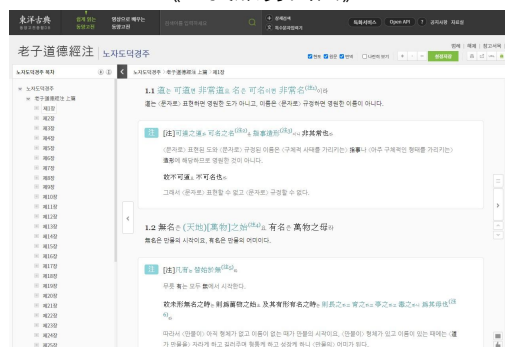


提供了并排/分别查看原文和译文、译注书的特点悬吐查看/隐藏功能等多种UI，并将古典讲义制作成多媒体，提高了可操作性。将143本东洋古典书和3082小时古典课构建为DB，包括2021年的成果。

《列表服务画面》



《正文服务画面》



《古典教学多媒体》



《十三经注疏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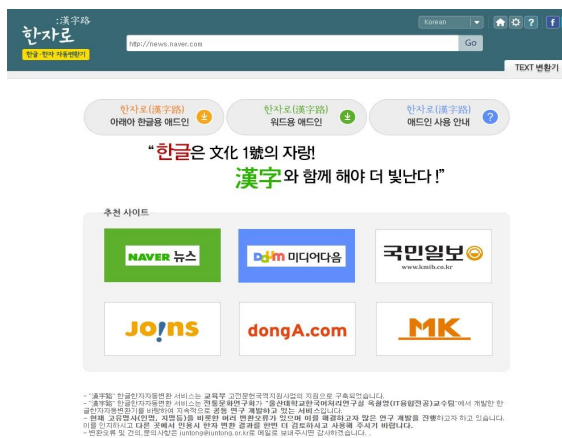
另外，本会重点推进的“十三经注疏”译注项目的成果，在国内首次单独提供服务。现已构建6种15册，详情如下。为配合译注书的出版，将持续更新。

号码	书名	数量	备注
1	論語註疏 1~3	3	“东洋古典综合DB” 目前服务中
2	毛詩正義 1~2	2	
3	尚書正義 1~5	5	
4	禮記正義 大學·中庸	1	
5	周易正義 1~3	3	
6	孝經注疏	1	
小计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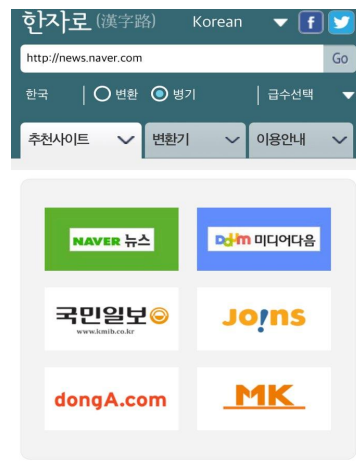
三. 汉字路 - 韩文汉字自动转换服务

“汉字路” (<http://hanjaro.juntong.or.kr/>) 是将用韩文记录的汉字词实时自动转换成汉字的服务。网站及 한글 (hwp)、MS-Word、PowerPoint等用韩文标记的汉字词可以实时自动转换。可以选择转换汉字为中国简体字和日本略字，也可以根据使用者的汉字能力指定不同水平的汉字。支持多语言页面，可以使用韩、中、日个别语言页面，在移动设备上也可以自由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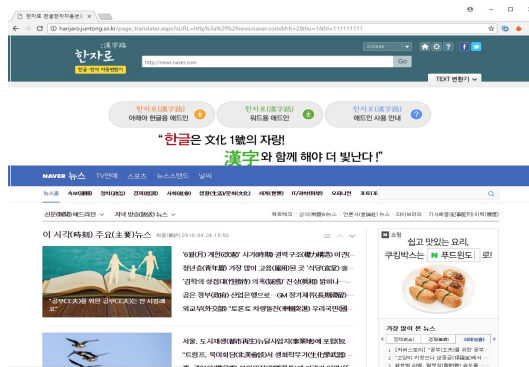
《Web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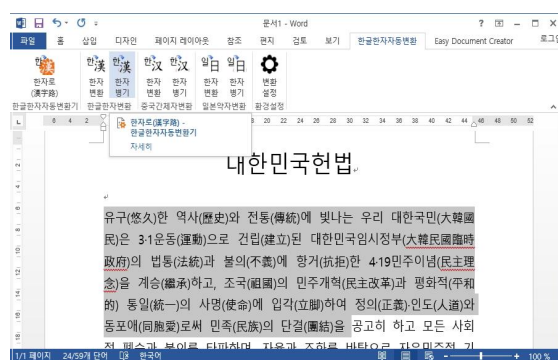
《移动》



《Web服务汉字转换 (并记)》



《MS-Word 附加程序汉字转换 (并记)》



传统文化研究会在开发“汉字路”后，为了提高自动转换的质量，构建了庞大的学习数据，为了跟上现代韩国语的变化，每年都在充实新词词典。目前已构建现代文献语义分析词组65000000语节，包括2021年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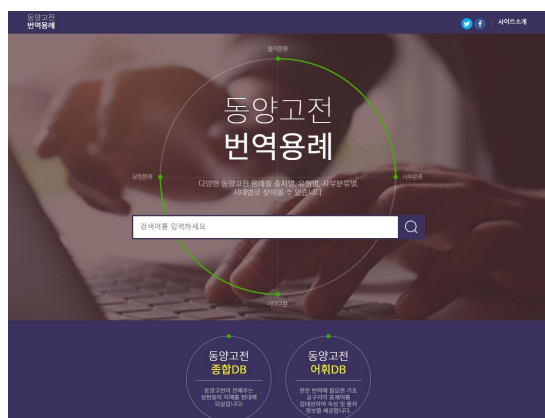
四. 东洋古典翻译用例服务

东洋古典翻译用例服务 (<http://lu.juntong.or.kr/>) 不仅提供汉文古典的翻译用例，还提供使用的古典词汇的出战及在线联系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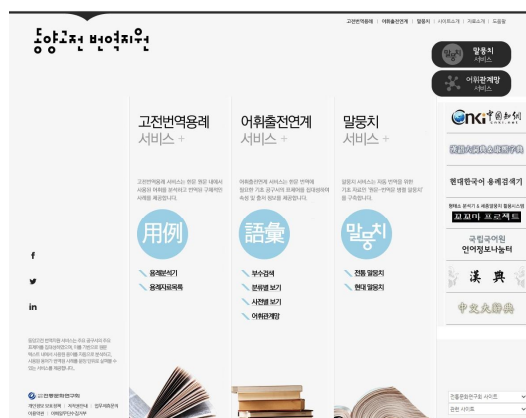
以汉文古典及文献中的韩文译著（东洋古典、实录、古文书等）为对象，以句子为单位构建原文与译文配对的翻译用例进行服务，从而可以通过具体的翻译案例为准确传达句子意图和感受的翻译词组/词汇选择提供帮助。此外，文章自动分析功能可以帮助用户了解原文中使用的词汇及词典来源，并提供相关的链接信息，方便用户查阅在线词典。通过自动查找与搜索过的句子最相似的句子的相似度搜索，可以方便地确认翻译阶段最难的典故（出典和词汇收录词典）等信息。

翻译用例服务的可操作性取决于原文-译文翻译用例和古典词汇信息的构建量的庞大程度。本会为提高本服务的可操作性，持续致力于翻译用例及词汇信息建设。目前已建立翻译用例并行词组约66230000词节和1790000条古典词汇信息，包括2021年成果。

《Web服务主页》



《主要服务菜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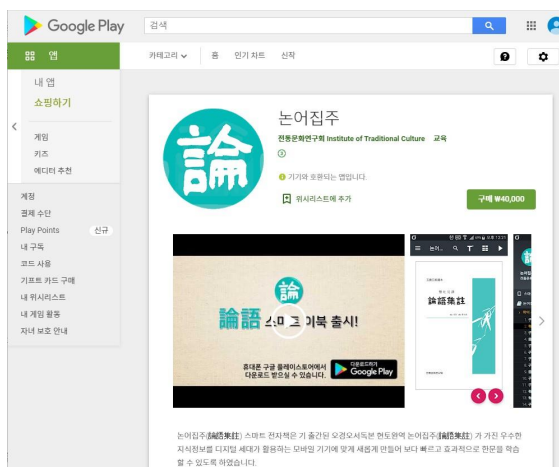


五. 智能电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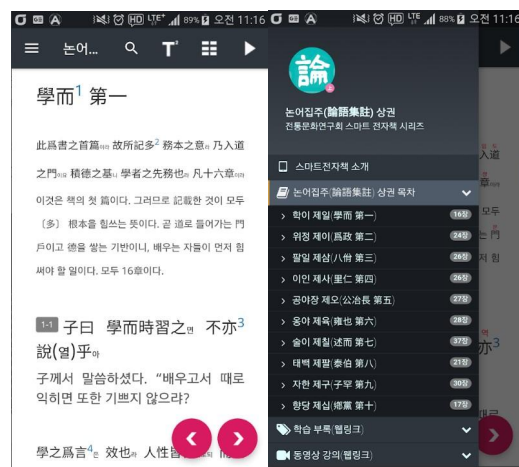
本会努力将东洋古典入门书制作和普及为智能电子书（Smart E-Book），扩大古典的

大众基础，迎合大众不断变化的阅读/学习习惯。智能电子书采用手机软件制作，重点是将传统模拟书所拥有的优秀知识信息优化到数字一代的必需品移动设备上，使用户能够快速有效地学习汉字。为了能够在没有汉字词典的情况下进行学习，提供了出现的汉字的‘音’和‘训’，为了方便地对照学习原文和译文，提供了各句子并排查看功能。另外，通过TTS（文章阅读）功能，提供了可以突出文章内容的有声书等基本内容，还添加了利用其他多种网络资源的附录，忠实地记录了在出版物上未能全部刊登的学习资料。继《论语集注》（上·下·合订本）之后，又开发完成并推出了《大学集注》和《中庸集注》。

《论语集注上市画面》



《关键服务》



《大学集注上市画面》



《中庸集注上市画面》



전통문화연구회 도서목록

新編 基礎漢文教材

新編 四字小學·推句	고전교육연구실 編譯	11,000원
新編 啓蒙篇·童蒙先習	고전교육연구실 編譯	11,000원
新編 明心寶鑑	李祉坤·元周用 譯註	15,000원
新編 擊蒙要訣	咸賢贊 譯註	12,000원
新編 註解千字文	李忠九 譯註	13,000원
新編 原文으로 읽는 故事成語	元周用 編譯	15,000원
新編 唐音註解選	權卿相 譯註	22,000원

漢文讀解捷徑시리즈

漢文독해 기본패턴	고전교육연구실 著	15,000원
四書독해접경	고전교육연구실 著	20,000원
한문독해접경 文學篇	朴相水 李和春 李祉坤 元周用 著	15,000원
한문독해접경 史學篇	朴相水 李和春 李祉坤 元周用 著	15,000원
한문독해접경 哲學篇	朴相水 李和春 李祉坤 元周用 著	15,000원

東洋古典國譯叢書

大學·中庸集註 - 개정증보판	成百曉 譯註	10,000원
論語集註 - 개정증보판	成百曉 譯註	27,000원
孟子集註 - 개정증보판	成百曉 譯註	30,000원
詩經集傳 上·下	成百曉 譯註	各 35,000원
書經集傳 上·下	成百曉 譯註	各 35,000원
周易傳義 上·下	成百曉 譯註	各 40,000원
小學集註	成百曉 譯註	30,000원
古文眞寶 後集	成百曉 譯註	32,000원

〈五書五經讀本〉

論語集註 上·下	鄭太鉉 譯註	各 25,000원
孟子集註 上	田炳秀 譯註	30,000원
大學·中庸集註	李光虎·田炳秀 譯註	15,000원
小學集註 上·下	李忠九 外 譯註	各 25,000원
詩經集傳 上·中·下	朴小東 譯註	各 30,000원
書經集傳 上·中·下	金東柱 譯註	各 30,000원
周易傳義 元·亨·利·貞	崔英辰 外 譯註	各 30,000원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後集 上·下	李相夏 外 譯註	各 32,000원
春秋左氏傳 上·中·下	許鎬九 外 譯註	各 36,000원~38,000원
禮記 上·中·下	成百曉 外 譯註	各 30,000원

東洋古典譯註叢書

〈經部〉

十三經注疏		
周易正義 1~4	成百曉·申相厚 譯註	各 30,000원~40,000원
尙書正義 1~7	金東柱 譯註	各 25,000원~36,000원
毛詩正義 1~3	朴小東 譯註	各 32,000원/37,000원
禮記正義 中庸·大學	李光虎·田炳秀 譯註	20,000원
論語注疏 1~3	鄭太鉉·李聖敏 譯註	各 25,000원~40,000원
孟子注疏 1	崔彩基·梁基正 譯註	30,000원
孝經注疏	鄭太鉉·姜珉廷 譯註	35,000원
周禮注疏 1	金容天·朴禮慶 譯註	30,000원
春秋左氏傳 1~8	鄭太鉉 譯註	各 18,000원~35,000원
禮記集說大全 1	辛承云 譯註	25,000원
東萊博議 1~5	鄭太鉉·金炳愛 譯註	各 25,000원~35,000원
韓詩外傳 1~2	許敬震 外 譯註	各 29,000원~33,000원

〈史部〉

思政殿訓義 資治通鑑綱目 1~15, 17~20	辛承云 外 譯註	各 18,000원~35,000원
通鑑節要 1~9	成百曉 譯註	各 18,000원~40,000원
唐陸宣公奏議 1~2	沈慶吳·金愚政 譯註	各 35,000원~45,000원
貞觀政要集論 1~4	李忠九 外 譯註	各 25,000원~32,000원
列女傳補注 1~2	崔秉準·孔勤植 譯註	各 30,000원~38,000원
歷代君鑑 1~3	洪起殷·全百燦 譯註	各 32,000원~35,000원

〈子部〉

近思錄集解 1~3	成百曉 譯註	各 25,000원/35,000원
孔子家語 1~2	許敬震 外 譯註	各 35,000원/36,000원
老子道德經注	金是天 譯註	30,000원
大學衍義 1~5	辛承云 外 譯註	各 26,000원~30,000원
墨子閒詁 1~4	李相夏 外 譯註	各 32,000원~38,000원

說苑 1~2	許鎬九 譯註	各 25,000원
世說新語補 1~3	金鎮玉 外 譯註	各 29,000원~38,000원
荀子集解 1~7	宋基采 譯註	各 25,000원~38,000원
心經附註	成百曉 譯註	35,000원
顏氏家訓 1~2	鄭在書·盧熙熙 譯註	各 22,000원/25,000원
揚子法言 1	朴勝珠 譯註	24,000원
二程全書 1~3	崔錫起·姜導顯 譯註	各 36,000원~38,000원
莊子 1~4	安柄岡·田好根 共譯	各 25,000원~30,000원
政經·牧民心鑑	洪起殷·全百燦 譯註	27,000원
韓非子集解 1~5	許鎬九 外 譯註	各 32,000원~38,000원
武經七書直解		
孫武子直解·吳子直解	成百曉·李蘭洙 譯註	35,000원
六韜直解·三略直解	成百曉·李鍾德 譯註	26,000원
尉繚子直解·李衛公問對直解	成百曉·李蘭洙 譯註	26,000원
司馬法直解	成百曉·李蘭洙 譯註	26,000원

〈集部〉

古文眞寶 前集	成百曉 譯註	30,000원
唐詩三百首 1~3	宋載卨 外 譯註	各 25,000원~36,000원
唐宋八大家文抄 韓愈 1~3	鄭太鉉 譯註	各 22,000원/28,000원
〃 歐陽脩 1~7	李相夏 譯註	各 25,000원~35,000원
〃 王安石 1~2	申用浩·許鎬九 共譯	各 20,000원/25,000원
〃 蘇洵	李章佑 外 譯註	25,000원
〃 蘇軾 1~5	成百曉 譯註	各 22,000원
〃 蘇轍 1~3	金東柱 譯註	各 20,000원~22,000원
〃 曾鞏	宋基采 譯註	25,000원
〃 柳宗元 1~2	宋基采 譯註	各 22,000원
明清八大家文鈔 1 歸有光·方苞	李相夏 外 譯註	35,000원

東洋古典新譯

당시선	송재소·최경렬·김영죽 편역	22,000원
손자병법	상백효 역주	14,000원
장자	안병주·전호근·김형석 역주	13,000원
고문진보 후집	신용호 번역	28,000원
노자도덕경	김시천 역주	15,000원

동양문화총서

동양사상 해설과 원전	정규훈 外 著	22,000원
화합의 길 〈중용〉 읽기	금장태 著	20,000원
호설과 시장	신용호 著	20,000원

문화문고

경전으로 본 세계종교 그리스도교	이정배 편저	10,000원
〃 도교	이강수 편역	10,000원
〃 천도교	윤석산·홍성엽 편저	10,000원
〃 힌두교	김희성 편역	10,000원
〃 유교	이가동 편저	10,000원
〃 불교	김용표 편저	10,000원
〃 이슬람	김영경 편역	10,000원

논어·대학·중용 / 맹자	조수익·박승주 공역	각 10,000원
소학	박승주·조수익 공역	10,000원
십자사략 1~2	정광호 著	각 12,000원
무경칠서 손자병법·오자병법	상백효 역	10,000원
〃 육도·삼략	상백효 역	10,000원
〃 사마법·율료자·이위공문대	상백효 역	10,000원

당시선	송재소·최경렬·김영죽 편역	10,000원
한문문법	이상진 著	10,000원
한자한문전통교재	조수익·이성민 공역	10,000원
士小節 선비 집안의 작은 예절	이동희 편역	12,000원
儒學이란 무엇인가	이동희 著	10,000원
동아시아의 유교와 전통문화	이동희 著	13,000원
현대인, 동양고전에서 길을 찾다	이동희 著	10,000원
100자에 담긴 한자문화 이야기	김경수 著	12,000원
우리 설화 1~2	김동주 편역	각 10,000원
대한민국 국무총리	이재원 著	10,000원
백운거사 이규보의 문학인생	신용호 著	14,000원